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六十五編

歷史小說
卷上

盧宮秘史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衛 生 方 法 之 研 究

衛 生 治 療 新 書

布面金字 一元

社會文化日進。衛生尤為重要。况近來傳染病發生愈多。凡家庭防病治病之方法。宜人人略知大意。庶不至倉卒誤事。本館特編是書。搜集東西名著。門分類別。區為衛生治療二篇。以備家庭普通衛生及應急時檢查之用。凡欲享家屬康健之幸福者。不可不手置一編。

廢 止 朝 食 論

蔣維喬譯 六角

衛生一道。方法甚多。而其最要者。莫如節飲食。節飲食之方法亦多。有主張每餐皆少食者。有主張廢止晝食或晚食者。然求其合於生理學及長壽不老之原理。莫如廢止朝食。是法近來盛行於美國。流傳於日本。武進蔣竹莊先生。夙好衛生。亦仿行此法。祇及半年。得治愈二十餘年之胃擴張病。因急譯此書。以餉海內。書中精理名言。耐人尋味。而又與我國古來長壽法處處暗合。凡有志衛生者。不可不讀也。

因 是 子 靜 坐 法

洋裝精印 三角

著者研究靜坐法二十餘年。深得却病延年之益。近見日本全國上下盛行此術。因著是書以詔國人。書中原理。悉根據生理心理。絕無迷罔之談。其方法簡便。尤為人人所易知。易行。有志者盡起而研究之。

歷史小說 盧宮秘史卷上

第一章

咄咄怪事！咄咄怪事！！以一庸庸碌碌之人。名不出里閭。功不建。常之富貴逼人而來。風霆雷雨變化萬千。一躍躋九五貴。稱南面王。真匪假匪。病狂匪演劇。皇皇赫赫。居然擁冕而為一國之帝王。嗚呼噫嘻。世界庸有此怪事乎。有之則殆自羅濤爾夫始。

予何人。予即羅濤爾夫是。予姓蘭生狄爾。蘭氏為英倫望族。盛名傳播。垂數百年。予兄勞勃德。襲先人蔭為褒斯登伯爵。予嫂薇孃。美且賢。奩資尤富。舉國皆豔稱之。予雖為蘭氏次子。然遺產所入。頗足資溫飽。惟予性疎放。好游蕩。頻歲荒嬉。初無功名富貴之思想。自謂此生且以遨遊老矣。不圖以偶爾之遭。入盧烈達尼亞（普魯士之國名）之國境。而登哀爾甫褒氏（即盧國王室之姓）之王庭。一鳴驚人。南面而居王位者。且數閱月。吁。予以英倫一純袴子。支離兀突。倏變而為他國。

商務印書館贈

之名王不可謂非生平一大奇遇矣。

今欲述予生平之奇遇。則不得不先述予家一暗昧之歷史。欲述予家暗昧之歷史。則不得不先述予與予嫂一家常之談判。然余於未敘此談判以前。尤必先敘予兄弟之性情及形質。

予兄勞勃德。性謹飭。日夕孜孜。力學不倦。生平嘗著書二。一曰褒斯登政論。一曰政治學者筆記。之二書者。並皆蜚聲政界。爲當世所推崇。余兄因是得於政界上。佔一重要之地位。筮仕以後。夙夜從公。將事惟謹。誠無忝於人臣之義。予嫂氏薇孃。恆稱道之。而予則性嗜冒險。好探奇。以拘拘爲苦。薇孃嘗謂予曰。汝兄勞勃德。懇懇勤勤。能盡其應盡之常職。而汝則但期有偶遭之機會而已。譬如陟山航海。冒險探奇。或路遇不平。拔刀相助。此亦丈夫所應爲之事。然謂爲偶遭之機會。則可謂爲應盡之常職。則不可也。汝與汝兄。異點即在是。予則答之曰。由英挺少年。觀之。機會卽常職耳。此予兄弟性情之不同者一。

勞勃德之膚色黝然而黑。髮黑鬚黑。目睛亦黑。鼻與常人無異。而予則自頂至踵。無一非赤。惟睛作蔚藍色。鼻高而挺。如世所稱隆準者。近是。此予兄弟形質之不同者又一。

予之性情。薇孃既弗之善。而就形質上言。薇孃又往往厚彼而薄此。左赤而右黑。一日清晨。予方進膳。薇孃謂予曰。羅濤爾夫。汝今年二十有九。不爲少矣。塊然一身。曾不思有所建樹。汝豈真欲以遨遊老耶。

予置匙於案。答曰。予生爲世家子。且所獲遺產。頗足稱小康。寧如彼窮措大。必斤斤爲升斗計者。

嫂聞言。意大不豫。蓋嫂之母族。雖富有資財。而以門第論。實遠不逮我蘭氏。此既爲當世所共和。予亦毋庸爲之曲諱。頃之。薇孃始答曰。羅濤爾夫。汝毋以世家子自詡。余則以爲世祿之家。鮮克有禮。世間不幸之遭。在平民或可邀倖免者。彼衰衰諸公。恆不免直接受之。微特此甚者。其子若孫。或且間接受之。

薇孃此言。蓋陰有所指。予知其意。徐伸手作搔髮狀。故顯示以予之髮。固殷然而作赤色者。

薇孃見而嘆曰。嬉。吾幸甚。勞勃德之髮。乃作黑色。吾誠幸甚。

語時。勞勃德適入。勞勃德晨興在七句鐘。必治事片晌。然後入餐進餐室。此其常例。既入。見薇孃面色微頰。卽就而撫摩其雙頰。備極親愛。旋怡聲問曰。愛妻。汝何爲而悒悒。

予僂言曰。渠以予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又以予髮之殷然作赤色也。力詆予弗置。予言時。聲殊狡惡。似含毒螫者。

薇孃頷首曰。渠言良是。然髮之赤不赤。在渠亦無能爲力。故不足爲渠咎。

予兄曰。吾家世代相傳。此赤髮者代必一現。惟鼻亦然。今羅濤爾夫既赤其髮。復隆其鼻。蓋以一身而兼有之矣。

薇孃嘆曰。一之爲甚。矧兼有之耶。雖然。往事已矣。言之無益。惟願自今而後。汝蘭

氏子孫中不復現此隆準赤髮其人者則幸甚。

予答之曰。此髮與鼻雖爲嫂所弗喜。然予則雅自喜之。言已。驟起立。疾趨至伯爵夫人雅彌蓮肖像前。對之肅然一鞠躬。

薇孃怒極而呼。謂其夫曰。勞勃德。吾願汝趣撤此肖像。毋復留置於此。勞勃德愕然曰。噫。妻乎。是何爲者。

予亦應聲曰。噫。天乎。是何爲者。

薇孃續語曰。若是則汝蘭氏之舊歷史。吾乃可忘之矣。予兄撼首曰。否否。有羅濤爾夫在。汝縱欲忘之而不可得。

予則故詰之曰。嫂。此像果係何人之像。抑嫂所謂舊歷史者。又係何等之歷史。而嫂願欲忘之。

薇孃聞言愈愠。兩頰暈紅。亦較前愈甚。顧在此嗔怒之中。益饒嫵媚。雙瞳如水。默注不言。有頃。始目予而呼曰。噫。羅濤爾夫。

予驟然而笑。仍取所置之食匙。盛雞子而食。旋復以最後之一言。故挑其怒曰。予方謂此身乃得秉愛爾甫堡氏之遺。深自慶幸。而嫂欲以隆準赤髮病予乎。讀者至此。殆昏昏如墮五里霧。而大惑不解。予嫂何爲而不樂。予有此隆準赤髮。予何爲而轉自詡此隆準赤髮。爲秉哀爾甫襲氏之遺。此中原因。皆讀者所急求剖晰者也。吾蘭氏固屬倫敦貴族。然謂與彼愛爾甫堡氏。竟有血統上之關係。則人決弗之信。蓋一爲盧烈達尼亞之王室。而一爲英吉利之世家。一處於思德之宮。（思德盧國之都會名）及聖旦之寨。（聖旦亦盧國地名。宮與寨並爲盧國王室所居）而一處於倫敦公園巷之三百又五號邸宅。就表面以觀。直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今欲明其關繫所在。則予向所謂暗昧之舊歷史者。不得不於此一追述之矣。

當陽歷一千七百三十三年。君臨英國者。爲喬治第二。方喬治與威爾士親王爭端未起。國中暫慶無事之日。有歐洲某親王者。遊歷至英。入朝覲見。此親王卽後

日爲盧烈達尼亞之君主。而歷史所稱羅濤爾夫第三者是也。親王儀容秀美。體格修長。而鼻與髮尤表特異。鼻挺而長。端甚銳。髮則殷然作深紅色。駐節英京。凡數閱月。英人款待之禮儀。備極隆重。顧親王之來也。赫赫而其去也。則悠悠不辭於朝。不別於衆。實由駐英盧國使臣託他辭潛護之歸。問其所以然。則以與英國某貴人決鬪故。

某貴人勤勞王事。積有勳閥。且有婦絕艷。以是頗騰聲於社會。而其與盧親王決鬪。實亦因此婦而起。顧盧親王雖受重傷。幸未殞命。歸國後。不久卽踐王位。某貴人雖未受傷。而以決鬪之晨。天時寒溼。被風露所欺。受重病。反輾轉至於不起。以情勢論。彼夫婦間之關係。必因此大有所變易。惟以某貴人有病之身。淹滯床褥。未遑處置。故伉儷之名分如故。未幾。某貴人逝世。夫人旋誕生一子。而某貴人之爵位財產。遂悉被此子所承襲。

屈指某貴人逝世之日。與盧親王歸國之日。相距才六閱月。而夫人之誕生此子。

則距某貴人之死才二閱月也。此夫人究爲誰何。則伯爵夫人雅彌蓮是。卽其肖像懸於公園巷邸宅之客室中。而予嫂薇孃所急欲撤去之者也。某貴人究爲誰何。則褒斯登之第五伯爵。蘭生狄爾之第二十二侯爵。（褒與蘭並爲地名。以蘭生狄爾爲姓。蓋卽以封邑名爲姓也。）又受勅封爲英國最高等之勳爵士。人稱爲查梅士者是也。

今試有人焉。入褒斯登懸像之堂。一觀予歷祖歷宗之肖像。則當知近今百有五十年以內。爲像約五十。而此五十人之中。其爲隆準赤髮。目睛作蔚藍色者。且得五六人。彼褒斯登第六伯爵。卽盧親王與雅彌蓮之私生子。實卽爲此異秉之鼻祖。蓋第就目睛論。我蘭氏子孫中。亦大抵以黑者居多數。而藍者亦不數數覩也。此卽予追述之舊歷史。今告畢矣。茲事之有玷於貴族榮譽者。固屬非細。然時過則情遷。年代湮遠。則亦不復爲世所指摘。猶是形質遺傳。代有此隆準赤髮其人者。出現於蘭氏之家。則實爲當日事。常留一可恥之紀念於人間。而予嫂薇孃所

謂不幸之遭。子若孫或且間接受之者。卽指此也。

薇孃狃於以貌取人之習。一若予之具有此髮與鼻。卽爲予有罪之確證。而於予心地之光明。舉動之磊落。則概置弗問。婦女性情多偏執。此等見解。亦所恆有。固不足爲薇孃咎。且薇孃雖不喜予之形貌。而其一片關愛之心。則至爲懇摯。試問叔嫂之間。初何嘗有天然之責任。而薇孃則日夕以有所表見勗予。其詞意之膈擊。屬望之殷切。實令予有不能不爲之心折者。

予生平雖無所建樹。而於學問一端。要亦非全未涉臘者。予嘗肄業於德意志學校。旋復擢升入大學校。故於德國文義。所造甚深。直與予之英文程度。不相上下。他如法蘭西。西班牙。意大利。諸國之語言。亦復圓轉自如。不稍勉強。若以武技論。則凡發槍擊劍之屬。亦嘗稍稍從事。且力大身強。膽氣尤壯。自謂尙不至落人後。至於控縱駕馭之術。則尤爲予生平一特色。凡極頑劣不堪之馬。一經予乘坐。亦立柔馴如狸。每當危急存亡之際。雖麋鹿興於前。山嶽崩於後。而予亦能鎮定自

如弗爲稍動。予非自誇。蓋胆氣爲之也。或叩予以旣具此才藝。胡弗以有限之光陰。建無窮之事業。則予亦無辭以對。惟予旣無官守。又無言責。賴先人餘蔭。遺予以每歲二千鎊之入款。更遺予以散蕩不受束縛之性質。則予亦惟有率性而行。從所好以爲之而已。

當日早餐畢。薇孃又謂予曰。吾聞爵臣雅哥伯將於六閱月後。奉使如他國。而雅哥伯頗有汲引汝之心。汝兄逆料。謂渠必將保汝爲隨員。羅濤爾夫。吾願汝欣受毋辭。藉慰予望。

言次。雙眸炯炯。逼注予面。若急欲待予之答辭。而又惟恐予所答未能滿所望者。予念隨使之舉。非若筮仕於朝者之拘拘束縛。予受其職。正可藉此作遨遊計。以自娛樂。而於薇孃殷殷屬望之懷。亦不致拂逆。一舉兩得。予亦何憚而弗爲。因答曰。自茲六閱月以後。倘無意外事羈絆予身。而爵臣雅哥伯果來招致者。則予必從之行。嫂如弗信。敢指天日以誓。

予嫂頓爲之解顏曰。羅濤爾夫誠可兒哉。吾慰甚。

予曰。然則雅哥伯所使之國。果何國歟。

嫂曰。渠目前猶不自知。然渠所得者。必爲優美之缺。而渠所使者。亦必爲繁盛之邦。則吾敢爲之預決者。

予曰。予以嫂故。卽令渠所使者爲落寞之鄉。而公使館且陋惡如卑田院。予亦必實踐予言。

議既決。而距離實行之期。尙有六閱月。竊念將來任事後。或竟朝夕從公。不遑啓處。亦不可知。予曷不乘此六閱月空閒之時間。善自消遣。以求一樂乎。因是轉輾思維。冀得一最快意之消遣法。既而鼓掌躍起曰。得之矣。予曷不乘此時間。一遊盧烈達尼亞王國耶。

予家與哀爾甫堡氏。既有若是之關係。而予性又是好動惡靜。終歲以遨遊爲事。乃謂予生平足迹所經。竟未一蒞盧烈達尼亞之國土。聞者得勿以爲異乎。然不

足異。此中蓋有一原因在焉。予父在日。雅愛慕哀爾甫堡氏。觀其以羅濤爾夫名。予卽足徵其對於盧王室感情之深。蓋羅濤爾夫者。固哀爾甫堡氏最有名之名號也。願予每思一涉足彼土。輒爲吾父所禁阻。謂予家有世代相傳之遺語。凡爲蘭氏子孫者。當永永遠避彼國。相戒勿往。予父旣沒。予兄勞勃德從薇孃教。遵守斯言也。尤力。而予亦蹉跎迄今。未獲一履。此有名之國土。至是。予游歷是邦之意。念勃然發生。不可復遏。况閱邇日太晤士報所載。盧國新君羅濤爾夫第五。將於三星期內。卽王位於思德。其加冕之日。禮儀極盛。往觀者已接踵於途。該報又加以按語。略謂傳聞新君少年英挺。勇於任事。曩日盧先王之偉業。將必復覩於今云云。予因是而往游之念益決。竊謂赤髮隆準。世所恆有。初何嘗僅限於愛爾甫堡氏一姓。予若以死守遺言故。捨有名之王國而弗往。棄加冕之盛典而弗觀。抑亦慎矣。

予生平每有遠行。從未以出發之期。及往游之地。預告於家人。而此次盧烈達尼

亞之游。則逆料一經宣布。必多阻力。故尤諱莫如深。及期。乃託詞告兄嫂。謂將往游達洛爾（奧地利亞西部省名）並擬一訪彼地之有名人物。共研究政治交際諸問題焉。

予既整治行裝。忽忽出發。不圖此去遭際之奇。經歷之險。真有非當時夢想所及者。迄今思之。猶爲之驚喜叫絕云。

第二章

予叔父威廉足迹遍天下。平常語人曰。凡道經巴黎者。至少亦當盤桓二十四小時。否則卽爲辜負此勝地。是蓋予叔經驗有得之談。予習聞之。故當日赴盧烈達尼亞國。道出巴黎。予卽投止於歐洲大逆旅。擬暫作勾留。釋裝畢。乃走訪予友喬治於公使館。喬治觴予於杜倫酒肆。復攜予往梨園觀劇。及暮。又偕往訪故人裴伯敦。裴伯敦者。爲當時有名之詩家。而亦英倫評論報館之通信員也。裴賃有精舍數楹。佈置雅潔。良朋數輩。談笑其中。而主人則反形神悵惘。悒悒若有所失。

予心焉異之。而未便致問。已而衆賓既散。惟予及喬治留室中。予乃叩伯敦以故。伯敦始而支吾。繼則儼然倒坐椅中。嘆曰。羅濤爾夫。請汝毋干預吾事。吾近方沉溺愛河中。無計自拔耳。

予設辭慰之曰。若是則君之詩思當益佳。脫稿後。又將紙貴一時矣。

伯敦不答。惟以一手自摩其額。一手承雪茄於口。力呼吸之。煙氣蓬勃。繞頰如雲。時喬治背貼壁爐而立。目注伯敦。嗤嗤作黠笑。爲狀殊刻。旣而作輕薄聲呼之曰。伯敦兒。設汝爲彼女而如是戚戚者。則吾勸汝可立斷除此妄想。蓋彼女已定於明日去巴黎矣。

伯敦悻悻答曰。吾知之。

喬治輕薄之態如故。復呼之曰。伯敦兒。以吾觀之。彼女之去留。直與汝毫不關涉耳。彼女高視闊步。旁若無人。其唾棄一切之氣概。以汝當之。殆不值其一哂者。

伯敦頰足曰。噫。是誠一恨事哉。

予問曰。君等所謂彼女者。究指誰何。蓋令予知其姓氏。則予聆君等之言。亦較有味。

喬治曰。毛氏女。其名曰婉英。

伯敦從而辯曰。毛氏婦名曰婉英者耳。

予聞伯敦易稱女爲婦。意大詫。曰。噫。伯敦。汝豈！

予是時蓋猶未知婉英固孀居者。以爲伯敦乃鍾情於有夫之婦。故大訝異。語未畢。伯敦遽斷截予辭曰。吾頃已語汝。毋干預吾事。汝胡尙喋喋若是。

然而彼婉英之名。當日在歐羅巴交際場中。頗負聲望。予旣知伯敦所眷者。卽爲彼女。乃不禁追問之曰。頃喬治謂彼女將於明日去巴黎。行將安適。伯敦背告予否。

伯敦無語。喬治則插手入衣囊。掬囊中錢作鏗鏘聲。目視伯敦。吃吃笑不止。徐代伯敦答曰。彼女此行之目的地。予等旁觀者。竟莫之知。噫。伯敦。吾試問汝。吾於一

月前嘗夜遇一顯者於彼女之家。此顯者非他。卽彼盧烈達尼亞國盛名鼎鼎之思德公也。汝平時數數詣女所。亦嘗一遇之否。

伯敦作恨聲曰。然予亦嘗遇之。

喬治曰。以吾論之。若彼思德公之既富且貴。才望優隆。洵足以自豪一世。疇復能與之抗衡者。

喬治之讚揚思德公。誠爲惡作劇。彼意蓋借此以窘裴伯敦。而益增其中心之痛苦耳。斯時裴伯敦形神懊喪。垂頭嘿坐。予見之。亦頗代爲難堪。顧伯敦之意中人。婉英。初適毛氏。未久。卽喪所天。而婉英意緒風流。擁資尤富。據當世輿評。謂彼志望甚高。一二金龜壻。曾不足當其意。是則喬治之譏伯敦。謂不值婉英一哂。當非憑空無據之談。而其傾心屬愛於思德公。固亦題中應有之義也。蓋思德公者。爲盧國前王他妃所生子。卽新君之異母弟。而受封爲思德公。爵號者也。思德爲盧國之都域名。盧前王旣封其他妃所生子爲公爵。而復以都域名爲其爵號。此實

大背禮法。當時頗爲國人所詬病。而其溺愛之情。亦可見矣。至於思德公之母氏。則家世亦尙清白。惟非出自貴族耳。

予旣備聞喬治言。卽又問曰。思德公此時尙在巴黎否。曰。否。已歸國矣。盧新君加冕之期。近在目前。此舉雖非思德公所喜。然在勢不得不歸。藉以掩衆人之耳目。且彼設計以傾陷新君者。已非一次。而今日之歸。或又生他策以圖王位。殊未可知。願彼之圖王位。無論得與不得。以情勢論。彼終未便以婉英入主其內政。是則伯敦之希望。固未盡絕也。所慮者。婉英旣承思德公數日之寵遇。身價又頓增十倍。雖不幸中道捐棄。而以曾經滄海之身。其蔑視寒賤。睥睨不屑之意態。將必更甚於前。果爾。則伯敦且柰之何。

喬治言至此。予覺其詞鋒尖刻。太使伯敦以難堪。乃斥之曰。嗟。喬治。汝亦太糾纏矣。言已。遂離坐起。告別歸寓。

翌日予買車票。將赴德勒斯盾。(德意志聯邦撒梭尼亞之都城名)喬治送予至

車站。微笑問予曰。汝此行特往彼觀圖畫耶。（德勒斯盾有圖畫館。名聞天下。）喬治性善諧謔。且喋喋好多言。予若實告以此行之目的地。則不出一星期。此消息且傳播至倫敦公園巷。而予兄予嫂。又將蹙額相顧。以不守遺言。輕履禁地相責讓矣。予以是不得不暫含糊以應。顧喬治爲予老友。而面欺之。則又未免內疚。正爲難間。喬治突躍身起。舉步疾奔。自車站之露臺。直趨向賣票房門外。予莫明其故。心甚異之。然因是得倖免於妄言之咎。

予徘徊注目。見喬治狂奔至賣票房門外。卽免冠罄折。承迎一丰神秀雅。服飾華美之婦人。此婦蓋適自賣票房中外出者。年約三十一二。體格甚修。膚微黑。然一種風流之態度。令人望而生愛。當喬治與之談話間。予見其舉目睨予。予承茲一盼。頓念及今日身衣皮套。擁皮巾。戴皮帽。帽係旅行所御物。有兩耳下垂。雙頰間。時在四月。天氣頗寒。故予尙服此。然予俊美之丰姿。不免因是而稍掩。心中頗爲之爽然。旣而喬治奔返。驟然謂予曰。老友。汝此行得一銷魂之同伴矣。此婦非他。

卽裴伯敦之意中人。毛氏婦名婉英者是也。渠亦將往伯勒斯盾。而渠所以往彼地之故。亦與汝有同心。蓋欲一賞鑑伯勒斯盾之畫圖館也。所可異者。渠目前乃不欲與汝通問訊。訂交際耳。

予聞言微愠曰。此言何爲乎來。予豈嘗丐君爲介紹耶。

喬治曰。否。予本意欲導君往見。爲介紹於渠。顧渠則曰。請俟異日。噫。老友。願汝毋以是介介。此去中途。或有小波折。汝必須力挫思德公。而脫婉英於厄。則渠與汝之感情。必因是而起。

車旣發。一路平安。予與婉英絕未遭意外事。初不解喬治所言。果何指也。旣抵伯勒斯盾。予投止旅館。翌日。復往附火車。則婉英亦踵至。同車並發。惟予深知婉英意在獨處。雅不願與人相接。故予趨避惟謹。非第不與接談。并不與覲面。而孰意婉英一路行程。竟與予同出一轍。絕不相左。以故予每乘其不及。覺察之際。得從旁密瞰其神情。潛窺其舉止。

既而至矣。車抵盧烈達尼亞之郊。郊外一老關吏驟覩予面。輒愕然注視。神色間頗形駭詫。予覩此。心竊竊疑之。殊弗解其意。車既停。購閱報章。則知盧世子加冕之期。猝爾改早。定於予抵境之又明日。卽在思德宮中舉行此盛典。至其所以改早之故。報紙既未明言。予亦未從揣測。惟逆料此中必有重要之理由。則固不卜可知者。

是時全國之中。處處倍形熱鬧。或羣聚談論。或相約入城。爭欲一覩此希逢之盛事。予至是。逆知思德城中。必已擁擠非常。殆無插足地。而大小旅館。亦必爲先至者所佔據。縱欲納倍蓰之資。求分一席。恐亦不可得。躊躇移時。遂決計不卽入城。而往投止於聖旦。

自郊赴聖旦城。爲程約十英里。而自聖旦赴思德都城。爲程約五十英里。予此時從邊郊乘火車往。則當晚可抵聖旦。擬俟舍館既定。翌日先在聖旦遊覽風景。並一瞻仰彼地有名之宮城。蓋聖旦山水夙稱佳勝。而所謂宮城者。卽號稱聖旦寨。

乃盧前王他妃所生子思德公邸舍也。游觀既饜。卽於再翌日之晨。乘火車赴思德。觀盧世子行加冕禮。觀畢。當夜仍可乘火車遄返聖旦。是策無有便於此者。籌度既定。卽遵此實行。是晚抵聖旦時。予從車中下。止步於軌道旁之露臺上。車復駛。掠予面而過。則見毛氏婦婉英方倚窗坐。倏又與予一面。予與婉英自巴黎啓程。一路同行。至此乃始告別。脫令予老友喬治聞之。更不知若何稱異也。至婉英此行之目的地。則顯見爲盧京城思德無疑。而其於思德城中。又必預賃定館舍。足供其蒞止後之飲食偃息者。

既抵聖旦。予卽投止一旅館。館主人爲一肥碩之老婦。及其二女。是三人者。性皆循良。待客甚殷。惟彼於新君卽位之盛典。則竟漠然處之。一似絕不介意者。此其故。蓋緣聖旦一城。夙爲思德公之采邑。而思德公所居藩邸。又築於聖旦之山巔。與旅館相距祇一英里。是以聖旦之人民。罔不與思德公相習。而與盧新君絕無感情。至彼旅館中之老婦。則其對於思德公。尤爲崇拜。以故於盧新君加冕之事。

殊不樂聞。其言曰。今日加冕之舉。脫以思德公當之。則吾儕當若何其歡欣。蓋吾儕所知者。惟密恰爾（卽思德公之名）而已。密恰爾與吾儕居相近。性相習者。由來已久。若彼新君則久居在外。自吾儕視之。蓋純乎一異國人。毋論其性情舉止。吾儕咸莫之知。卽能識其面貌者。亦百中無一二。

二女中之年長者。從而和之曰。母言良信。今據外人傳述。謂新君又自薙其鬚髯。是以全國人民。更無復有識之者矣。

老婦詫曰。彼已剃其鬚髯耶。此言誰告汝者。

長女曰。吾聞諸思德公之司閹約翰。約翰蓋嘗目擊新君面貌者。

老婦爽然曰。噫。是矣。旋顧予曰。思德公於此間森林中。建有射的房。以練習火銃。而彼新君近卽駐蹕於其中。將俟禮拜三加冕之期。然後由此啓節。馳赴思德。

予聞言。竊念予方擬明日出外游覽。曷不卽向射的房一行。或得邂逅盧新君。而一瞻風采。亦未始非幸事。思忖間。店主婦又太息曰。吁。彼新君所喜者。卽射的耳。

此外則惟杯中物。吾願其安居射的房之中。日弄槍靶而飲醇醪。快然不知老之將至。而禮拜三加冕之期。則敬以讓我思德公。是實吾儕之大幸。吾所期望者如是。吾言之。固不懼以直言賈禍。

其二女亟力遏之曰。母乎。請禁聲。勿復言此。

老婦則悍然曰。是何懼之有。凡廬國人民。其與我同此志願者。正復不可勝計。老婦意態激昂。一至於此。予見之。不禁失聲大笑。

二女中之年齒稍稚者。膚色潔白。面貌較佳。而風情亦頗流蕩。恆嫣然作微笑。以目睨予。至是。顧謂其母曰。母言如是。然兒意殊不謂然。蓋兒深惡彼黑色之密恰爾。而於赤色之愛爾甫堡氏。則甚愛之。今傳聞廬新君之膚色。其赤如狐。又如！言至此。卽目予而笑。其姊亟怒目止之。而老婦則尙喃喃曰。彼色赤如狐之男子。恆自詡爲美。然吾知世人之被其害。而極口詛罵之者。正復不少。予聞此言。不覺頓憶及予祖查梅士。蓋查梅士固嘗受彼赤色親王（卽指羅濤爾夫。第二二之害。

而極口詛罵之者也。

顧少女則答曰。世間男子。雖不免詛罵之。然女子則均以此赤色爲可愛。而絕無厭惡之者。

老婦厲聲曰。倘女子而亦厭惡之。則彼女子必已身受其害矣。雖厭惡亦奚及。少女面赤。俯首不復語。室中寂靜少時。予乃復問之曰。據貴婦等所告予者。謂此間乃思德公之采邑。果爾。則彼盧新君又何爲而至此。

老婦曰。此由思德公迎之來。俾休養於斯。屆期始送之往思德。至於我思德公。則現方躬往都城。爲新君預備加冕儀節耳。

予曰。若是。則彼兄弟固極其友愛者歟。

老婦曰。然。世間兄弟。殆未有及其友愛者。

少女至此。輒自搖其首。作不能復耐狀。顧謂予曰。今有二人於此。其所欲爭者。如同地位。而所欲娶者。又同一女子。試問此二人能相愛乎。苟能之。則彼黑親王。

與赤太子殆始能之耳。

老婦方欲加呵斥。予卽僂問之曰。異哉。彼二貴人所欲娶者。乃同一女子耶。予心滋惑。願貴女更有以示予。

少女曰。此事爲世界所共知。吾亦無庸爲之諱飾。彼二貴人有一從妹。卽世所稱馥蘭公子者是也。在理當爲赤太子之元妃。而作盧烈達尼亞之王后。乃彼黑親王所欲得者。亦卽此公主耳。

予聞言。陡有所觸。蓋予嫂薇孃未嫁時。予兄弟之情形正復類是。因謂少女曰。兄弟宜有讓德。兄之所好。弟一語未畢。忽聞履聲橐橐。自外而至。一人厲聲呵曰。咄。此間爲思德公之采邑。藩邸相距。曾不咫尺。而輒敢呼之爲黑親王。抑何大膽。少女聞聲驚起。旣而見來者爲素識之人。始稍寧貼。旋微笑曰。約翰。汝豈欲以吾語出首於思德公前耶。

老婦人乃謂來者曰。約翰。吾家有客在。請爲汝介紹之。約翰乃徐脫其帽。趨前欲

與予爲禮。驟覩予面。輒大驚。倒退數武。神色倉皇。瞪目不能作一語。其驚詫情形。殆有甚於遇崇者。

長女問曰。約翰。汝何爲若此。此君方自他國來。今寓吾家。蓋欲一觀吾國新君加冕之盛典耳。

約翰至此。始少清醒。然兩目仍逼注予面。不少瞬。旣而曰。先生。願君晚安。

予亦答之曰。願君晚安。

少女見約翰詫愕之狀。不覺掩口而笑。謂曰。約翰觀哉。此君之膚色。殆必爲汝所喜見者。旋又顧予曰。客乎。渠見汝赤髮赤鬚。故訝異若是。蓋此等膚色。在此間聖旦地方。實不多覩。

約翰張口結舌。作期期聲。謂予曰。先生。請汝恕吾。若先生之膚色。實非予所願見。予離坐興辭曰。願君晚安。詰朝再見。又顧謂店主婦及其二女曰。予承諸貴婦款待之優。談話之樂。不勝銘感。願諸貴婦晚安。言已。一鞠躬而退。逕趨門側。而少女

則急取案上燭。起而送予。予出門時。猶見約翰之二目。直注予身。且呼問予曰。先生吾國之新君。先生曾見之否。

予答曰。否。予未見之。俟禮拜三日。予必往一瞻其風采耳。

少女趨步出予前。回首睨予。嫣然一笑。低語曰。先生之膚色。彼約翰實非所喜。予曰。彼所喜者。殆必爲貴女之膚色耳。

女曰。吾乃論男子之膚色。非論女子也。言時。瓠犀微露。百媚橫生。

予曰。嘻。男子之膚色。烏足重輕。而乃煩貴女之一再掛齒。若是。

女曰。膚色雖不足爲重輕。然吾之所好者。則爲先生之膚色。蓋先生之膚色。非他。乃愛爾甫堡氏之赤色也。

第三章

翌晨。予方早膳。黑親王之閣者約翰。忽來予室。言語謙和。狀態恭順。據云渠有一姊氏。適富商某。卜居思德。特爲渠掃除一室。招之往。以便觀覽盧新君加冕之盛。

典。顧渠以有事。不克行。適聞予欲往思德。而苦無居停主人。因請爲予介紹於渠。姊藉免朝往夕返之勞。且盛稱其姊之和易近人。及居室美備。力懇愿予往。予念昨夜與渠初見時。渠一見予之膚色。卽甚不悅。今乃忽殷勤有禮。若是。是不能無疑。顧予則惟隱爲戒備。而仍慨然諾其所請。不假猶豫。約翰大喜。立爲電告其姊。予則收拾行裝。準備乘下次火車往思德。然予意終欲一觀思德公之射的房。並順便遊覽此間風景。據店主婦之少女告予。謂此去作林中行。約十英里。卽可達道旁一火車站。予因擬將行裝先發。寄往約翰所示予之處。而予則徒步出門。徐徐踰山嶺。度森林。一路游賞。迤邐達火車站。然後附車赴思德焉。

是時約翰已先去。予午餐畢。卽起告辭。店主婦及其二女殷殷致囑。謂自思德歸來。道經聖旦時。切盼一臨。予笑允之。旣出門。穿林入樹。登聖旦山。山行約半小時。遂及於黑親王之藩邸。是邸係一古堡。雖年代久遠。而體質堅雄。氣概尤壯。堡後更有一部分。亦係原築。與此堡似分而實合。四周則環以絕大之濠溝。溝深且闊。

人不能飛越。最後又有宮城一座。式係新建。尤窮極華麗。爲盧國近代先王所造。思德公之宅邸。卽在其中。此宮城之後。爲一遍栽樹木之夾道。由此夾道行。卽可直達宮城。惟宮城與古堡。則分隔爲二。中有浮橋一座。高架濠溝之上。城與堡藉是以通往來。是故思德公當有興會時。樂與諸賓朋相接。則居宮城之內。或偶生厭倦。不樂與外人酬酢。卽退居堡中。將浮橋曳起。則十里紅塵。一齊隔斷矣。予瞻仰之下。竊念思德公雖不能坐擁皇帝之冕。南面稱孤。而養尊處優。卽此宮城之佳勝。較之歐羅巴各國親王。實有過之。無不及矣。

觀覽旣久。卽信步前行。一路樹木交錯。綠葉紛披。仰望不見天日。人行其中。備極幽雅清涼之致。予盤桓約一小時。尙不忍舍去。旣而見有斷樹一株。橫臥道左。予卽憩坐其上。倚背於樹。展伸二足。出囊中雪茄。燃火徐吸。其樂陶然。而於火車開行之時。間幾忘懷矣。頃之。倦眼欲眠。慵然入夢。猛有一大聲發於耳際。聲粗且厲。曰。怪哉。若彼薙其鬚髯。不且與吾主面貌。宛然無二耶。

予徐徐啓目。則見有二男子並立數武外。四目逼注予面。若不勝其詫異者。二人手中並提火銃。身衣射的時之服式。其一年事較長。身矮而肥。而氣概殊雄壯。頭形作巨彈式。短鬚頰白。目睛色淺碧。略帶血筋。其又一人年齒較少。體較瘦。身材適中。膚色黝黑。而意態間饒有儒雅之致。予臆測之。知長者必爲老於軍旅之人。而少者必爲一文學士。且習與上流社會相處。然於武事亦非全不嫻習者。予當日所料如是。及後日而果知非謬也。

年長者旋步近予前。少者從其後。既至。徐徐脫帽。予見之。亦卽起立。長者又喃喃語曰。噫。此君身材之長短。亦正與吾主同。誠可異矣。言時。目上下注視予身不止。既而向予作軍人以手加冠禮。問曰。先生。予誠冒昧。敢問先生之姓氏。

予微笑曰。某既承二君不棄。先施以禮。則二君之姓氏。請先以示予。

年少者趨步而前。笑答曰。此君爲大佐薩巴德。予名達倫罕。皆盧烈達尼亞王之侍臣也。

予脫帽鞠躬以示敬。答曰：予名羅濤爾夫，姓蘭生狄爾。昔嘗爲吾英女皇陛下。盡當兵之義務者二年。今則從倫敦來。游歷至此。

達倫罕出手與予相握曰：若是則吾儕皆武士道中人。猶兄弟也。

大佐巴薩德昂首若有所思。且自語曰：蘭生狄爾。蘭生狄爾。噫。天乎。君姓蘭生狄爾。得非卽褒斯登氏耶。

予曰：然。予兄勞勃德。現方襲褒斯登伯爵。

薩巴德卽指予免冠之首。言曰：觀君此髮。不問而知爲褒斯登氏矣。達倫罕。汝於彼家當年之歷史。曾知之否。

薩巴德所謂當年之歷史者。卽指羅濤爾夫第三。及予家伯爵夫人亞彌蓮事。顧達倫罕乃夙嫻交際。溫文有禮之人。當予在前。而欲有以答薩巴德之問。自不易措辭。故遲遲未語者片晌。然予聞之。反落落如不介意。微笑問曰：聆大佐所言。似乎當年情事。貴國人亦頗有知之者。

薩巴德曰。然此一段歷史。敵國人久傳爲美談。無論男女。罔弗能口道之。予聞言。頗局促不安。始自悔此來之鹵莽。正問答間。忽有一洪亮之語音。發自林後。呼曰。達倫罕。達倫罕。汝安在耶。

達倫罕驚躍而起曰。吾主至矣。

俄頃一少年從大樹後。跳躍而出。予一見。卽駭詫失聲。而少年眼光甫及予面。亦不覺驚退數武。蓋予與彼自鬚髯外。予有鬚而彼無鬚。其餘則無一不神似者。五官同。四肢同。身材修短同。而大小亦同。其微異者。彼究係王族。且當承襲一國之君王。故自具一種尊嚴氣象。非予所及耳。

予與盧世子均直立不動。錯愕相顧者少時。旣而予先脫帽。向之致敬。世子尙惶惑未已。久之。始期期問曰。大佐！達倫罕！此君爲誰氏耶。

予方擬自陳。大佐薩巴德已步至予與世子之間。向世子一一緬述。世子且聆且頻頻以目睨予。而予亦留心審其貌。則覺予二人所異者。至極微細。以身材論。則

世子之修於予者。不及半英寸。而世子之面貌。似較予略肥。然亦殊難辨別。惟口吻略張。不若予雙脣之緊闔。此外則無論形體。卽聲音談吐。亦罔弗神似。

大佐述畢。世子始而微蹙其額。旣乃縱聲大笑。林木爲之應響。疾趨步至予前。以手撫予背。笑仍不止。曰。吾弟。今日之遇。可謂奇矣。予始見汝時。嘗驚退數武。然請汝宥予。蓋以目前之時期。而遇有面貌與予相肖者。予自不能不倍形駭詫耳。

予對曰。客臣以微末下士。而謬竊龍鳳之姿。此僭越之罪。蓋亦大矣。惟世子宥之。世子笑曰。此所謂龍鳳之姿者。予自當與卿共有之。胡云僭越。但卿今者下臨敝國。意將安適。

予對曰。客臣將往思德。一瞻世子加冕之盛典。

世子聞言。目視其二臣。雖帶微笑。而容色間微露不安意。繼復大笑曰。達倫罕。達倫罕。以今日之時期。而忽有二赤漢同出現於盧國。吾不知密恰爾見之。其難堪當更何如言已。笑聲益縱。

達倫罕諫曰。王勿爾。願稍尊重。臣方謂蘭生狄爾君於此際下臨盧國。爲有欠於明哲保身之道耳。

世子燃雪茄吸之。回顧大佐曰。薩巴德。卿以爲何如。

大佐曰。吾謂思德之行。蘭君必中止。否則恐有不利。

予曰。願貴國君臣毋以客臣爲慮。客臣當卽於今日束裝返英耳。

盧世子急阻止曰。是不可。是不可。吾與吾弟相逢不易。今夜當挈吾弟歸邸。共用晚餐。藉伸葭葦之誼。所惜予此間所居之邸舍。乃假自予弟密恰爾者。非予所自有耳。

達倫罕曰。殿下今晚宜節食爲是。明日絕早卽啓行。願殿下勿忘。

薩巴德亦頷首曰。達倫罕之言良是。飽食者恆易失眠。臣今晚亦當力制吾口腹。

世子曰。行矣。二卿胡鯁鯁過慮若是。言已。前挽予臂。並招二臣從其後。且行且問。

予曰。卿名云何。幸示我。

予對曰。客臣之名。亦與殿下同。

世子笑曰。佳哉。是足見卿父母之厚愛吾家。不以吾哀爾甫堡氏爲可賤也。言時。迤邐入林。約歷半時許。林盡而一屋現。屋係單層樓。純以木製。頗簡陋。有狀如僕役者一人。趨出迎迓。是爲侍者約瑟。後予乃知屋中除約瑟外。僅有一肥碩之老嫗。老嫗非他。卽黑親王閣者約翰之母也。

世子呼曰。約瑟。晚餐備乎。約瑟以已備對。旣入。各就坐。約瑟奔走往來。以食具進。世子見有殺無酒。乃責問曰。約瑟。吾等豈牛馬。乃除乾芻而外。竟無點滴足供飲啜耶。

約瑟遭此斥責。卽馳往取酒。須臾。杯瓶已滿布案上矣。達倫罕急進曰。願殿下毋忘明日。

薩巴德亦曰。然願吾儕均毋忘明日之晨。

然世子見酒至。興會豪舉。絕不以二臣之言介懷。口頻頻呼予爲弟。疾取一觥斟。

滿飲之曰。敬爲吾弟羅濤爾夫壽。予亦舉觥還祝之曰。敬爲吾赤色之愛爾甫堡氏壽。世子大笑。

酒半酣。達倫罕起而按世子手。弗使復斟。世子曰。卿毋爾爾。明日之行。孤當後於卿二小時。卿詎忘之耶。

予聞言。弗解其意。頗異之。達倫罕乃告予曰。某明日當與大佐薩巴德先行。在六句鐘前馳赴聖日寨。率衛隊歸。然後擁護世子同往車站。故世子之離邸。可緩於吾等二小時耳。

大佐申申作詈語曰。彼衛隊者。直皆斷頭架上人物耳。

世子曰。雖然。彼密恰爾請以衛隊護送我。無論其用意之誠僞。自表面觀之。固甚有禮耳。又謂予曰。羅濤爾夫。汝明晨儘可安睡。勿庸早起。盍再盡一觥。

大佐本與達倫罕力勸世子勿飲。詎知反爲世子所勸。連進數觥。迨後。亦竟豪興勃發。開懷暢飲。旣而予漸就酩酊。世子乃釋杯於案。倚椅而言曰。今日之飲。可謂

樂矣。然余意若猶覺其未暢。何也。

言未畢。侍者約瑟捧一小甕。至。甕蓋以柳條爲之。式奇且古。不問而知爲久藏地窖之佳釀也。約瑟置甕於案前。啓曰。昨思德公嘗有命。謂倘值世子飲酒未暢。思得佳釀時。當以此甕進。甕中酒窖藏日久。價值不賚。謹獻諸殿下。用表微忱。

世子大聲言曰。咄哉密恰爾。爾胡思之深。計之妙也。爾詎謂我見此酒。將毋懼怯而弗敢飲耶。嘻。我必飲之。約瑟趣爲我發此甕。

甕啓。約瑟卽滿斟此酒於世子杯中。世子略一沾唇。以試其味。旋顧謂予及二臣曰。吾弟與二卿聽之。凡吾所有者。皆可與弟與二卿共有之。雖割吾盧烈達尼亞國土之半。亦所弗惜。然弟與二卿欲分吾杯中一滴酒。則吾弗敢允。蓋此酒乃思德公所孝敬余。而余卽欲借此以爲思德公壽者也。思德公非他。乃余之親弟。而亦卽當世所稱神奸巨猾黑親王密恰爾者是也。

言至此。卽舉杯仰飲。立盡之。旋擲杯於案。以首枕肱。伏案而眠。予亦醺然告醉。倒

臥椅中。昏昏乎莫知所之矣。

第四章

予大醉而臥。臥後不知已歷若干時間。俄而覺遍體驟冷。冷極。遽驚醒。則見予髮予面及予衣。均爲冷水所溼。尙淋漓欲滴。而大佐薩巴德方手持空盆。植立於前。向予作乾笑。達倫罕則屈一膝。屹然坐案上。面色灰白。殆如石像。

予忿然躍起。呼大佐而斥之曰。君乃惡作劇。一至於此。

大佐曰。嘻。君乃謂我惡作劇。試思此時除冷水外。尙有何物足以醒君者。君亦知今何時耶。

予曰。不知。今果何時者。曰。五句鐘矣。予爽然曰。五句鐘乎。然則某還當敬謝大佐之厚惠。

達倫罕自案一躍下。一手指屋隅。一手捉予臂曰。蘭生狄爾君。請汝觀此。予就其所指處觀之。則見盧世子攤臥地上。鼻息甚粗。面作深紅色。髮無異與其

頭額間均爲冷水所浸漬。亦與予同。薩巴德以足蹴之。曾不少動。達倫罕因告予。曰。吾儕已費半小時之久。以救之。使醒。而詎知竟無效。

大佐作恨聲曰。彼所飲者。實多於汝二人各三倍。

予蹠於地。試按世子脈息。則覺既極極軟弱。復極弛緩。予乃愕視二人。罔知所措。既而曰。世子末次所飲酒。得母中有毒乎。

大佐曰。吾烏知之。

予曰。爲目前計。非速延醫士不可。

大佐曰。此間十英里以內無醫士。况吾觀世子面色。知其在一六七小時中。決不能行動。卽延得醫士。亦於事奚濟。而今晨思德之行。在勢不得不延緩。予大駭曰。若是。則加冕之禮柰何。

達倫罕聳肩無語。既而曰。吾意趣遣人往思德。傳世子命。詭以病辭。予應曰。予意亦然。

薩巴德燃雪茄而吸。冷然曰。此加冕禮。苟今日弗克舉行者。則吾敢斷言世子此生永無加冕日矣。

予曰。嘻。天乎。是何故耶。

曰。今日密恰爾統率全國軍隊之半。以備歡迎者。此世子也。而全國人民爭先恐後。亟欲一瞻仰顏色者。亦卽此世子也。事關一國之重輕。繫全歐之觀聽。而顧以醉辭。其可耶。

予正其誤曰。予意謂以病辭。非云醉也。

薩巴德嗤之以鼻曰。盧世子以善醉名。卽以病辭。而全國人民固罔不知其所謂病者。直醉之別名耳。

達倫罕神情懊喪。言曰。爲今之計。除稱病外。更有何策。吾惟有躬往思德。力掉三寸舌。善爲說辭。至衆人之果能見信與否。殊不敢必。是亦惟聽之而已。

薩巴德復顧謂予曰。蘭生狄爾君。汝意謂世子之昏醉不醒。果由酒中有毒所致。

耶。

予答曰。然。

薩巴德曰。然則彼置毒於酒。而使世子飲之者。誰耶。

達倫罕切齒曰。舍彼黑魔密恰爾外。更有伊誰者。

薩巴德曰。誠然。蓋若是則世子加冕之舉。勢必中輟。而盧烈達尼亞之王位。遂不得不入於他人手矣。蘭君乎。汝猶未知彼黑親王之巨猾神奸。心懷叵測。及我盧烈達尼亞國中之情勢耳。凡我國中之人民。愛戴世子者半。而愛戴黑親王者亦半。勢均力敵。兩相頡頏。脫世子而今日不能赴思德。則巍巍王冕。其必移而加諸黑親王之頂矣。

予曰。然則吾等強扶之以往思德。何如。

薩巴德哂曰。以一醉生夢死之人。而強扶之登王位。是真一幅絕妙畫圖矣。抑何可笑。

達倫罕以手障面。徨徬無計。盧世子仍偃臥地上。鼻息鼾然。薩巴德以足蹴之曰。汝醉犬乎。吾以汝爲哀氏之遺孤。而亦前王之冢子。故不忍於老臣未填溝壑以前。而目覩汝被奪於密恰爾耳。

語次。復仰首沉思者少時。旋自捋其頰白之鬚。吐出口中之煙管。徐謂予曰。凡年老而經歷多者。乃知命數之說爲不謬。予老矣。竊以爲君之下臨敝國。殆亦命數致之。而此所謂命數者。今日且將遣君往思德一行矣。

予聞言。不覺驚退數武。愕然曰。噫。天乎。

達倫罕目注大佐。茫然莫解其所謂。然予則一聆大佐之語。意心已了然。因急答之曰。是不能。是不能。是何等事。而願可冒昧出之者。

大佐曰。是本一時冒險之計。冀微倖於萬一耳。然吾意謂君苟剃其鬚髯。則面貌神情。均逼肖世子。外人殆無能窺破者。蘭君。汝豈不免恇怯耶。

予曰。噫。先生……

大佐曰。少年乎。毋懼。君之生命固可貴。然予與達倫罕之生命。亦與君同拚一擲耳。脫君弗往。則今日之擁王冕。登寶座者。必爲彼黑親王。而此盧世子者。不入狂狴。亦將入墟墓矣。

予囁嚅曰。他日世子醒時。彼寧肯恕予耶。

大佐曰。嘻。吾儕豈兒女子。乃作此無謂語耶。彼世子卽不恕吾儕。吾儕亦寧足介意。

予至此。植立凝思。嘿嘿無語。一時室中惟聞世子之呼吸聲。及時鐘之行動聲。此外則寂無微響。旣而予面目間似微露願往意。大佐卽乘機握予臂。問曰。子其願往耶。

予不覺目視頽臥地上之盧世子。而噉應曰。唯。予願往。

大佐乃又附予耳低語曰。吾儕今夜必宿於思德之王宮。當羣臣朝見畢。各退出後。卽當令達倫罕嚴守宮門。勿令外人入。而吾與汝則潛自後出。策馬疾奔返此。

地。屆時世子必已醒矣。吾儕一至。吾卽當立挾世子往思德。而子則縱轡狂奔。勿稍停頓。一若有魔鬼追逐於後者。直至旣出盧國之郊。而後可止息。

予一一頷首以應。達倫罕至此。意始少舒。微嘆曰。是真所謂行險以徼倖者矣。大佐曰。此計脫不幸而敗。則吾當先拔利劍斷密恰爾之首。而後自裁。吾決不令彼宴然以登盧國之王位也。蘭君乎。請汝就坐彼椅上。勿少動。

予從之。大佐乃疾趨出室外。約三分鐘。卽忽忽攜約瑟至。則見約瑟手提沸水一壺。及剃刀肥皂之屬。旣入。大佐卽簡舉此事以告約瑟。並令其爲予剃鬚髯。約瑟乃戰栗應命。

達倫罕忽撫髀而號曰。噫。尙有彼衛隊在。吾儕其忘之矣。夫此事詎能欺彼衛隊耶。

大佐曰。否。吾儕當乘衛隊未來以前。馳往霍佛堡。乘火車以往思德。迨衛隊來時。吾儕已抵思德久矣。

達倫罕曰。吾儕雖往。而世子昏臥於此。不慮爲衛隊所見耶。

曰。此間有一酒窖。在吾當移臥世子於窖中。

曰。設被衛隊所搜獲。則奈何。

曰。否否。彼等並未聞吾儕之計畫。何至無故而事搜尋。况有約瑟在此。彼自能善爲說辭。以遺之去耳。

曰。雖然！

言未畢。大佐躍起頓足。怒吼如雷曰。此何時。而汝尙絮絮若是。茲事之冒巨險。出萬死以爲之者。予寧不知之。顧世子脫今日不克。在思德成禮。則今生無復爲盧王之希望。而彼等之究能窺破我計與否。尙在不可知之數。是則權衡利害之間。猶覺此善於彼。卽萬一事敗。其不幸較之弗克在思德成禮。亦未必更有加耳。言已。一躍至門側。手自闢門。門劃然大啓。旋返身。僵僕至地。以兩手託世子起。輕如片羽。薩巴德膂力之大。乃至於此。予不禁爲之錯愕。方是時。忽來一人當門立。

驚視之。則爲一老媪。卽黑親王闈者約翰母也。稍一探視。卽返身去。略不露一毫駭詫色。惟聞走廊中履聲橐橐。其去漸遠。

達倫罕曰。噫。彼老媪其見之矣。

大佐手託世子出室。且行且答曰。吾自有以處置此老媪者。

大佐既去。予則坐安樂椅中。彷彿入夢境。悉聽約瑟爲予披刺。旣而予鬚予髯。悉化烏有。而兩頰濯濯如牛山。與世子無異。達倫罕覩此。顏色乃大舒。噫氣而言曰。妙哉。是計可爲。是計可爲。君鬚髯披雍後。乃直與世子無二。神似至此。汝二人真二而一者矣。

時則壁上鐘已六鳴。急待啓行。不可復緩。薩巴德至。卽促予入世子寢室。易冠服。旣竟。更易其靴。予且著。且問薩巴德曰。君究若何以處置彼老媪者。

薩巴德曰。彼老媪矢言吾儕之計畫。彼實未聞。然吾則弗之信。遂縛其手足。更取一巾塞其口。而閉之一煤窖中。此煤窖適與世子所居之酒窖爲比鄰。吾儕行後。

使之爲世子伴。當不虞寂寞耳。

予不禁失笑。達倫罕亦爲粲然。薩巴德曰。少時衛隊至。約瑟若告以世子已先時往。則彼輩必疑黑親王之隱謀。爲世子所覺。故不待時而前往。而初不料世子之亦已中其隱謀也。蓋彼衛隊者。固密恰爾之爪牙心腹。密恰爾百出其謀以阻世子。使弗克成行。彼衛隊實與知之。至世子之中其隱謀。而得別有一人以代世子之行。則豈特衛隊所未知。抑亦黑親王所夢想不到者。

予束裝訖。腰間更佩一寶刀。此寶刀裝飾精美。乃世子所常佩者也。薩巴德上下注視予良久。備極細致。旣而曰。是天佑也。幸真世子之喜剃鬚髯。若預爲假世子留一摹倣地步。

予問曰。彼世子何爲而喜剃鬚髯耶。

曰。是爲其從妹馥蘭公主故。世子與公主接吻時。不免以于思于思者。刺公主嫩頰。故薙去之。所以媚公主也。噫。毋再多言。吾儕可以行矣。

時達倫罕亦裝束一新。其所服爲衛隊中軍官之服式。閱四分鐘。大佐薩巴德亦披戎服畢。呼約瑟備馬至。予三人各騰身馬背。攬轡疾馳。而一齣非常之活劇。於是乎開始。

曉風涼爽。神志爲之一清。薩巴德沿途備告予種種事。如盧世子生平之歷史。家族之情形。以及學業若何。嗜好若何。言之縷縷。既詳且晰。而於既蒞思德宮後。一切禮數儀節。亦悉心指示。且曰。吾當隨侍君左右。跬步弗離。凡臣下之中。爲君所當與周旋者。吾亦必隨時指導。汝而周旋之間。禮數之高卑。情意之厚薄。尤須因人而施。各如分際。君悉視吾之面色神情。以爲進退可耳。再者。吾有一言叩君。君其爲天主教徒。然耶。

予曰。否。予非天主教徒。

薩巴德呼曰。嘻。天乎。是則君乃異教中人。與吾國君臣非同道者。奈何。既而曰。幸吾世子對於宗教上事。本不甚措意。則事之關於宗教者。如典章儀節。不妨爲君

稍遷就。惟吾有一言切囑。君於吾國大僧正之前。務必貌爲恭順。勿稍懈怠。蓋大僧正近方與黑親王隱相爭競。互爲雄長。吾儕尤當以謙謹博大僧正之歡心。卽所以隱殺黑親王之勢。亦一好機會也。

言時。已抵霍佛堡車站。守站吏猝見新君至。頗極惶恐。達倫罕乃強抑心神。前與周旋。以爲掩飾計。未幾。汽笛一鳴。輪聲輾轉。則予三人已乘頭等車行矣。予探懷出盧世子之佩錶視之。則時針方指八時。又閱一時有半。從車窗外眺。則思德城中之塔尖。已隱隱在望。

大佐薩巴德執予手曰。此思德都城也。今在望矣。祝神天默佑。俾世子今日安居其中。前途無恙。言時。徐伸指按予脈。顰蹙曰。世子之脈息。似稍急促。予嘆曰。予非木石。寧能毫末不動於心耶。

大佐頷首稱是。旋回顧達倫罕曰。豎子。汝豈病瘡。而乃戰栗若是。盍取瓶中酒飲之。或能已汝瘡。不然。卽此一端。已足敗乃公事。

達倫罕如其言取酒飲之。大佐曰：吾儕抵此較之預定時刻約早一旬鐘。是以此車站外尚無前來迎迓者。吾擬俟火車停後卽馳往報告俾若曹前來迎迓。而蘭君則！

予笑續其辭曰：而蘭君則腹饑欲死矣。汝馳往報告而蘭君則入車站之餐室稍進飲食。否則予豈第不能爲世子抑將不能爲蘭君。

大佐亦吃吃笑。伸手與予相握。復爲前次之祝辭曰：願神天默佑俾汝前途無恙。而今夜得安然還故國。

達倫罕聞之亦進禱辭曰：願如大佐所祝。

旣而火車停。薩巴德與達倫罕一躍下。脫帽在手。恭候予下車。予以手整冠。口喃喃祝上帝回護。旋徐步出車。立車站外之露臺上。少頃。人聲鼎沸。一時脫帽在手。紛紛趨集露臺前者不可數計。同時有臣僕數人。導予入車站之餐室。面窗外望。則見衆人策馬飛奔。有往召軍隊者。有馳告大僧正者。有飛報於思德公密恰爾。

者。喧呼奔走之情形。至爲雜沓。予匆匆進食。食竟。方飲咖啡。而鐘聲已大鳴。礮聲亦隆隆繼起。於是軍隊奔集聲。百姓歡呼聲。及迎候官員之禱祝聲。萬聲齊起。予是時方寸之間。正不知是驚是疑。是喜是懼。卽予亦茫然不自辨矣。而大佐薩巴德則手曳予裾曰。少年乎。努力向前。毋稍恇怯。

第五章

予自餐室出。復徐步至露臺上。大佐薩巴德及達倫罕緊隨予後。予以一手探懷中手槍。一手撫佩劍之柄。而試其出篋之易否。時則有多數之達官貴族。環立俟予。其爲首者。爲一軀幹修長。狀態威武之老人。胸繫一紅薔薇花之黃色帶。薔薇爲盧烈達尼亞之國徽。故予之胸前亦以紅薔薇爲飾。

大佐薩巴德低語予曰。是乃大元帥史叨根也。史叨根爲盧國名將。威著歐洲。予夙耳其名。今日乃得一瞻其風采。其立於史叨根後者。爲一身材五短。服紅黑色寬袍之人。大佐又低語曰。是乃吾國之首相也。

史叨根趨前迎予。口述忠盡之辭。並爲思德公代求宥恕。據言思德公忽攫小疾。不克來此迎迓。因敬俟予於禮拜堂云。其餘各官均趨前致敬禮。予一二相答。衆人面目間。絕不露一毫猜疑意。予因是膽氣爲之驟壯。而達倫罕則尙面如死灰。當其伸手與大元帥史叨根相握時。予見其指臂顫動。猶瑟瑟如風中葉也。予上馬時。大元帥親爲予執蹬。其各文官則乘車從予後。與予並騎而進者。右爲大元帥。左爲薩巴德。薩巴德爲予之武巡捕。在禮固當騎於予左也。俄而一行人衆。次第入思德城。城中凡分二部。一爲外城。一爲內城。外城之中。半屬幽雅之遊步場。且街衢廣闊。宅第高宏。其聚居者。大都爲上等社會中人物。至若內城。但就表面而觀。雖若市肆雲連。商賈輻湊。頗極蒸蒸繁盛之象。而此等市肆之後。則皆狹巷小街。窮居陋屋。大都爲貧民之窟穴。而亦盜賊之淵藪也。凡人民之居於外城者。多愛戴盧世子羅濤爾夫第五。而居於內城者。則多愛戴思德公。一城之中。儼若分爲二國。

予是時率衆赴大禮拜堂。行加冕禮。必經行內外二城。而後得達其地。蓋盧王宮在外城。而思德之教堂則在內城也。當予行過格朗德遊步場。及王宮左近之街市時。夾道居民。皆歡呼雀躍。奔走若狂。家家戶戶。高懸國旗。并綴以五色之燈彩。輝煌射目。路隅牆側。以及屋廊窗戶之間。觀者爲之擁塞。有歡呼萬歲者。有高唱頌辭者。有手執巾帕而搖曳之者。予則左顧右盼。以頷首鞠躬爲答禮。更有無數之貴婦名媛。皆簇擁於樓上迴廊間。憑欄下矚。當予過時。咸高舉纖手。鼓掌如雷。並施其美妙之目光。逼注予面。旣而行近。則又爭以紅薔薇花。拋擲予身。香風繚繞。花雨繽紛。幾疑有無數之散花仙女下降矣。予至此。昂頭回顧。意氣揚揚。竟居然自命爲盧國之眞王。而忘乎其爲贗冒者。正瞻賞間。不圖偶一轉目。目光驟有所觸。遽大驚。手足失措。魂魄俱飛。予身幾爲之墮馬。此何故。則以見諸婦女中。有一顧視清高之少婦。方目注予面。顏色駭詫。脣吻翕張。若將高呼出聲者。少婦非他。卽予自巴黎啓程時。一路同行之伴侶。裴伯敦之意中人毛氏婦。婉英是也。良

久良久。予驚魂始少定。乃疾伸手按予懷中之手槍。蓋脫彼失聲一呼曰。此非眞世子。則予且立殆。不得不防。

既而外城將盡。漸及內城。大元帥史叨根忽從馬上高擎一手。隨行之騎兵見之。立縱轡近予側。密繞於予之四周。俾旁觀者不得近。嘻。大元帥既有此舉動。則內城人民。對於盧世子感情之惡。可想見矣。

予故叩史叨根。何爲忽發此命令。彼答曰。無他。惟以殿下萬金之軀。不敢不少加謹慎耳。

予聞此。遽勒馬不前。下令曰。凡軍士之在予前者。其各先行五十碼。而大元帥史叨根。大佐薩巴德。以及隨行諸臣。其各止步於此。孤將於此五十碼以內。匹馬單行。以示孤之對待吾民。固自推心置腹。而無一毫疑慮之意者。

薩巴德前挽予臂。予揮去之。史叨根猶豫不卽奉命。予正色曰。孤意如是。卿等豈猶未喻耶。史叨根不得已。乃勉下令如予旨。大佐薩巴德覩此情形。不覺匿笑於

長髯之內。惟向予微微搖首。以示勸阻。蓋予脫被刺於中途。則薩巴德之處境。益將進退維谷矣。

既進內城。則街衢間一切情形。較之外城果判如霄壤。衆市民始而竊竊相私語。繼而勉發高呼。以示迎迓意。惟一飯店之樓窗間。有一婦人。口中高唱盧烈達尼亞自昔相傳之古語曰。盧太子。赤者是。盧名邦。赤者王。予聞此古謠。卽脫予頭上之冠。以炫示予之赤髮。市民見之。則又高呼如前。

俄聞有譏嘲予之面貌者。有評論予之身材者。亦有婦女故作諂媚之辭。使予聞之者。縱言之。市民見予坦懷相待。攬轡獨行。而神情冷淡如故。略不爲之動容。然亦未有暴動之舉。予在馬上。左右顧盼。見各家窗外。咸高張黑親王密恰爾之肖像。嘻。以此爲迎迓新君之采物。椎心刺目。真有使人難堪者。脫令彼天性卞急之盧世子見之。恐未必如予之豁達大度。一笑置之矣。

無何。行抵大禮拜堂。予下馬。舉步入門。陡覺勇氣爲之驟退。中懷惴惴。若不自主。

而兩目亦昏眊無光。幾不能覩物。惟彷彿見史叨根及薩巴德二人。仍緊隨予後。而冠服華美之衆僧侶。則恭迓予前。及塔。風琴之聲驟作。洋洋入耳。旋見無數之公卿貴族。濟濟跼跼。簇立堂上。大僧正徐離寶座。趨前逆予。其左更有一男一女。並立以待。女則清才豔色。姿態天然。惟面色略帶灰白。頭上擁高髻。灼麗如霞。蓋其髮亦哀爾甫褒氏之赤色也。男則黑鬚黑髮。並黑其睛。惟兩頰頗爲紅潤。此卽盧世子之同父弟。黑親王密恰爾是也。予今日乃第一次見之。斯時予兩目雖昏眊。而視此一男一女。則獨清。第見黑親王甫覩予面。其紅潤之容顏。斗一變而爲灰白。手中所持之冠。亦廓然墮地。噫嘻。彼其意以爲盧世子早醉倒矣。胡乃得忽焉蒞止。毋怪其驚惶失措若是。

予照例踞祭壇之前。由大僧正爲予行以油搽首禮。禮畢而興。從大僧正手中。接玉冕而加諸頭上。然後照例宣誓。並當大衆之前。恭受洗禮。於時風琴之聲復作。而大元帥史叨根則命贊禮官朗聲宣告。謂盧世子羅濤爾夫第五。今登極而爲

盧國君主矣。

加冕禮畢。予頃所見赤髻如霞之少女。已由二侍女扶掖而前。將及予所立處。贊禮官高呼曰。是乃盧烈達尼亞王女馥蘭公主也。

公主鞠躬甚敬。出玉手承予之手。移近其脣而吮啜之。予中心惶急。罔知所措者。少時。旋省悟。急挽公主近予側。就粉頰而接吻者再。公主顏大赭。既而大僧正亦趨至。執予手行接吻禮。並遺予以羅馬教皇之勅書。予無柰勉受之。（羅濤爾夫非天主教徒。故不願受勅書。見第四章）

於時黑親王密恰爾至矣。其黝黑之容。更變而爲紅白相間之色。步履搖搖。若將傾跌。神氣尤倉遽。頻頻作左右顧。大類就捕之盜。而思突圍以逸者。方其以手承予手時。第覺其臂婉震顫。予手若將爲之彈去。既而強以脣就吻予手。則又覺其雙脣燥裂。殆如龜坼。予回睨薩巴德。薩巴德復在長髯中隱隱匿笑。然而予弗敢少怠。亟舉手捧密恰爾之頰而吮啜之。此禮畢。予與密恰爾乃各如釋重負。

時予微睨衆人面。則顏色間皆深信不疑。無一人覺予爲贗冒者。卽馥蘭公主亦以眞世子視予也。其實予儻與世子並立於前。眞贗亦未必竟不能辨。別而今日所以得免猜疑者。則以此李代桃僵之策。實出衆人所萬不料耳。旣而諸貴族大臣及百執事均前捧予手。行接吻禮。予一一酬答。疲憊殆不可堪。最後則各國公使亦次第進前致敬。而尤可笑者。則爲我英國公使陶波翰。其家居倫敦之格羅斯文諾區。予在國時嘗赴其家之跳舞會。殆不下二十次。然而此老瞠乎二目。亦竟盲如蝙蝠。卒未敢吐一言。謂與予曾經相識者。

大禮畢。予與公主共乘一車。自教堂還宮。歸途仍經內城。內城人見予至。口中咸三呼思德公。而置予弗顧。惟中有一人問其同伴曰。車中人何日行婚禮耶。其同伴遽舉手批問者之頰。而大號曰。我思德公萬歲。我密恰爾萬歲。馥蘭公主聞之。面頓赤。二目雖尙向前直視。而實則一無所覩。

予至是。反覺進退兩難。罔知所措。蓋盧世子平日與公主交誼若何。及愛情深淺。

若何。予既未及問薩巴德。薩巴德亦忘告予。故予不知若何待之而後可。正躊躇間。公主心神已稍定。乃謂予曰。羅濤爾夫。吾觀汝今日之神情。似頗有異於平日者。顧汝亦自知之否。

予聞是言。亦並不駭詫。乃公主則又續語曰。且吾觀汝之容貌。亦較平日爲嚴重。惟稍露憔悴色。不及前此之豐腴。又汝平日胸襟高曠。嘗謂天下事不論大小。直無一足爲汝繫懷者。今汝詎已將平日之性情。幡然一變耶。

公主言至此。予益恍然於公主之視盧世子。實無異於予嫂薇孃之視予。而聖且旅館中母女之言。洵不我欺也。予惟默祝黑親王亦能以予待予兄勞勃德之心。待盧世子。退然息爭。而以公主歸世子耳。

予當時卽用極委婉之聲情。以問辭作答語。曰。設予果能將平時疎放之性情。幡然一變。而不復藐視天下事者。則公主心中亦爲之一快否乎。

公主急移首他顧。柔聲答曰。噫。羅濤爾夫。吾之見解。汝平日知之有素。尙何問爲。

予曰。吾至愛之從妹乎。吾生平所遇。曾無若今日加冕之禮之足以困予者。嘻。甚矣。憊。

公主輾然微笑。頷首者再。繼又莊容低語曰。今日密恰爾之神情。汝曾留意及之否。

予曰。然。彼直如小丈夫然。悻悻不已。

公主曰。汝宜留意。且吾觀汝防禦之方。尙未周至。今而後願汝毋少疏忽。

予曰。知之。彼意中無非欲得吾之所已得者耳。

曰。然。勿聲。

予又曰。彼意中或者更欲得吾之所未得者耳。予言此時。目視公主。公主亦目視予。微笑不言。

有頃。車抵王宮。礮聲隆隆。角聲嗚嗚。百樂又一時並作。宮中僕役。咸被服錦繡。鶴立而候於途。予下車。扶公主登雲石之階。行新王正式入宮禮。禮畢。乃入席宴飲。

公主坐予右。大僧正坐予左。密恰爾坐於公主之次。大佐薩巴德則侍立於後。達倫罕亦隨同入座。而坐於予之前。予見其數數舉懷中香檳酒而鯨吞之。意者薩巴德火車中以酒止瘡之言。彼猶未忘。故欲藉此懷中物。強制其戰栗耳。

第六章

席終。薩巴德與達倫罕從予入更衣室。予憊極。不覺儼然倒臥於安樂椅中。薩巴德則出其煙管。燃火吸之。彼於今日之成功。雖未嘗出一言以相慶。然其容態之間。頗露快然滿足之意。達倫罕既幸大功告成。復爲香檳酒所鼓舞。心膽爲之陡壯。較諸日間。殆判若兩人。彼謂予曰。蘭生狄爾君。今日之舉。足爲汝生平一大紀念矣。吾亦安得於十二小時內。南面而受朝賀。享此意外之幸福。如汝今日也耶。雖然。彼黑親王之狠心毒計。此後必且更甚於曩時。不可不備。是皆由今日君與公主言語太多。綢繆太甚。故不免益增其憤恨耳。

予嘆曰。噫。美哉。此公主也。

薩巴德陡又吼聲如雷曰。吾願汝毋復戀戀彼女。且吾問汝。汝已準備啓行否。予聞言。又不禁微嘆曰。唯行耳。

時正傍晚五句鐘。屈計至十二句鐘時。則予蘭氏將仍爲一介平民矣。予因與薩達二人戲言及之。

薩曰。吾以爲汝此時猶得視息人間。未爲鬼物。不可謂非微天之幸矣。吾今日入城時。恆惴惴然。恐予首脫兩肩而飛去。且適聞密恰爾已得聖旦來信。汝知之否。彼得信後。卽獨自退入一室讀之。及出。則見其神色昏昏。若被重崇者。

予聞黑親王已得聖旦信一語。乃大驚。於是急欲出宮。不復能少待。卽謂薩曰。吾儕立刻啓行。如何。

薩反就坐椅中。徐答曰。苟欲出城。必先預備一執照。蓋密恰爾爲此間巡撫。稽察甚嚴。萬一中途有所阻礙。而吾儕又未持執照。則事敗矣。今俟吾繕寫執照畢。更請汝簽名其上。然後可得耳。

予曰。嘻。大佐。予非生而習騙術者。縱能冒爲盧新君其人。然焉能復冒爲其筆跡。薩巴德乃自囊中出一紙。曰。是卽盧新君親筆所簽字也。復從囊中摸索少時。更出一紙。曰。是乃備以映寫之薄紙。汝苟未能摹仿其筆跡。則吾請於十分鐘內。代汝爲之。

予笑曰。君於騙術一道。所受教育。較予爲深。君試爲之可也。旣而映寫成。果與盧新君親筆無異。大佐乃諄囑達倫罕曰。吾之行後。脫有人來此求見。則汝可告以主上疲憊已甚。早經就寢。必待明晨九句鐘。始能接見。汝知之否。

達曰。知之。

曰。倘密恰爾猝然趨至。固求入覲。則汝尤當力却之。

達曰。若是。則未免啓彼之怒耳。

曰。無論如何。必不可縱之入。倘吾輩旣去之後。而寢門弗謹。被外人攔入。則迨吾

輩歸時。不復能覩生達倫罕之面矣。

達毅然曰。唯唯。知之。無庸君瑣瑣。若先生之教弟子也。

薩乃顧謂予曰。汝速將此寬大之長袍。密裹於身。並以此平頂之軟帽。低覆於首。僞如吾之親隨走卒。而從吾至聖旦也者。同行可也。

予曰。尚有一事。似未籌備。此間詎有一馬匹。能載予至四十英里之遠者耶。大佐曰。毋憂。此等良馬。此間既有其一。而聖旦射的房。更有其一。可備用也。

達倫罕乃出手與予相握。堅囑珍重。並期後會。大佐乃呼曰。行矣。行矣。

言已。不趨至門側。而反趨近一牆。牆即在更衣室內。予見其舉手輕按牆上之花板。而顧謂予曰。昔先王在日。予即稔知有此矣。言時。花板忽啓。大佐入。予從之。則爲一狹隘之甬道。長約二百碼。行移時。即抵一堅厚之橡樹門。大佐投以鑰。門關。則予等已在一幽僻之街道中矣。此街正沿御花園之後。有男子一人。立街中。手控二馬以待。馬一爲栗色。體甚雄壯。一爲椶色。骨格亦佳。薩巴德揮手令予跨栗

色馬而彼則跨稷色馬。並不與控馬者作一語。攬轡徑行。時則思德城中人聲喧鬧。爲新君登極。家家預備燃燈張宴。互相慶賀。予等不敢由大道。專擇僻路而行。予身上自兩頰以下。並嚴裹於長袍之內。而予赤色之髮。則爲平頂之軟帽所掩。絕不露絲毫形迹。薩巴德且令予俯伏馬鞍間。俾予之背與馬背若相并爲一。以故遙見者。幾不知此粟色馬上之尙有人在也。一路進行。初無所遇。惟在一狹巷中。遇無賴數人。及散步消遣者數輩而已。時禮拜堂歡迎王城之鐘聲。尙鏗鏘未已。爲時雖在六句鐘有半。而天光尙未甚曠黑。厥後行抵城門。大佐低聲謂予曰。汝可將軍器預備。彼守門吏尙向吾輩喋喋。吾輩當立擊殺之。予卽以手按懷中槍。而薩巴德則往呼守門吏。應聲而出者。乃爲一年在十四五齡之幼女。謂薩曰。先生。吾父以今日爲新王登極之期。此時已仰瞻天顏去矣。予聞言。私心竊幸。是真天相吾儕也。薩巴德則佯謂之曰。汝父乃身有職守之人。胡得擅離此以去。

女曰。雖然。吾父行時。嘗囑吾謹守此門。毋許擅啓。

薩下馬曰。小女乎。汝父果有此言耶。然則汝其授吾以鑰。

薩見女手中持有城門之鑰。遂卽與以克耶一枚。而謂之曰。此間有國王之勅書。在待汝父歸時。汝卽示之。以此言已。急回首呼予曰。衛卒速下馬啓門。

予一躍下騎。啓門。卽牽二馬出。仍復闔之。薩低語予曰。今日之事。脫爲密恰爾所知。則此守門吏必不免重譴。雖然。吾儕此時去城尙不遠。祇宜徐步。不可疾行。以避旁觀之耳目。

旣出城。一路殊無甚危險。城外居民皆闔戶歡飲。以慶新君卽位之盛典。顧萬不料此新君忽爾下淪廝養。而策馬過其門外也。未幾。暮色漸濃。則吾儕之馬行亦漸速。予所跨馬。信稱神駿。其負予在身。不啻輕如一羽。是夜天色晴明。月輪漸上。隨予二馬而行。予與薩巴德途中不甚交談。惟嘗問以一語曰。黑親王今日旣接得聖日報告之文。但不知此中所述者。究爲何事。

薩答曰。此予亦莫從窺測耳。

既而抵一旅館。人馬並稍進飲食。約費去半小時。予不敢入旅館門。但在廢中小立而已。厥後跨馬復進。約又行二十五英里之遙。薩巴德忽爾勒馬止步。呼予曰。聽之。

時已九句鐘有半。一路中頗爲幽寂。予凝神側耳以聽。則覺背後似隱隱有馬蹄聲。蓋是夜風勢頗急。而適從予背後來。故聲隨風至。聽之約略可辨。予乃目視大佐。噤不能言。

大佐遽以距刺馬曰。走耳。放轡大奔。予從之。馬迅走如飛。迨第二次止步以聽。則背後之馬蹄聲。已不可聞。乃復稍稍緩步。則又漸聞。薩巴德乃一躍下騎。帖耳於地者少時。旋謂予曰。來者爲二人。與吾等相距約止一英里。所幸者路途曲折。且風勢助吾。彼等之蹄聲。能入於吾儕之耳。而吾儕之蹄聲。彼等未必聞之也。予等乃復縱馬行。厥後已抵聖日。入一森林。林中途徑尤極曲折。古木槎枒。障蔽

數里。故吾儕無由望見來者。而來者亦不能窺視吾儕。

閱半句鐘。抵一歧路。薩勒馬曰。由右路行。卽爲吾儕所欲往之地。由左路行。則爲抵黑親王宮城所在。此二路約各八英里也。少年乎。汝且下馬。

予詫曰。若是。則將爲追者所及。

薩不答。但頻頻促予。予不得已從命。此處林木尤稠密。直及大道之邊沿而止。吾儕牽馬至一樹下。各取手帕緊蒙馬之二目。而身卽植立其旁。予低問大佐曰。汝得毋欲一窺來者爲伊誰耶。

大佐曰。然。予欲知其爲伊誰。並欲察其何往耳。

時薩巴德探取懷中槍。緊握在手。而馬蹄之聲。已漸近漸行。一輪明月。懸空如鏡。遠近照耀。一白望之。頗了了。幸地土堅燥。予等來時。並未留有蹄痕。

薩低語曰。若曹至矣。

予曰。是必思德公也。

薩曰。予亦云然。來者果思德公。其後從一壯漢。厥名麥克華。乃闖者約翰之兄弟。行而思德公之心腹侍衛也。思德公既抵歧路口。卽勒馬不前。予見大佐手按槍機。遙擬思德公。作欲擊狀。予急揮手止之。大佐微頷。俄聞思德公問其從者曰。何適而可。

麥克華語曰。願殿下且歸藩邸。庶可一審此事之詳情。思德公猶豫少時。旣而曰。予固聞此間隱隱有馬蹄聲。

麥曰。某似未之聞。

思德公曰。汝必阻我勿往射的房。果何意者。

麥曰。某恐其中或有不測耳。設諸事就緒。則去又何爲者。

是時黑親王所跨之馬。忽然長嘯。予與大佐急脫長袍。各蒙馬首。緊持之弗釋。而
以一手擎槍。擬準敵人。設此二馬。聞其同類之嘶聲。而亦剴然長嘯者。則黑親王
不爲吾儕所殺。卽吾儕爲若輩所擒矣。

思德公至。是遽以距刺馬。疾奔而去。曰。然則赴聖旦耳。

薩巴德尙擊手中槍。遙指思德公之背。神情激切。若深悔不早擊之者。予覩此狀。殊忍俊不禁。約越十分鐘。薩始啓口。曰。彼從者勸其主。謂所事果就緒。奚必赴射的房。否則其中或有不測。是可知聖旦寨中之羽黨。必嘗以所事就緒一語。報告密恰爾也。

予曰。所謂所事就緒者。果何事耶。

薩蹙額曰。是惟上帝知之耳。吾安從知之。

吾儕至此。乃復上馬。極二馬未盡之力。飛馳上道。此後八英里中。予與大佐各嘿。嘿無言。予中心尤惶惑。私忖所謂就緒者。果指何事。反覆推求。終不得其解。既而射的房已瞭然在望。刺馬復前。直抵門外。則見景象幽寂。闐無一人。吾儕匆匆下馬。薩巴德忽前握予臂。而以手指地上。曰。試觀之。

予俯視。則見地上有手帕五六方。已裂成片片。隨風作蝴蝶飛。予不解。回顧大佐。

作疑問狀。

薩曰。是卽我先時用以縛彼老嫗之手帕也。君尙不悟耶。速繫二馬而從我入。薩直前撞門。門闕。同步入室。卽昨宵聚飲之處。則見殘餚空樽。猶狼藉如故。

大佐至此色頓變。疾謂予曰。趣來。乃出室。從長廊中飛步向地窖。窖門已洞然大開。予曰。噫。若曹已獲彼老嫗矣。

大佐曰。是何待言。觀於門外遺棄之手帕。早知之矣。

於是疾趨至是窖之對門。門闕如故。一切與吾儕啓行時。都無稍異。予私慶曰。主上殆無恙也。

大佐忽厲聲發誓。面色疾變如死灰。復以手指地。予急視之。而見地上血跡殷然。自此窖門外。直達於長廊之間。斑斑可數。薩巴德惛然如暈。背倚於對面之牆。而予則以手啓門。門鍵不可關。

大佐喃喃曰。約瑟何在耶。

予則曰。主上何在耶。

大佐探懷出一酒瓶。就脣吸之。予則疾奔回餐室。自爐旁攫一撥灰之鐵棒。復反身至原處。力棒其門。並出手槍對準鎖眼。發彈擊之。鎖裂。門乃闢。

時大佐猶背倚壁間。癡立不動。予呼曰。速畀予以火。

大佐此際悲懼情形。自較予爲甚。蓋大佐愛主之心。至深摯也。至於畏怯。則大佐生平實未嘗有。予敢斷言之。試思窖中人關係若何之重大。而生死存亡。正未可必。凡人當此。寧有不慄慄危懼者。予於是乃自往取一燭臺。劃火燃之。攜以入。顧予手亦顫甚。如罹風病。蠟淚點點。時沾落臂腕間。若不能自主。予尙如是。自毋怪大佐之驚惶欲死矣。

既及窖門。則見血跡漸進而漸黑。直及於窖中。既入。擎燭過首。照見酒罇無數。而蜘蛛孺孺然。爬行壁上。又見有空瓶二。棄置於旁。復進至窖隅。一俯首。瞥見一人仰臥地上。肢體僵直。頸有刀痕。鮮血尙涔涔然未止。予至此。不覺踣其身旁。祝此

忠臣之魂魄。早依天帝之左右。蓋此人非他。卽彼忠義之約瑟。以保衛主人。故而
被殺者也。

方予踞時。忽覺有一手力按予肩。急回顧。則見大佐二目閃閃。驚懼之容。殆不能
名狀。發出啞啞之聲。低問曰。主上耶。噫。嘻。天乎。是主上耶。
予投燭於地而答曰。否。主上乃不在是。

第七章

予以手力挽薩巴德之腰。扶之出窖。闔既破之窖門。相將入餐室。各靜坐無語者
可十分鐘。薩巴德舉其手。頻頻摩抄其二目。旋復作一欠伸。而神志遂豁然以醒。
聞爐架上鐘聲方鳴一下。乃起而頓足曰。噫。若輩已獲我主矣。
予曰。然是卽彼黨報告中所謂所事就緒者也。第吾不知密恰爾之得報。在何時
耳。

薩曰。是必在今晨。聖旦寨中之繕發此報告。必在未聞汝抵思德以前。

予曰。然則密恰爾之藏報而不敢言者。自清晨直及於暮夜。此全日中。不獨予一人悶苦。即彼密恰爾之悶苦。且更甚於予也。噫嘻。

予言已。即起立曰。吾儕當速返。立起思德全城之軍隊。疾馳至此。以擒此黑親王。薩巴德徐徐取煙管。燃火而吸。其狀甚閒。

予敦促曰。吾儕閒坐於斯。不速爲之計。太子或且被戕。

大佐仍無語。既而曰。可殺哉。老嫗恨我不早斃之。致敗乃公事。噫。我知之矣。聖日寨軍隊之來。意本在誘致太子。乃以此老嫗之叫呼。惹起若輩之注意。而太子遂落其手。設吾儕非先時行者。則我也。爾也。達倫罕也。此時我三人之魂魄。早依於上帝左右矣。

予曰。太子若何。此時果安在。

薩曰。是鳥從知之。

予又力促之行。薩屹坐如故。既乃捧腹大笑曰。雖然。彼黑魔密恰爾。亦已爲吾儕

所挫矣。吾儕必再挫之。少年乎。今宜速從我返思德。國不可一日無君。

予曰。君安在。

薩曰。非他。卽謂彼今日已經加冕之君耳。

予曰。噫。汝其狂矣。

薩曰。設吾儕今返思德。而以此贗冒之計。揭示衆前者。則吾儕之性命何如。

予曰。死耳。

薩曰。盧太子之王位。又何如。以彼盈廷親貴。全國人民。旣被太子所欺。寧復肯以王位奉太子。蓋太子者。當加冕之期。以沉醉不醒之故。而令臣僕庖代者也。盧國臣民。疇復願有如是之新君者。

言至此。卽起立。至予前。以手拍予肩曰。少年。汝旣以丈夫之行爲。代太子卽眞。尙望汝以丈夫之行爲。救太子生命。汝其速從我返思德。暖茲寶座。毋令生寒。予曰。奈思德公已知之何。且思德公之爪牙。亦並知之矣。

大佐不待予辭畢。復嗥聲如雷。作得意狀曰。彼輩雖明知之。然祇能存之於心。而不敢宣之於口。噫嘻。吾更有以制之矣。彼輩苟欲發汝之隱。必先自發其隱。彼輩詎能號召於衆曰。此非真太子。真太子之身。已爲吾儕所匿。彼非病狂。寧肯作是言者。

予聞言乃恍然。知大佐之言。不爲無理。黑親王苟欲揭破予之所爲。卽不得不申明真太子之所在。苟欲申明真太子之所在。卽不得不牽涉己之所爲。此種種陰私。一經宣露。則其篡謀王位之計畫。亦歸無濟。方深思間。大佐又促予曰。此時之光陰。雖分寸亦不可虛擲。綜言之。思德城中。不可一刻無君。否則二十四小時之內。思德城卽爲彼黑魔所有。至時太子之生命。將不值毫髮。而王位亦永永失矣。少年乎。趣往趣往。

予曰。儻彼輩殺太子者。則柰何。

薩曰。汝不往。則彼輩眞將殺之矣。

予曰。儻彼輩已殺太子者。則又柰何。

薩曰。天乎。誠如是。則汝之血。亦通於哀爾甫襲氏之血。與密恰爾同。卽請汝永爲盧國之君。奚不可者。惟我終不信。若輩已殺太子。以爲汝一日在位。若輩必一日不殺太子。蓋彼詎肯殺其眞者。而轉令贗者。得以永永居位耶。

予聞言。不覺頷首稱然。深佩大佐識見之精確。而大佐又促予曰。行矣。行矣。倘再遷延不去者。彼輩一至。立刻被擒。直如甕中捉鱉耳。

予是時正當少年好事。亦不復深思。竟允之曰。薩巴德。然則予再一試耳。薩大喜曰。可兒哉。蘭生狄爾也。今且出而一視吾儕之馬匹。尙在門外否。予曰。且緩。吾儕必葬約瑟而後行。

薩曰。恐無及矣。

予曰。必葬之。

薩恨曰。我則急急。而汝乃！旋轉語曰。然則我且出觀馬匹。汝則往窖中。速昇約

瑟以出。惟爲時太迫。掘穴亦不能深。祇得以浮土薄掩其屍而已。噫。可憐哉。此忠義之約瑟。

予旣負約瑟尸身出。置射的房中。方欲覓鐵鋤爲掘土計。而大佐亦返。欣然曰。馬匹均在。吾無憂矣。至於掘土之役。吾儕可不必躬操其勞。少年乎。汝試從我出而一視。

薩引予至門前。時則月色將沉。昏黃中。遙見三百碼外之大道上。有衆一羣。顯係從聖旦來者。衆約七八人。步騎各半。肩背間多荷有鋤鋤之屬。始知大佐之言不謬。蓋彼輩之來。特欲掩埋約瑟之屍。以爲滅跡計。予乃謂大佐曰。予意必欲一擊之。而後快。

薩曰。噫。汝乃欲爲約瑟招同伴。以慰其夜台之寂寞耶。雖然。茲事殊險。願陛下珍重。薩言已。吃吃作乾笑。

予弗爲動。必欲試擊之。薩曰。然則我當示汝以殮之之法。言已。立闔其門。導予從。

屋中行。及於後戶。戶外卽馬匹所在。又見屋之四周。有馬道一。可容馳騁。

薩曰。備汝手槍。

予曰。否。必以刃。

薩笑曰。嘻。汝今夜乃渴甚。必欲飲人血以爲快耶。

於是予二人皆上馬。各拔佩刀。靜待可一二分鐘。聞前門之馬道上。有得得蹄聲。旋截然止。大佐呼曰。可縱轡矣。予二人乃各以距刺馬。馬大奔。瞬息間。已及前門之外。而入於衆中。予雖未見薩巴德下手。而薩事後告予。謂是時實手斃一人。予則舉刃力劈一騎棕色馬者之首。其人中刃。卽仆地而死。

予復反身力刺一巨漢。此巨漢方與予對面。予右手似尙有一人。然予弗及顧。予一手刺馬使奔。一手舉刃。洞貫巨漢之胸。巨漢手中槍已轟發。彈丸掠予耳而過。耳皮觸彈似微傷。顧亦不覺痛。心中惟恐其還刃擊予。乃久久刃弗至。予以是知其已被予刃而墮地也。轉瞬間。予馬已逐於大佐之後。相距約二十碼。大佐回顧。

予因舉手示以無恙。不料適有一槍彈至。直擦予指。指泔泔然血下矣。一槍甫過。第二槍又至。續續發不已。幸若輩所持者非來福槍。故不能及遠。一剎那間。吾儕已脫險矣。薩巴德乃大笑曰。我殺其一。而汝殺其二。是誠大快事。小約瑟不患無伴矣。特是彼未死之三人。本擬掩埋一約瑟。而今又益以三人。未免太勞苦耳。雖然。吾不知彼輩亦曾識破汝否。

予曰。彼巨漢已識破予。方予刃刺其胸。第聞其失聲呼曰。噫。此主上也。

薩曰。佳佳。是又足以苦密恰爾矣。

吾儕駐馬片刻。因裂布裹予傷指。蓋予指是時流血頗多。而痛亦頗劇也。既而策騎更進。竭二馬之力。馳騁不稍懈。未幾。天光已破曉。氣候極寒。見道旁一農家已起。遂向之求食。並飼二馬。予則佯爲齒痛。以長袍緊裹頭面。不令人窺見。食已復行。則思德已在望。時未及九句鐘。城門已啓。吾儕洋洋而入。路上除予二人及二馬外。更不見有行道者。蓋昨宵家家慶祝。宴飲盡歡。故是時尙流連黑甜鄉未返。

也。迨既抵王宮之小門。則見薩巴德之老御人。尙延頸以待。

比見予儕至。亟前問曰。大佐。一切無恙耶。

大佐頷之。御者乃趨前。捧予手而吮吸之。忽驚曰。噫。主上胡爲而傷指。

予下騎答曰。是不足慮。予以匆忙中。手指誤闔於門。而致微創。

薩謂御者曰。謹記之。昨宵之事。不可宣洩。雖然。我可愛之佛拉兒。性忠良而更事久。當毋待我瑣瑣也。

佛拉兒聳肩答曰。是亦尋常事。凡少年皆喜馳騁於外。詎至國君而獨不然。薩巴德笑頷之。蓋佛拉兒固以予爲真君主。並以予昨夜之微行。意乃在走馬夜游耳。薩巴德啓鎖。仍從原路至更衣房。闢門而入。則達倫罕仍身衣禮服。展四肢而仰臥榻中。聞吾儕入。乃立驚醒。一躍起。趨前向予一視。卽失聲歡呼。長跽於地。緊握予二手曰。謝上帝。謝上帝。陛下固無恙耶。

予至此。頗爲感動。由是可知盧太子之爲人。縱不免少有缺點。然能使臣子傾心。

愛戴。至於如此。則亦自有其可敬者在也。當時予默爾無言。不忍遽破達倫罕之幻夢。顧大佐則無此感情。遽以手撫髀而號曰。妙哉。吾儕大有可作爲耳。達倫罕茫然仰視。旋見予被傷之手。復呼曰。噫。陛下乃受創矣。予曰。是不過肌膚之浮傷耳。語已。卽噤嚙不復續言。

達遽起立。面色惘惘然。握予手。向予周身上下。察視數四。欸然捨予手。倒退數武。身搖搖欲跌。大呼曰。主上安在。主上安在。

大佐呵曰。止。笨伯。汝勿聲。汝胡爲若是其高呼。不虞賈禍耶。

陡聞門外有剝啄聲。大佐疾握予手曰。趣入寢室。脫汝冠。去汝履。並登汝牀。以被緊裹全身。勿令露毫髮於外。

旣而門闕入者爲一狀貌恭敬。丰神奕奕之少年。自稱奉馥蘭公主命。來詢起居。並問陛下昨日辛勞。夜眠尙安穩否。

予聞之。亟答曰。敬謝我妹。汝歸報公主。謂予身軀安適。一如平時。

大佐亦曰。主上昨夜安眠達旦。今始醒也。

予聞言。幾欲失笑。乃強忍之。少年退。達倫罕面色仍如死灰。低問曰。豈主上已死耶。

予曰。天乎。何至此。特已入密恰爾掌中耳。

第八章

爲國君難。爲贗冒之國君尤難。是日大佐舉一切事宜。凡爲予所應知而應爲者。一一告予。費時可三小時之久。旣而首相入見。朝對又歷三小時。旋詢及予指上創。予飾辭以對。〔飾辭見後文與密恰爾問答中〕然因此又詢及予從前田獵之經驗。予謊辭間作。支吾甚苦。顧因此手創而一切章奏文件。可無庸躬自握筆。而予之字跡。與盧太子差異之處。卽因是而獲免於破露焉。是不可謂非因禍而得福也。旣而法國公使入覲。面呈國書。此外交中人。雖盧太子亦非素稔。故予酬對之。尤甚易易。

朝見既畢。予乃退而就膳。命新僕具酒。此僕乃予所鄭重挑選。以繼約瑟之任者也。席間互相計議。達倫罕擬急攻密恰爾。大佐則堅持不可。予亦不謂然。達曰。不急攻之。我主且爲所殺。

薩曰。殺乎。吾以爲彼未必直接殺之耳。

達曰。然。今者彼黑魔已從聖旦返思德矣。而從之者。止六數中之三耳。試問更有其三。究何所事而不來。不從。可想耶。

大佐聞言。遽以激切之聲。情問曰。彼從思德公至此者。果止六數中之三耶。斯言確否。

達曰。確。吾止見其三耳。敢斷言之。

大佐忽歡呼曰。若是。則我主尙無恙也。蓋彼未來之三人。乃留於聖旦以監守之耳。

達倫罕聞之。亦恍然大悟。愁容爲之一變。欣然曰。是矣。是矣。汝言良然。

予曰。噫。二君作何啞謎。予實弗解。所謂六數者。果何物耶。

薩曰。吾料汝不久將一一識之矣。蓋黑親王蓄死士六人。爲腹心爪牙之用。其三人爲本國產。此外則一爲法人。一爲比利時人。一爲汝英人也。

薩言已。復顧問達倫罕曰。彼同來之三人。究爲誰者。

達曰。杜高德。波蘇尼。達德嘉耳。

薩曰。此三人皆外國產。彼挈之來。而留本國產之三人居守。是可知六數者。雖皆密恰爾之心腹。然其信託異國人。究不若信託本國人之深。而因此益可知主上之尙在也。

予問曰。然則昨夜赴射的房者。其中乃無一六數在耶。

薩作黠笑曰。我正恨其非是耳。如其是也。則今日之存者。止四數而非六數矣。予是時。胸中早經定計。苟欲去思德公。則此時必先假以辭色。遇以隆恩。使國人咸曉然於予親親之誼。未嘗不重。而他日罅隙旣開。國人必皆責思德公之跋扈。而

不至來燃其煮豆之譏。雖然。予終冀其能免於形迹上之爭戰。最爲上著。蓋此事關係盧太子名譽非輕。固宜於隱而不宜於顯。宜於暗爭而不宜於明鬪也。

膳畢。予命備馬。達倫罕隨侍同行。出幸馥蘭公主之邸第。當予行於御花園外之蔭路時。臣民夾道而立。咸向予致敬。更歷數街。予見道旁有一賣花少女。乃止步。以一金餅向之購花數枚。予之爲此。意在藉是招惹人民之耳目。已而追隨予於後者。殆不下四五百人。及見予止於公主邸宅之外。則皆高呼萬歲。歡聲若雷。蓋公主素得民心。據首相告予。謂予之戀愛公主也。愈甚。則百姓之愛戴予也亦愈深。苟予能早日與公主締婚。則王位可以永固。此首相忠盡之辭。誠爲可感。然不知予所處地位之難也。予今日之親臨公主邸宅。卽暗從首相之言。而達倫罕尤極贊成。其雀躍之情形。直令予爲之詫愕。既乃知所以然者。則公主之女侍史伯爵夫人（西國王后及公主等多以貴夫人爲侍）乃達倫罕平日所鍾情。故急急欲藉此以圖一見耳。

予既入公主室。侍從之臣。例不得入。達倫罕乃轉得藉此與史夫人在廳中相晤。叙二人交頭促膝。情意甚濃。雖人民圍視於門外。邸僕往來於廳前。而二人弗爲意也。

予與公主既就坐。公主曰。陛下今日身登王位。尊榮極矣。然予則幾忘陛下爲九五尊也。

予答曰。予雅不願卿以禮文相周旋。且尤不願卿之呼予爲陛下。公主目視予少時。乃曰。然則我榮幸甚矣。羅濤爾夫。昨我謂汝容顏似異於昔日。乃今觀之。良信。

予頷之。然不欲以此爲談話之資料。遂以他語亂之曰。予聞吾弟已返思德。彼前日之夕。殆出而遊騁。然耶。

公主微微蹙額。答曰。然彼已返矣。

予微笑曰。觀彼舉動。似不能久離思德者。雖然。予固樂與彼親近。彼居此。則相見。

自較易耳。

公主聞言。作訝異色。曰。汝言信歟。

曰。彼居此。則予觀察其舉動。亦較便耳。

公主曰。然則汝不以從弟密恰爾所居之！

予截其辭曰。噫。卿乃呼之爲從弟密恰爾耶。若予則呼爲思德公而已。且卿與相見時。亦呼之爲密恰爾否。

曰。然。此乃汝父在日所命也。

曰。予知之。今日卿其更遵予命何如。

曰。汝亦命我呼之爲密恰爾耶。

曰。然。吾儕之待密恰爾。固宜倍極親愛耳。

曰。然則汝亦許我接見其心腹友否。

曰。得毋謂六數乎。

曰。噫。汝亦稱之爲六數耶。

曰。予亦人云亦云耳。雖然。卿所願見者。則見之。否則毋得勉強。是則予所命也。

曰。然則舍汝一人外。我殆無願見之者。

曰。是乃予之厚幸。所求之而不得者。然欲以此爲予之命。則予非惟不敢。抑亦不能。

是時門外歡呼聲大作。公主急趨近窗前。面外而立。藉以答人民之敬意。而黑親王亦適於是時。命駕而至。

公主顧謂予曰。思德公至矣。

予微笑無言。公主乃歸座。約閱十分鐘。以惶惑之聲情叩予曰。汝欲激怒密恰爾耶。此豈得謂爲明智。

予詫曰。是何故耶。予又何爲而激怒之。

公主曰。無他。以汝使之久待於門外耳。

曰。噫。予又何嘗使之久待於門外者。

然則汝其許彼入此耶。

是何待言。卿苟許之。予何不許。

公主詫視予曰。異哉。汝胡善忘。乃爾。吾與汝同在室中。密恰爾雖至此。例不能通報。此故事也。

予曰。噫。予已忘之矣。設我與他人入室。而卿忽至。則卿可立使人通報否耶。

公主曰。此汝詎有不知。而乃問我。我苟來。無論汝與何人在室。在例可以立命人通報。此則以吾儕並爲王室之正支故也。言已。乃詫視予不止。

予深恨達倫罕。不先以此例告予。因飾辭以對曰。此等無謂之成例。予早忘之矣。雖然。予當有以補予之過。言已。立起。手自關門。趨至廳前。則見密恰爾傍桌而坐。面上蹙然有不豫色。餘人悉旁立。惟彼厚顏之達倫罕。仍坐安樂椅中。與史夫人綢繆未已。

密恰爾一見予至。急起立。迎迓甚恭。予伸手。密恰爾趨前一握。予乃又擁抱之。以示敬愛。禮畢。挽之入內室。謂曰。弟乎。設予早知弟至者。則當立請於公主。卽時出迎。斷不使弟稍待片刻也。

密恰爾稱謝。惟狀殊落漠。蓋雖以彼之巨奸。而喜怒之情。亦不免稍露於顏色。予因得窺知其恨予之深。而方予與公主相對時。則媚嫉尤甚也。旣而曰。噫。陛下之手創矣。言時。貌爲非常關注者。

予曰。然。予偶與一蒙谷利犬（卽雜種犬）相玩弄。遂致遭其毒噬。蓋此等犬性至無常。殊爲可恨。此雖予之託辭。顧亦欲藉此以挑逗之。

密恰爾但作乾笑。狀頗難堪。注其黑色之目於予面者久之。而馥蘭公主則焦悚形於顏色。叩予曰。此傷可無妨否。

予曰。無妨。脫予任彼肆噬者。則安危正未可定。

公主曰。然則此犬當已撲殺之矣。

予曰。尙未現方俟此嚙之結果耳。設其果能致害者。則此犬必無幸。

密恰爾曰。所謂無幸者若何。

予曰。痛擊其腦。使不復能爲人害耳。

公主仍以激切之聲情。半規而半問曰。汝他日當不至再與此犬玩弄矣。然否。

予曰。或再與一玩弄。未可知也。

公主曰。再玩弄之。則彼或且再肆其嚙。

予微笑應曰。或然。

言至此。予恐密恰爾羞憤之極。或且報以無禮之言。使予未便含容。則事且決裂。蓋予意終不願與彼有形迹上之爭戰。予乃止弗言。而深謝其於加冕日種種歡迎。並以射的房相假之盛意。然密恰爾竟未之答。驟然起立。託辭告別。予蓋知其羞憤之心。固已忍無可忍矣。願行及室門。猶復止步。謂予曰。臣有客三人者。渴欲一瞻天顏。茲方在前室中也。

予乃與之攜手至前廳。密恰爾招此三人者使前。曰：此三人者，乃陛下最忠蓋之臣僕，而亦臣最親信之朋友也。

予頷之曰：佳佳。予甚喜得與此三人相見。既而此三人一一前吻予手。予審視之。見所謂杜高德者，身長而瘦，髮森然上聳，短鬚大類蠟製之絲，波蘇尼則軀體肥碩，年才三十許，最後至者，爲英人達德嘉，面狹長，髮披翦甚短，膚色殆如紅銅，肩膀闊而兩足細長，望而知爲善於技擊者，而察其面容，知譎詐尤甚。予因操英語與相問答，而故雜以外國口音。達德嘉面似微笑，然瞬卽忍住。予因是知其必預聞祕謀，心中明知予爲贗冒之盧國君王，但不肯稍露耳。

黑親王及三人者既退，予亦與公主握別。公主低聲諄囑曰：羅濤爾夫，汝其自慎，並望汝勉思我言。

予故問曰：卿欲予慎於何事耶？

公主曰：汝詎不知之。尙何待問。惟願汝深思汝之生命所關於！

予曰。關於何事耶。

曰。關於盧國者。綦大耳。

予又柔聲故問曰。所關者寧止盧國而已耶。

公主面頓赤曰。關於汝親戚者。亦綦大耳。

曰。寧止親戚而已耶。

公主無奈低聲曰。關於汝妹者。亦綦大耳。汝妹固汝忠誠親愛之臣僕也。

予聞言。竟不能復答。惟有捧公主之手。而一再吮吸以報之。然中心則自恨非盧國之眞君主。且更自悔不應如是作爲耳。

既出。達倫罕尙與史夫人綢繆未已。及舉首見予。始肅然起立。從予歸。

第九章

越日。薩巴德入室。擲一書於予前曰。此誰致汝之書。而酷似出於女子手筆者。雖然。今我尙有他事。當先白汝。

予問曰何事。

曰主上果陷於聖日寨中也。

曰汝烏從知之。

曰。昨我偵察之餘。知密恰爾爪牙中。其本國產之三人。所謂勞恩該。夏斯日。羅亨超者。果並在聖日寨。是主上必陷身其中。故留此三人防守之耳。

予曰。然則奈何。

曰。達倫罕則主張起全國之師。立率往以攻聖日寨。

予曰。汝意何如。

薩曰。果爾。則非第不能活主上。恐適以速之死耳。

予首肯。又問曰。汝料主上陷身於黑親王之藩邸。其理由卽向所言者一端歟。薩曰。此外則聖日寨之懸橋業經扯起。凡不奉黑親王命令。或羅亨超之允准者。則概不能入。蓋羅亨超乃爲一狂暴少年。匪所不爲。而武藝既精。智計尤富。故黑親

王極信託之也。今者吾儕必須謀定而後動。不然。事且無濟。

予聞言。不覺憂悶形於顏色。薩曰。陛下悶矣。雖然。陛下於愛情之事。亦已深入佳境否。

予怒曰。叱嗟。趣緘汝口。予言時。聲色俱厲。既而自知愁憤之餘。不免出言太過。乃又作他詞以自解曰。近者予出門一步。即見有六七人尾隨於後。如獵犬然。此何故耶。

薩神色和平如故。答曰。然。彼輩乃奉我所命也。

曰。曷故。

曰。無他。恐陛下或有疏虞耳。儻此一陛下而一落黑親王之手。則彼一陛下且永無生還之日。所事將愈不可爲。而黑親王之計逞矣。

予曰。予自信自衛一身。力尙有餘。無煩公等總總若是。

薩曰。彼杜高德。波蘇尼。達德嘉三人者。皆在思德。彼輩飲人之血。甘之如飴。陛下

正不可不防耳。雖然。此書中所言何事。請試讀之。

予乃啓書朗誦曰。

書奉盧國國王御覽。設王而欲知其所渴欲知之一事者。則請從此書中所述而行。新蔭路之盡處。有一園地。園地之中。有一屋宇在焉。屋前立一石鑄之水仙像。其四周則繞以垣牆。牆之後闢有一小門。今夜十二句鐘時。王若一人由此門而入。既入。折而向方。步行約二十碼。則當見一亭。亭外有石級。級凡六。王若拾級而登。入此亭內。則當遇一人。其人能以王生命所關王位所關之種種要事。披瀝以陳於王前。惟王六時。必須隻身而至。勿攜帶侍從。至繕此書者。實爲王忠義之良友。其勿致疑。倘二忽置此書。則必將投身於危難之中。而悔之無及。並請王慎毋以此書示他人。則將斷送忠義於王之入之生命。蓋恐黑親王知之。必不肯見宥也。

予讀畢。殊弗明所由來。薩巴德曰。是直由二黨口授。而命一女子照錄之耳。此等

計畫將以愚三尺童子。不可得也。

予意亦與大佐同。一笑置之。方欲棄書勿顧。瞥觀此書背面尙有字。乃急翻而讀之曰。

王若猶疑。可商諸薩大佐。

薩詫愕而呼曰。吁。彼豈以我之愚爲更甚於汝耶。

予搖手止之。弗言。仍續曰。

王試問大佐。彼亦知女子之中。有欲出死力以阻黑親王之娶其從妹者乎。既欲阻黑親王之娶其從妹。則必先阻黑親王使不得爲盧國之王。舍此而外。寧有他計乎。王試叩薩大佐。彼亦知女子之名。有以婉字爲始者乎。

予投書躍立。大佐亦棄其煙管。錯愕不言。予呼曰。噫。是殆毛氏婦婉英者是也。

薩曰。汝何以知之。

予乃舉前此與此婦相識之由。告之大佐。大佐聽畢。頷首而道曰。彼與黑親王誠

有轍。此事似非謬也。

予曰。脫彼果欲阻黑親王。使不得盧國之王。則吾儕正可藉之爲助。此亦一不易得之機會也。

大佐曰。然則我終疑此書之來。乃出自黑親王之詐計。

予曰。予意亦然。然無論此書爲誠爲僞。予今夜決試一行。

薩曰。否。汝勿行。我當代汝一往。

予曰。汝卽往。亦必及於園門而止。

薩曰。我將直登彼六級之階。而入其亭。

予曰。予決不容汝往。言已起立。倚於爐架。復謂之曰。薩巴德。予今乃深信此婦人之言。故決計一往。

薩曰。我則生平從不信婦人言。故決計不容汝往。

予曰。予不往彼間。則卽遄返英國耳。况盧太子被拘一日。卽多一日之危險。予實

冒一日。卽多一日之患苦。吾儕旣已塗面登場。則目前自應急急開演。冀速完成此一劇耳。

薩嘆曰。然則聽汝爲之耳。

是夕。時鐘十一點有半。予與大佐皆上馬而行。達倫罕初未與知是事。故吾儕亦不明言所往。惟諄囑其如前略守而已。是夜星希月黑。薄雲在天。頗便於行事。予身並不攜佩劍。惟挾一短刃及一手槍。此外則一牛眼燈（俗名諸葛燈）而已。旣抵園門外。予卽下騎。薩巴德前握予手曰。吾請俟於此。設少時聞有槍聲者。予當！

予曰。汝宜謹守於外。此乃主上僅有之機會。汝慎毋以輕躁而致僨事。

薩曰。少年。汝言良然。祝汝佳運。

予進前試推園門。門應手而闢。前望一帶皆樹林。至爲叢雜。惟近門處爲一草徑。予循之而行。行少時。卽折而向右。一手攜燈。掩於袖底。又一手則執槍。步履甚謹。

園中寂寂。聞其無人。俄見前面有一黑物矗立。既近。則卽涼亭也。行抵石階。拾級而登。階盡。則見當前有一薄弱之板門。門有橫闕。內外皆可啓閉。試推之。則劃然而啓。既入。陡有一女子直撲至予前。且疾執予手。低語曰。趣掩此門。予從之。並舉牛眼燈以燭其面。則見其身衣夕服。妝飾殊極華麗。風度翩翩。依然如昨。至於亭內。則絕無陳設。惟有鐵製之小圓桌一。椅二。其形式與露天咖啡店及烹茗供客之小園中所用者略同。

女謂予曰。毋多言。吾儕爲時至迫促。蘭生狄爾君聽之。吾固識汝。然吾之致汝書。乃奉思德公命。

予曰。予亦早料及之。

女曰。更閱二十分鐘者。卽有三人來此殺汝。

予曰。三人者誰。其爲六數中之三耶。

曰。然。汝必未及其來而先去。不然。汝決無幸。

予曰。是亦未可知。彼輩或轉死於予！

女曰。止。汝聽之。彼輩殺汝後。則立舁汝屍體至內城。置諸僻靜之區。以待外人之發見。發見後。密恰爾則又立拘捕汝友薩大佐及達倫罕二人。然後再率軍隊。以圍全城。而一面傳諭至聖德。命留守之三人。置盧王於死地。於是密恰爾非自立爲君。卽擁戴公主登極。然使彼臨時而威力足服衆者。則終以自立之分數爲多。綜言之。彼立意必娶公主。公主旣嫁之。則彼縱非名義上之君主。而實已隱操君主之權矣。吾言汝已領會否。

予曰。是真妙計。然夫人何以而肯！

女曰。我肯以是見告者。謂我爲仗義愛人之基督教徒可也。謂我爲妬嫉存心之女子亦可。噫。天乎。我寧肯目擊思德公之娶彼公主。而一不阻撓耶。今者吾言已盡。汝其行矣。惟謹記之。汝身無論爲晝爲夜。決無平安之時。汝每外出。常有三人追隨於後。以保衛汝身。而不知此三人之後。約相距二百碼以內。更有思德公所

派之三人亦追隨而弗去也。汝今行矣。雖然。且住。此時園門必已有人監守。汝其輕步疾行。越過此亭。再前進一百碼。當見園牆間倚有一梯。登梯度垣。速出以逃。汝命。

予曰。然則夫人如何。

女曰。吾自能爲計。惟使此間一席話。而爲彼密恰爾所聞者。則我與汝無相見之日矣。否則尙！雖然。此不必言。汝其行矣。

予曰。夫人將以何辭覆彼密恰爾者。

女曰。吾但告以汝未來耳。毋多言。汝其速行。

予不覺捧其手而吮啜之。曰。夫人今夜有進於盧王者至。大惟盧王至今尙陷於聖日寒。究竟被拘於何所。可尙平安。夫人能告我否。

女音吐忽沉。惴惴然語曰。此去渡聖日寒之懸橋。爲一旣堅且厚之門。門以內卽！語至此。忽曰。噫。聽哉。是何聲耶。

時則亭外足音登然而起。夫人駭甚。面色殆如死灰。曰。若輩來矣。抑何其早耶。噫。嘻。天乎。其奈之何。

予曰。以予觀之。彼輩之來。爲時正恰好耳。

女曰。趣掩汝燈。門有微孔。試由孔外窺。能見之否。

予以目就孔。則見石階之末級。隱隱有黑影三。予卽以手按槍機。婉英疾執予手。曰。汝槍一發。所斃者止其中之一耳。餘二人固無恙也。勿如且緩。

陡聞有聲發於戶外。固一純粹之英人語也。其語曰。蘭生狄爾君。汝來耶。予不答。

門外又曰。吾輩渴欲與君一談。談畢而後再請發槍。何如。

予曰。來者得勿爲達德嘉君歟。

門外曰。吾儕姓氏。君可毋庸深求。

予曰。然則予之姓氏。君等亦可毋庸深求。

曰。唯唯。敬惟命。吾今卽改稱君爲陛下可矣。

予是時仍目注於孔。見三人者。復升上二級。各執手槍。正注於門。

旣又聞門外曰。請君容我輩入室。我輩當以名譽爲質。決不遽與君開戰。

婉英低聲戒予曰。若輩所言。萬不可輕信。

予曰。君等儘可隔門而談。予聽之。固甚晰也。

達德嘉乃謂予曰。君若乘吾輩不備。突然啓戶開槍。則吾輩中必有死於汝手者。雖然。此不足稱爲丈夫。請與君約。待吾輩旣盡所言。而後再開槍相擊。君其能以名譽爲質乎。

婉英又低語予曰。毋信若輩之言。

予是時心中頗有所觸。旋生一計。默自斟酌者少時。乃答之曰。予必先待汝等之發槍。而後還擊。此予敢以名譽爲質者。惟汝等欲入此室。則予決不許。汝等可立於門外言之。

達德嘉曰。是亦不爲無理。

時三人已歷最後之石級。而齊立於亭門外。竊竊私語者久之。予以耳緊貼於門。孔聽之。則彼輩之言。殊微細不可辨。惟見達德嘉之首。與一身材較修者。相湊甚近。此身材較修者。予料其必爲杜高德。因自忖曰。噫。彼輩竊竊作私語。殆必有詭計也。予乃大聲問之曰。請問君等究有何言見示者。

達德嘉曰。某等今者願遣一人。敬護送君至國門之外。復益以英金五萬鎊。藉爲君壽。

婉英急就予耳。聲細如蠅。言曰。否否。不可信。是奸計也。

予仍就門孔。且窺且答曰。是誠厚貺哉。時則三人者相依甚近。且緊逼於涼亭之門。若輩之肺腑。予早已洞見之。初無待婉英之丁寧告戒。蓋若輩意欲乘予專心談話不及隄防之際。突然衝入以擊倒予耳。

予乃又謂之曰。請汝等稍待。容我思之。若輩聞言。似同聲一笑。

於是予願謂婉英曰。汝其退立。以背緊貼於門側之牆。庶幾離亭門少遠。可出於槍彈線以外。

婉英驚問曰。汝欲何爲。

予曰。汝試靜以觀之。毋多問。

予乃手舉亭中之小鐵桌。此等鐵桌。在齊力如予者舉之。初不覺其重。於是以一手持鐵桌之足。桌面外向。予首予身。悉爲所障。不啻一堅巨之盾。更以一手繫牛眼燈於腰間。而插手槍於衣袋。正摒擋間。倏亭門似微動。惟不知爲若輩所推。抑或爲風所撼。

予乃倒退數武。距門少遠。復加一手。以雙手持鐵桌。以障於前。呼曰。諸君。予敬遵諸君所請。願如約。惟諸君亦須自顧其名譽。毋得相欺。諸君其試啓此門。達德嘉答曰。汝請自啓之。

予故意言曰。此門乃向外開。然則君等其稍退。毋爲門所撞。

予遂向前。以手弄門柄。少時。復以足趾行。潛步而退。言曰。此門柄殊不靈捷。予不能啓也。

達德嘉呼曰。然則我爲若啓之。妄哉波蘇尼。汝何爲尼。我。汝詎以三人而懼彼一人耶。

予聞言微笑。俄而門向內直闢。予藉彼燈光。見三人齊立門外。相並甚緊。各持手槍。槍口正指向予。予狂吼一聲。自亭內直衝而出。三槍齊發。彈丸悉中於予盾。一轉瞬間。予已躍出亭外。三人者爲鐵桌所撞擊。且跌且詈。且互相掙扎。喧鬧成一團。於是三人在前。鐵桌繼之。予身又繼之。均自石階顛撲而下。直滾至地。毛氏婦大聲驚啼。而予則一躍而起。縱聲大笑。

杜高德與波蘇尼二人。突被鐵桌所衝擊。狀如昏暈。達德嘉則身壓於桌下。方予起立時。彼亦竭力推桌而起。擊槍復發。予亦急拔手槍。姑試一擊。達德嘉恨極。厲聲詛咒予。予復失聲大笑。舉步疾奔。迅於狡兔。越涼亭。沿園牆而行。聞後面足聲。

繼至。乃復發一槍。而追者果止。

既至後牆。予驚喜曰。謝上帝。梯果在是。彼女子洵不予欺也。否則殆矣。蓋園牆極高峻。而牆頭復滿插尖刺。不易越也。

俄頃。予已跳身牆外。飛步至繫馬處。則馬固無恙。方是時。陡又聞槍聲轟然。審之。則大佐所發也。蓋薩巴德聞園內槍聲。故奮擊園門。欲破之而入。顧是時園門已自內加扃。薩巴德乃向匙孔中發槍。冀轟毀之。予見而大笑。急拍其肩曰。老友。可以歸而休息矣。予今夕新得一故事。厥名曰茶桌戲。歸後當與汝細談也。

薩驚跳曰。嘻。汝乃無恙耶。言時。揮去予手。旋又問曰。汝乃吃吃笑不止。果何爲者。予曰。今夜予在此園亭中。新發明一軍事界中之利器。其力足以使壯士四人一時俱仆。予安能弗喜極而笑耶。行矣。予與薩大佐乃晏然跨馬而歸。

第十章

自予加冕以來。每日午後。警務大臣例必以京城地方事件。及百姓感情。一一入

告此外則與吾儕有關係之人物。曾經予示意警務大臣。派遣警察偵伺其舉動者。亦於次日一并開單詳報。此項文牘。由薩大佐擇要宣讀。俾予聽之。當予與達德嘉等在園亭決戰之次日。予方與達倫罕作葉子戲。以爲消遣。而薩大佐又持報告而入。謂予曰。今日之報告。殊較平日爲新奇。且饒趣味。語畢。卽就坐。予問曰。此報告中。亦曾述及茶桌戲否。

薩搖首微笑曰。此則殊未明言。其報告云。思德公忽於今晨率其家人數輩。離城而去。自旁觀度之。殆必往聖日藩邸。惟此去乃乘馬道行。而不由火車。彼杜高德。波蘇尼達德嘉二人。則閱一小時後。亦相將而去。惟達德嘉之手臂。則以帛絡之。其所以受創之故。莫得而知。或者疑其曾經決鬪。而決鬪之原因。殆或與愛情有關係也。

予頷首曰。雖不中。不遠矣。

薩巴德又讀曰。毛氏婦婉英。現亦於中晝時。乘火車啓行。其所購車票。則係赴德

勒斯盾者。

予曰。是乃其故智耳。

薩仍讀曰。惟此乃其托辭。蓋既抵聖日。彼卽下車矣。

讀至此。則又別易一事曰。思德人民。以王上對於公主。迄未嘗有求婚之舉動。頗多怏怏不滿意者。訪諸公主府中之侍從。知公主亦以王上顯然有愒置之心。深滋不悅。此間人民。竟有以公主之名與思德公之名。聯合而並稱者。以故思德公近時頗爲民望所歸。自警察部將王上今宵特開宴會。以延公主之消息。傳播於外。百姓乃交口稱頌。頗形歡欣云。

予曰。宴會之事。予乃未知。

達倫罕笑曰。此宴會事。早經佈置齊全。而司其事者。卽我是也。

薩巴德。發其尖銳剛決之音。吐願予而言曰。今宵彼女子來赴宴會時。汝必須深表愛憐而後可。

予曰。嘻。汝寧不知予所處地位之難耶。

達倫罕曰。據史夫人告我。謂曩時公主之於主上。愛情本平平。乃自加冕以後。而公主之愛情。驟形發達。頗有依依難舍之意。不期主上反淡漠視之。故公主甚鬱鬱也。

予呻吟曰。噫。是則難矣。

薩曰。汝生平詎未嘗與小女子相晉接耶。女子之性情。祇須得一二甘言。便爾歡悅。彼公主之所期者。亦不過如是耳。汝今宵倘能直向之求婚。則尤善也。

予驚詫曰。噫。天乎。

薩曰。卽不求婚。亦必有相去不遠之舉動而後可。吾今當發一半官消息。令報章登載之。

予曰。是予所斷不爲也。予寧忍愚弄彼公主。至若是其甚耶。

薩巴德又發其銳厲之目光。逼注於予面。旣而曰。唯唯。吾儕亦未能迫汝太甚。然

汝終當有以慰彼女之心而解其渴。否則思德公之聲勢。且寢盛矣。

是夕。盧王宮大開跳舞會。供張陳設備極富麗。合城貴紳婦女。一時畢集。極裙履風流之致。予與公主。首先登場跳舞。始之以四班之舞（跳舞名）繼之以仙仙之舞（亦跳舞名）。一時萬目睽睽。同深歡怵。舞罷。相將入席。席散後。予與公主自廳事退入一小室。侍者進咖啡。男女各賓飲畢退出。而予二人獨留處於室中。

室有法蘭西式之窗。可通至窗外之花園。是夜天氣清涼。花香滿室。公主坐椅上。予則矗立其前。自覺中心輓轡。強自抑制。陡一回顧間。見公主已情不自禁。向予一盼。此一盼也。似含有問訊之意者。旋即俛首下視。紅暈於頰。噫嘻。予至此。予乃不復能自制矣。予至此。予乃忘聖且塞之真君主。並忘予身之爲贗冒之君主矣。於是儼然長跽於地。兩手緊握公主之纖腕。口不能道一辭。既而以斷續之音。自白求婚之意。予之聲。殆與園中風吹樹葉之聲。兩兩相和。自成和諧之樂。旋復以脣緊接公主之脣。數數不止。

公主微徵推予以手而呼曰信歟。抑以迫於勢而勉強爲之歟。予顛聲曰信也。予之愛卿。尤甚於愛生命。愛真實。愛榮譽。

公主聞言。以爲此不過極表予之愛情。乃男女相悅者之常語耳。故坦然初不爲意。遂低語予曰。羅濤爾夫。我正深恨汝爲君主耳。設汝身而不爲君主者。則我得示汝以愛汝之真心。若何其深切。我又得示汝以邇日之愛汝。更若何其增長耳。予曰。邇日耶。

曰。然。邇日耳。我之愛汝。實始於邇日。至於前此。則初未嘗如是也。

予不禁戰然狂喜。蓋博得公主之愛情者。乃蘭生狄爾氏。而非盧國之君主也。予至此。不覺以兩臂緊抱其腰。而問曰。卿前此未嘗愛予耶。

公主目視予少時。旣而微笑曰。是殆汝王冕之力也。蓋我之愛汝。實始於汝加冕之日。

予以急切之聲請問曰。前此果未嘗相愛耶。

公主低笑曰。觀汝之意。若深望我以然字答汝者。

予曰。此然字真乎否耶。

公主曰。然真也。旋又低語曰。羅濤爾夫。汝今後益當自慎。今夕之事。使夫已氏聞之。且狂易矣。

予曰。噫。謂密恰爾耶。吾恐密恰爾猶非其最難堪者。

公主曰。汝意云何。凡足以梗吾儕之事者。舍彼密恰爾外。更有其誰。

予是時似聞園中榆樹。瑟瑟有聲。較前此之風聲爲厲。然初不爲意。因謂公主曰。設予而非爲君主。設予而僅爲一平常之紳士者。！語未畢。公主遽伸手。俾予握之。曰。汝勿言。即使汝而爲思德獄中之罪囚。然我則仍以汝爲我身之君主也。

予至此。中心跳盪。益益不復能自持。又顛聲問曰。設予而非爲君主。！公主又截予辭曰。噫。羅濤爾夫。勿復言矣。我之愛情。豈視貴賤貧富而定者。

予不覺感極而號曰。馥蘭乎。予告汝。予非！公主方抑首舉目。待予之盡辭。而橐

棗之聲。驟起於園中之石路。一瞬間。卽有一人當法蘭西式之窗而立。公主驚極欲啼。急躍起離予身畔。倒退數武。而予則半吐之詞。尙留於唇間而不能出。其人非他。蓋卽薩大佐也。薩鞠躬甚敬。而雙眉緊蹙。面色尤嚴厲。謂予曰。願陛下恕臣無狀。因大僧正欲面辭陛下。始行告歸。已恭俟至一刻餘鐘矣。

薩言時。目含怒意。若藉以警告予者。予始悟適所聞榆樹風聲。亦必大佐爲之。幸大佐此時適至。不然。予已將贗冒之計。洩之公主。則事將不可爲矣。予乃乘機答曰。大僧正欲行。予當卽出。未便令其久俟。

公主雖紅暈上頰。然其純潔高尚之愛情。初無所用其羞澀。故亦泰然伸手。以與大佐。大佐鞠躬俯吮。吮已。言曰。世無論安危。時無論憂樂。臣願上帝無刻弗呵護我主上之身。

大佐頌已。挺身而立。仍復其老軍人之恆態。曰。臣並願上帝無刻弗呵護我主上之身。

公主亦執予手而吮之。喃喃曰：大哉上帝固所願也。

於是復入跳舞室。衆賓既散。公主亦興辭。方予送公主下雲石之階。而掖之登車時。驟聞宮門外人民歡呼之聲。如雷而起。予既入。猶覺此聲隱隱在耳。

夜半三句鐘。晨光已微透。予在更衣室中。隨侍者止大佐一人。達倫罕以日中疲勞已甚。遂先就寢。大佐手執煙管。呼吸不已。予傍桌而坐。昏昏如在夢境。桌上置玫瑰花一朵。乃公主臨別時。親拔以贈予者。

大佐伸手欲取此花。予急阻之。並斥令弗近。謂曰：此乃予之物。既非汝所有。亦并非盧君王所得而有也。

大佐曰：昨宵之事。吾儕可稱爲盧君王獲一大勝仗矣。（指訂婚事）予悍然曰：卽謂予身獲一大勝仗。亦何不可者。

大佐曰：唯雖然。少年乎。汝在義不當如是耳。

予中心輾轉。默自籌畫。又自強抑制者久之。乃正色曰：大佐。汝其聽之。予今日自

謂予力足以殺廬君王。足以殺密恰爾。並足以殺達倫罕及汝。

大佐曰然。

予又曰。予苟徇情欲而忘義理者。何事不可爲。

大佐曰然。

予曰。情欲猶火也。苟不早爲之所。則其燄寔熾。予身且不能自主。更何義理之足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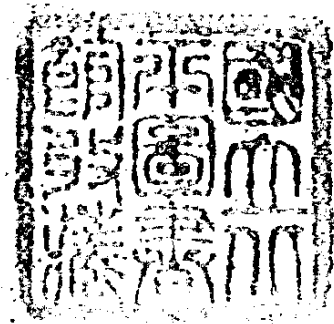
大佐曰然。

予曰。爲今之計。捨立馳往聖日寨。懺除此黑魔。而扶彼太子以登王位外。寧有他策。

予言時。不勝其激切。心之所動。手亦應之。桌上所置之玫瑰花。已被予力搓而粉碎。

大佐目視予良久。既而低語予曰。昊天在上。汝身雖亦哀爾甫褒氏之遺。初不異

於太子。然吾既食太子之祿。則惟有以一死報太子。寧顧其他。汝言良是。吾儕其立赴聖日寨可也。言已。與予握手。四目相視。淚各潄潄下矣。



完全華商股份 商務印書館出版



八冊 每冊一角五分

近者武成建廟。合祀關岳。又以古今名將二十四人爲陪祀。本館特就諸公之事跡。編輯成書。顏曰：模範軍人或一人一傳。或數人合傳。採摭史料。搜羅遺聞。以淺顯之文筆。述偉大之事業。凡我軍人及一般國民。皆宜人手一編。以爲私淑之師資。而振尙武之精神。

- | | | | | | | | | | | |
|-------------|-------------|-------------|-------------|-------------|-------------|-------------|-------------|----------|----------|----------|
| 第
八
冊 | 第
七
冊 | 第
六
冊 | 第
五
冊 | 第
四
冊 | 第
三
冊 | 第
二
冊 | 第
一
冊 | | | |
| 周成
遇繼 | 馮藍
常遇 | 徐郭
烈兀 | 劉韓
世忠 | 狄王
彥彬 | 曹蘇
子光 | 尉蘇
定方 | 李賀
若擒 | 謝王
玄潛 | 張趙
雲飛 | 岳關
武壯 |
| 吉光 | 勝春 | 達侃 | 青章 | 儀弼 | 儀弼 | 靖弼 | 靖弼 | 靖弼 | 穆穆 | |

蘆

完 全 華 商 印 務 館 出 版
唯 一 無 二 之 奇 書

德菱女士原著 冷汰先同譯

清宮二年記

此書為前清駐法公使裕庚君之女公子德

菱女士所撰。記清室宮闈事甚詳。蓋女士入宮侍

慈禧太后二年。極為慈禧所寵愛。故凡慈禧性情之乖

僻政見之卑陋以及私蓄之美富游嬉之荒

縱言之歷歷如繪。原書本為英文。經冷汰先君用京語

譯出。尤饒趣味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六十五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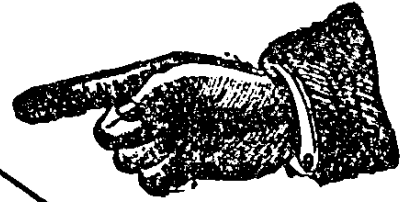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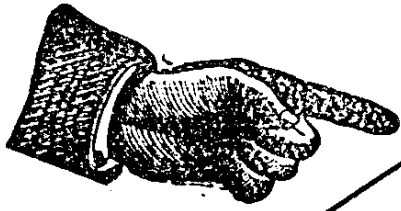
歷史小說

卷下

盧宮秘史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梁啟超著



歐洲戰役史論

定價七角

前編已出

梁任公先生文章之價值、舉國所共知、論史之文尤其特長、前此如意大利建國三傑等篇、讀者殆無不神飛肉躍、今茲戰役、因果糾紛、形勢詭異、非先生妙筆孰能傳之、本館當戰事初起、即請先生編纂此書、幸承許可、而先生極鄭重其事、搜集材料、結構章法、幾經斟酌、致避器外、竭全力以成之、本館敢信無論何人一讀此書、必不能釋卷、非終篇斷不肯休、蓋先生之文本有一種魔力、此篇又其精心結撰之作、故趣味洋溢、感人極深、一讀是篇、則事勢瞭如指掌、洵為人人不可不閱之書、

卷首并有先生手寫詩一首。詩格之雄深。書法之適美。與本書可稱三傑。

完全 上海華商及各埠商務印書館均有發售

小歷史說 盧宮秘史卷下

第十一章

翌晨。天氣晴明。予手執花球。屏去侍從。獨身以赴馥蘭公主之邸。既至。見其夫人正在園中採花。以供公主曉粧。夫人滿面紅潤。喜氣溢於眉宇。蓋達倫罕亦於昨夕求婚。而婚約已定故也。予即以花球授之。令與彼所摘之花。同奉於其公主。正在樓中。晨妝未竟。憑窗外望。一見予。即呼謂史夫人曰。速挈主上登樓。我當以咖啡飲之。

予登樓。寒暄甫畢。公主即出二緘示予。一緘係黑親王所發。字畫端正。詞意謙敬。書中請公主赴聖日藩邸。小遊數日。蓋每年夏令。當聖日。寒花木盛開之時。黑親王例必邀公主往游一次。予讀畢。即棄置桌旁。面現厭惡色。公主見而一笑。旋復莊容。指又一函曰。吾不知此書發自何人。汝試讀之。

予取書略一審視。即已了然。蓋此書雖未署名。而其筆跡。則與邀予赴園亭之書。

商務印書館贈

初無二致。望而知其爲毛氏婦婉英所寄也。書曰。

吾與公主。殊無相愛之理由。惟不忍見公主落於思德公之手。故特爲警告。願公主切勿赴思德公之約。且公主一跬步間。尤須有大隊軍人。以爲護衛。不然。公主殆矣。吾言非謬。幸勿以爲疑。倘公主以此書示今日之君臨盧國者。當見信也。

公主問予曰。彼不云主上而云君臨盧國者。何耶。彼殆以此書戲弄我耶。

予曰。我至愛之王后乎。設汝而顧念生命。且顧念更重於生命者。則務當遵此書之所語而行。自今日起。吾當遣兵一營。駐紮於邸第之四周。設汝欲外出。亦必以多人擁衛而後可。

公主微作崛強態曰。此乃主上所命令耶。

予曰。然。予所命令也。設卿而誠愛予者。則必謹遵茲命令。公主曰。噫！

予不待其言畢。輒不禁抱其頰而吮吸之。

公主曰。然則此書發自何人。汝得勿已知之。

予曰。予不過以意度之耳。發此書者。殆必爲吾儕之良友。而又必爲一不幸之婦人。馥蘭乎。汝今可託詞有病。以謝密恰爾。而覆書中語氣。必極冷淡而又極謙恭。則蜜恰爾亦無如汝何也。

公主戰然曰。吾觀汝對於密恰爾之惡感情。至今日而益堅且決。

予曰。事苟足以保卿之安全。而毋使入於危險者。則予無弗極堅且決。

時予流連不忍遽去。然爲事勢所迫。不得不強與爲別。旣出。卽往見大元帥史叨根。此舉乃出於予之獨斷。故不復商諸薩巴德。史叨根見予。忠愛之忱。顯然流露於詞色。予雖不能盡舉祕密以告。而園亭脫險一節。亦約略示之。旋語及公主事。命彼司保衛之職。凡思德公遣使至。均不得令近公主。苟萬不得已。則亦須史叨根躬自在旁。並嚴行設備。而後縱之入。

史叨根慘然搖其頰白之首。言曰。陛下言是。天下愛情所關。卽其人不必如思德公之雄狠。而其行事。且往往至有不可究詰者。

予深然其言。旋又謂之曰。況思德公之所志。又不僅僅在愛情而已。愛情者。心中之事也。而思德公所注意者。則尤有予頭上之物。

史叨根嘆曰。王冕者。天之所錫。天亦必保之。臣深望陛下所言之不中也。

予至此。乃明告之曰。將軍。予今欲暫離思德。予行後。每夕必遣一專使。以狀況告汝。設汝三日不見。予遣使至。則汝當立出。予之手諭。佈告國中。此手諭者。予今當繕成付汝。汝可以是立奪密恰爾。思德巡撫之職。而自代其任。並遣雄兵。嚴圍聖旦寨。然後以一紙書。責密恰爾。令速將主上敬謹送還。此事汝能擔任否。

史叨根曰。唯。臣能之。

予曰。設二十四小時以內。彼不將主上交出者。則主上已死。汝當速立繼嗣之君。奉之於位。此嗣君爲伊誰。汝知之否。

曰。知之。卽馥蘭公主耳。

予曰。然則汝當於予前立誓爲信。

史叨根乃指天而誓。誓畢曰。主上此行。得毋危險已甚。

予起立曰。予但願有較予更重之生命。不至入於危險。則於願足矣。予此言。蓋指盧太子。而史叨根則以爲予指馥蘭公主也。

言畢。予乃伸手與之相握曰。老將軍。今立於汝前。而與汝作一席話之人。他日汝或聞有關係其身之新消息。爲汝意中所萬不料者。未可知也。然汝姑勿論其人爲誰。及其身分爲何等。而試卽其臨御以來之行事。平心論之。其人果何如者。

大元帥堅握予手。脫略君臣之儀節。而作朋友相敘之辭曰。老臣歷事哀爾甫褒氏之子孫。非一代矣。而今復幸遇陛下。無論他日事之結果若何。而陛下則固一賢明勇敢之君也。且陛下對於臣工。則極其謙敬。對於所愛。則極其護惜。有君如陛下。誠可謂無一毫慚德者。

予曰。待他日更有聖明在位時。卽以此語爲予墓誌銘也可。

大元帥曰。噫。聖壽萬年。胡遽及此。言時。悲感之色。已顯於其面。予亦不禁爲之愴然。旋就坐。披箋草手諭。且謂曰。予被創之手指。今尙木強。故作書殊不甚自然耳。予登位後。一向託言手創。除廬太子之花押外。不敢更作一字。故此次實爲第一次冒險。雖平日於太子之筆跡。極意摹仿。煞費苦工。然至下筆時。終覺有不甚相吻之處。

繕諭旣畢。史叨根受而讀之曰。陛下之言信然。此書乃與平日之筆跡。頗形殊異。是真大不幸事。蓋他日或且啓國人之猜疑。而以此諭爲出於臣所僞作者。則奈何。

予笑曰。老將軍。吾儕欲思德城之槍礮何用耶。卽以槍礮消若輩之猜疑。又奚不可者。

史叨根乃笑頷而無言。

予又謂之曰。薩巴德及達倫罕二人。此次亦並與予偕往。

史叨根低語曰。陛下此行。殆意在搜捕思德公耶。

予曰。然。除思德公外。更有一人。亦爲予所急欲得者。而此人則近方在聖旦耳。史叨根曰。臣恨不能從陛下往。苟能之。則臣年雖老。然尙能效一刀一劍之勞。言時。自捋其純白之鬚。

予曰。予留汝於此。正爲汝乃予所最信託之臣。故付以莫大之責任。此責任者。蓋尤重於予身及予之王冕。

史叨根敬對曰。陛下歸時。臣必以安全康健之公主。還諸陛下。否則亦必擁戴之。俾爲我盧烈達尼亞之女王。

予乃告別回宮。以部署各事。告諸薩達二人。薩雖以予未與商榷於前。微有不慊。然以予計畫甚當。故亦深爲贊成。達倫罕前因予向公主求婚一事。雅不爲然。至此則亦深佩予之能捨私徇公。捨利徇義。欣然與予握手。並請偕行。其實達倫罕

此行所犧牲者較薩巴德爲大。蓋達已與史夫人訂婚。恩情無藝。脫一朝不返。則幸福遂歸於烏有矣。

一切計議已定。但俟抵聖旦後。見諸實行。卽思德城中應辦各事。亦一一佈置就緒。此行之宗旨。在救廬太子脫險。而名則託諸田獵。蓋聖旦多野豬。善獵者多喜赴之。惟臨行之先。有一事最爲予所難堪。而又不容於己者。則與馥蘭公主握別是也。

吾儕出發之期。定於翌晨。故予於是晚。復赴公主邸宅。語以暫時小別。公主聞之。始則自謂無才。無以娛予於思德。至今予浩然作郊外之遊。繼則戲謂深望聖旦林中。突出一非常碩大之怪豕。使予儕無所施其技。不能獵獲。迨聞予微示以此行之真相。則又駭懼失色。憂從中來。不禁涕泗滂沱。曰。羅濤爾夫。汝此行不至爲密恰爾所傷害否。

予曰。苟有可爲。則予亦決不使此身被無謂之傷害。

曰。羅濤爾夫。汝他日言歸。不至爲密恰爾所阻止否。

予曰。然。

曰。汝歸耶。

曰。歸。

曰。汝歸早耶。

曰。早。

公主復窮詰曰。彼密恰爾果不足阻止汝歸耶。

予手拭公主之淚。而答之曰。予寧肯捨予世間所最愛之人。而一往不返。雖千百密恰爾。亦安足尼予之歸者。

公主聞言稍慰。曰。然則除密恰爾外。更無足尼汝之歸者耶。

予勉強忍悲而答之曰。然。

噫。嘻。彼密恰爾安足以尼予。其尼予者。則盧國之眞太子。公主之眞婚夫。而亦卽

予此行之目的物耳。綜言之。此次前往。無論目的之能達與否。而予與公主。則要無復有笑言偎倚之期。是則予之離懷別緒。實較公主尤有難堪者。今者時移事遠。而往往於敘述時。一追念當時之情懷。猶足令予百結柔腸。爲之寸斷云。

第十二章

距聖旦城外五英里。與黑親王藩邸遙遙相對處。有一山高峙。當岡巒之巔。古木叢林之際。有一高閣華美之宮城。是乃達倫罕同族伯爵斯敦萊達倫罕之邸第也。伯爵斯敦萊讀書嗜學。而性好遠游。是以此宮城中。恆經年不一至。茲從達倫罕之請。慨然以此邸第假予。因是吾儕啓行後之目的地。卽爲此達倫罕宮城。就表面而觀。則此地頗宜於獵豕。實則以其與聖旦寨相距不遠。而窺探一切。較他處爲便。蓋聖旦寨在聖旦城之彼一方面。而達倫罕宮城則在聖旦城之此一方面也。

吾儕於翌日黎明啓程。扈從頗盛。初乘火車行三十英里。旣而下車。跨馬更進。於

中晝時始抵達倫罕宮城。從行者除薩達二人外。更有壯士十人。此十人者。皆忠義武勇之士。爲薩達二人所鄭重挑選者。彼等雖未與聞祕密。然園亭謀刺一事。則歷舉告之。蓋欲藉此以激發其敵愾同仇之氣。此外則又告以主上有一良友。被密恰爾幽禁於聖旦寨中。故欲馳往救出之。惟主上最要之宗旨。及若何懲創其奸兇之弟。則此時尙未便宣佈云。

自是而紅黑交戰之活劇。遂自思德城移而至於聖旦寨矣。吾儕之意。旣欲營救盧太子。使得生還。則祇可暗取。而不可以戰。惟吾儕一路至此。侍從煊赫。已無能隱祕。脫密恰爾知之。而先置盧太子於死地。則希望絕矣。然有一事。可以懸揣而知者。則密恰爾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逆料予未必真心欲救盧太子。謂將從此據王冕。擁公主。而永永以假爲真。至於薩達輩。則固可以賄致。苟懷是心。則彼必先謀殺予。而後再謀殺盧太子。可預決也。予念及此。心膽又爲之一壯。

予抵達倫罕宮城。甫閱一小時。密恰爾已遣使三人至。此三人皆盧國產。卽勞恩

該、戛斯日、羅亨超是也。服御鮮華。僕從烜赫。羅亨超年事才逾弱冠。而面貌英秀。氣宇軒昂。惟眉目間含有一種狡獪之色。而且言辭敏捷。應對便給。口稱思德公。密恰爾及邸中僕役數輩。均不幸患紅熱症。此症有傳染之性。患者多甚苦之。是以既不克躬來覲見。又不克潔除邸第。備主上之駐蹕。負疚至深。特遣臣等代達下情。並求主上垂宥云云。羅亨超言時。微微含笑。中藏無限狡黠意。然此奴雖險惡。而丰姿自秀美可人。凡足以顛倒少婦之心者。卽此輩是已。

予曰。予弟乃患紅熱症耶。然則其色亦將類予矣。雖然。其所患之恙。尙不甚重否。羅曰。彼於應辦之事。尙能親執其勞。

予曰。予深願汝闔邸皆平安也。彼杜高德波蘇尼達德嘉三人者。近何如矣。予聞達德嘉亦曾受創傷。然否。

勞恩該及戛斯日二人。一聞斯言。面色皆驟變。惟羅則言笑自若。從容對曰。彼不日卽將得一種良藥。以已其病也。

予不禁失聲一笑。蓋予知此奴所謂得一種良藥者。卽得予以復仇是也。旣而謂之曰。晚膳將備。君等在此留飲而歸。何如。羅再三遜謝。其請罪求諒之辭。脫口如瀉。

予曰。然則他日再當相會。吾知吾輩交情。屆時或有進也。

羅黠笑曰。臣亦深望此機會之早至耳。言已。告別而行。過薩巴德前。微微現鄙夷色。薩則怒目切齒。若將生噉其肉者。噫。嘻。此奴誠可兒也。

是夕。薩大佐與衆人宴飲於達倫罕邸。而予則裹一長袍。盡掩周身上下。與達倫罕跨馬而出。予所欲至之地。卽當日初至時。曾經過從之小逆旅。彼間爲市集所在。人煙輻輳。故雖當暮夜。而燈火甚明。初不虞有意外之危險。

吾儕一路策馬入城。行次。予謂達倫罕曰。此間小逆旅中。有一少女。風貌頗不惡。汝欲一觀之否。

達曰。汝何由知之。

曰。予曾一造其廬耳。

曰。自君！之後耶。

曰。否。前此耳。

曰。然則若輩將識破汝矣。

曰。固然。然君不必過慮。吾儕此往。可託名爲盧王之從者。予則僞爲齒痛也者。以長袍嚴裹頭面。一入門。君卽令渠家備一密室。以進晚膳。並令供最美之酒一罇。俾齒痛者飲之。君若善於作態。以引誘此少女者。則此少女必來伺候吾儕之左右。

達倫罕曰。儻此少女竟不至。則奈何。

予曰。噫。彼見足下。則至不至。或不可知。若一見予。則斷無不至者。

既而入逆旅。予全身除兩目外。均嚴裹於冠服之中。初見者爲店主婦。然不及二分鐘。而予所欲見之少女出矣。既進密室。卽命備酒餚。少須。達倫罕自外入。曰。彼

女來矣。

予曰。予固知汝必能致之來也。君若不能引誘一小女子。則又安能引誘彼史伯爵夫人者。

少女既入。置酒罇於案。達倫罕卽滿注一杯以授予。少女殷勤問曰。此君之齒痛劇耶。

予突自椅躍起。脫去長袍而答之曰。此君之無恙。正與前次與貴女相見時同。少女猝被一驚。已而微微呼曰。噫。然則此果王上矣。我前日一見肖像。卽白諸我母。謂曩之來此者。乃王上也。王上乎。望汝恕宥。

予曰。汝曹初未嘗忤予。安用恕宥。

少女曰。曩者吾儕言語之間。頗多唐突。

予曰。汝母雖言多不檢。而汝則惠予良多。予已恕宥之矣。

少女曰。然則我當往告我母。

予聲色稍厲曰。止。吾儕今夜之來。初非遊戲。汝其趣以餐進。而慎毋吐露片詞。謂王上在是。

少女唯唯而去。數分鐘後。卽具餐以進。顏色較莊。而疑訝之容。則殊不能掩。

予且食且問曰。彼約翰何如矣。

少女曰。先生。斯人耶。噫。我誤矣。我應稱陛下也。

予曰。先生之稱甚善。可毋易也。彼約翰何如。

少女曰。先生。吾儕近時頗罕與相見。

予曰。何故。

曰。我以彼蹤跡太頻。嘗微諷之。

曰。彼遂以是怏怏。不恆至耶。

曰。然。

予微笑曰。汝能遣之去。必能招之來。予固知汝具此大魔力也。

少女面微頰。而得意之色。亦不期而流露。旋曰。彼之不恆至。亦尙有他故。蓋近日聖旦寨中。頗忙碌耳。

予曰。近日聖旦寨中。並無圍獵之事。胡至忙碌。乃爾。

少女曰。聞約翰所營營者。乃思德公之家務。非圍獵事也。

曰。然則約翰。今乃一變而爲聖旦寨中之管家婦矣。

少女滔滔不竭。言曰。否。思德公邸中。初無婦女。卽有之。然亦非僕役者流也。吾聞彼間止有貴婦一人。此外則皆屬男子。是以邸中不用管家婦。一切皆約翰擔任之。雖然。此亦傳聞之辭。不稔其確乎否耳。

予曰。噫。苦哉約翰。彼殆辛勞甚矣。雖然。苟令彼偷半小時之閒。以與汝一見。或尙能之。

少女曰。是亦須視彼之有無暇晷耳。

予問曰。汝心中亦愛彼否。

女曰。愛彼者。非我也。

予又問曰。汝願爲王上效力否。

曰。願之。

曰。然則汝可往告約翰。約以明晚十句鐘時。遷諸城外第二記里碑之下。謂汝當與之相見於彼也。並與偕歸。

女問曰。先生此舉。亦有傷害彼之意否。

予曰。彼若能謹遵予命而行。則斷不至有絲毫之傷害。雖然。少女乎。予所告汝者。至此已足。汝其趣遵予言行事。並當謹緘汝口。勿謂王上曾經來此。

予言時。聲色稍形嚴厲。此乃待婦人女子之妙用也。旋又與以金餅數枚。此則恩威並用。事更無不濟者。

餐畢。予仍裝束如前。達倫罕前導。出門跨馬而行。時雖已八鐘有半。而暮色未深。街上行人。往來猶盛。既出城。始各縱轡。達倫罕問曰。彼約翰者。汝意殆欲擒之耶。

予曰。然。今者釣餌具矣。苟獲此魚。則於吾儕之事。必大有濟。

既而行。抵達倫罕邸外之蔭路。馬蹄踐踏所鋪砂石。得得作聲。斗見薩巴德自門內疾衝而出。張手前迎。呼曰。噫。謝上帝。主上乃無恙。主上亦曾遇若曹否耶。予下馬問曰。所云若曹者。爲誰氏。

薩引吾儕至路側。俾勿爲御者所聞。言曰。少年。汝此後苟欲外出。至少必攜侍從六七人。以爲保衛。汝亦知吾儕同伴中有一修偉少年。其名爲伯尼斯敦者耶。此人予固知之。乃一英美之少年。身材長短。略與予相彷彿。惟膚色則白而不紅。予因問薩巴德。彼伯尼斯敦者如何。

薩曰。彼今方臥於樓上寢室中。蓋其一臂。已爲槍彈所洞穿。予駭曰。噫。胡至於此。

薩曰。彼當晚餐後。獨出散步。行於林樾中者。約一里許。正行時。斗見叢樹之下。伏壯漢三人。其一已舉槍擬之。彼出時。未攜軍械。徒手不能敵。乃反身疾奔而歸。然

三人猶不之舍。自後發槍追擊之。彼一臂遂爲槍彈所中。乃復忍痛力奔。既至。未及入門。痛極而暈。幸已及邸前。彼輩始弗敢近。

薩言次。稍息。復曰。少年乎。此一彈者。其注意乃在汝耳。祇以夜色蒼茫。乃至有誤。予曰。然。此吾儕抵此後。第一次流血事也。

達倫罕曰。吾意此三人者。必出於六數無疑。惜彼少年不之識耳。

予乃謂大佐曰。予今夕之出。本非作無謂之閒遊。凡所佈置。少停當舉。以告汝。惟予心中所耿耿者。尙有一事。

薩曰。何如。

予答曰。予蒙盧國人士。加以榮寵者至矣。意必盡誅此六凶者。而後歸國。庶足以藉報雅誼耳。

薩聞言。欣然與予握手。

第十三章

翌晨朝暾既上。予出至邸外叢樹中。踞安樂椅。斜臥其中。一僕侍予側。爲予唱愛情之歌。正洋洋乎魂繞馥蘭公主之左右。斗聞蹄聲起處。一人自林樾中驟馬來。視之。則六凶之一羅亨超也。既至。卽下騎趨至予前。口稱奉思德公命。願得請問。予乃屏退侍僕。命坐於予側。羅曰。吾觀主上似方沉沉於愛情中。然否。予微笑曰。然。雖然。此特無傷生命之愛情耳。蓋羅亨超生平嘗屢有所眷。而往往中道捐棄。以薄倖聞於時。其情婦有因憂鬱而死者。予故爲是言以刺之。羅曰。甚善。蘭生狄爾君。今此間別無他人在！

言未畢。予突然自榻起坐。

羅曰。何事。

予曰。使者。予當命侍衛爲汝牽馬至。俾汝速行。汝見主上而不識。稱謂之禮。則我弟密恰爾固當別遣一知禮之使者來。

羅毫不介意。徐以手套揮去其革靴之灰。答曰。汝尙欲作假面戲耶。是亦甚善。我

仍稱汝陛下可矣。誠以汝之爲人。略與我有相同處。故我頗愛汝也。

予曰。予惟介介以誠篤自矢。對於男子則守我信。對於女子則盡我敬。捨此而外。則予之爲人。或與汝有相同處耳。

羅聞言。目光炯炯。逼注予面。顯然含有怒意。予又問之曰。聞汝母已死。然耶。

曰。然。死矣。

曰。汝母有知。當感謝上帝。予言此時。聞羅亨超切齒詛予。聲雖絕微。顧尙可辨。蓋羅亨超之母。亦因致憾於乃子之淫兇不道。鬱鬱以死。此事在廬人固罔弗知之者。時予不待其答言。卽又從而問之曰。汝云奉思德公命至此。究彼所命者何事。試言之。

羅驕蹇之氣。至此已略挫。答曰。思德公所命者。殊與我意不同。我請諸公爵。願奉陛下。一堅巨之繩。縊汝至死。而公爵則願以克郎百萬爲贈。並遣使一人。護送汝出境。我之來。卽代達此意而已。羅言畢。而揚揚得意之狀。又顯然呈露。

予答曰。設令二者之中。必欲予擇其一者。則予寧捨公爵之厚幣。而取足下之巨繩也。

羅曰。然則公爵所請者。汝不納耶。

予曰。是何待言。

羅至此。已全復其初來時驕矜活潑之狀態。笑謂予曰。我固早爲密恰爾言之。謂汝斷不納也。丈夫行事。固當如是。密恰爾可謂昧於知人。不識丈夫之懷抱者。

予聞言。不禁失笑曰。然則汝固不愧爲知人者。

曰。惟其知之。故欲以縊人之巨繩。加諸汝頸耳。

曰。第恐汝壽太促。或不及見耳。雖然。姑舍是。汝家之獄囚若何矣。

曰。汝意謂廬！

予急曰。予意謂汝家所囚之人耳。

曰。噫。其名非陛下所樂聞。我幾忘之矣。今從陛下言。稱之曰我家囚。我家囚固尙

生存無恙也。

言已起立。予亦從之。羅招御人牽馬至。出一金餅畀之。揮令去。馬立待於旁。羅攀鞍。作欲登狀。忽又回顧予。其左手置於腰帶中。伸右手謂予曰。請握手爲別。予頷之。握竟。予兩手反叉於背後。陡然間。羅左手忽起。其迅如電。則短刀一閃。已刺中予左肩。幸予閃避尙疾。否則刀鋒已深入予胸矣。予驚呼一聲。踉蹌倒退。時從臣輩均竚立於三十碼以外。趨援已弗及。羅則足不由鐙。一躍登馬背。超騰而去。其疾如矢。從臣輩有呼逐於其後者。亦有發槍以追擊之者。然呼固無益。槍亦弗中。予則倒於榻上。流血如注。猶目灼灼視彼惡奴。直向叢林深處去也。迨衆人奔集於予四周。則予已昏。然就暈。神智俱失。予被昇入寢室。昏不知人者。歷時頗久。比醒時。已在暮夜。張目見達倫罕侍於榻側。予疲弱交至。倚枕無言。然達倫罕則殷殷然鼓予意興。謂予創不久可痊。外間亦平靜如故。且黑親王家人約翰亦已中計。就擒。現時尙拘留於邸內。最奇者。則

約翰被拘後。似亦不甚以其主爲念。揆情度理。似黑親王平時所最親暱而寵信者。惟彼六凶。此外則絕少心腹也。

予聞言。良慰。頓覺別有希望。蓋予意中。無非欲藉約翰以探悉盧王之實況。倘約翰果無愛主之心。則更可資之爲內助。尤甚佳也。因立命取約翰至。俾予面質。薩巴德押之入。令坐於予榻旁之椅上。約翰步顛身搖。意至悚懼。而予儕亦以甫經意外。不能無戒心。故薩巴德不令其過於卽近予。且時時以手槍擬之。至約翰入時。兩手並爲繩索所縛。此則予所弗許者。因立命釋之。

當予詳加盤詰之後。知約翰之爲人。懦弱有餘。而兇惡不足。其在藩邸中奔走將命。半惕於黑親王之威勢。半亦爲乃弟麥克華所逼脅而然。非真有愛戴其主之念也。予因是許以保護。啗以重金。令將盧君主被陷情形。一一告我。約翰雖不若六凶之共與祕謀。然就邸中所聞見者述之。亦頗具梗概。

其言曰。聖旦寨中。其下有一祕密之地窖。乃就石鑿成之小室二間。當懸橋之末

端有石梯一。由此石梯而行。即可達於此二室。室分內外二間。其外間黑暗無窗。惟燃燭恆弗絕。其內間則有一方窗。臨濠而闕。外間室內。恆派三凶駐守之。無間晝夜。思德公會預傳訓令。設外間被攻。三凶務當盡力拒守。倘至力已不支。勢將垂破。則三凶之中。以二人勉力支持於外間。而以一人疾入內間。不用兵器。致盧王於死。至其致死盧王之法。則先用一鐵練緊纏其身。俾二臂緊貼腰脇。不能外伸。然後力搯其咽喉。使之氣絕而身死。其所以先用鐵練纏之者。則亦有故。蓋此內間之方窗外。預安置一泥製之巨管。管口承於窗口。作啣接狀。故室中雖有此窗。亦並不能納一絲之光線。而管之彼一端。則通至窗外之濠溝。與溝面相啣接。是管者。上起於窗口。下及於濠溝。中間並無絲毫罅隙。至其圍圓。則其內足容一人許。俟盧王死後。卽以沉重之物。繫諸其身。然後昇之。至方窗前。納其二足於管口。推之使下。又恐死者二臂外突。則不免橫攔於泥管之中。故預用鐵練緊縛其身手。俾不能外伸。於是而一國巍巍之君主。神鬼不驚。風聲不露。而已沉沒於二

十尺深之濠溝下矣。事畢。則此謀害盧王者。向外間傳一口號。卽亦束身潛入管中。由水逸去。其在外間之二凶。聞口號後。則亦乘機覷便。逃入內間。旣入。立扁其門。然後亦相率自管中入水。遊泳而登彼岸。倘見時勢已迫。大局可虞。則立報思德公。相與出亡。以保全生命。否則三凶登岸後。再行號召其衆。復返寨中。協力以捕攻者。此直如囊中捉鼈。百不失一。思德公所定處置盧王之計如此。然必待萬不得已之時始用之。蓋思德公之意。必欲先殺君（指予）而後再殺盧王也。約翰所述。初頗草草。經予再三加以詰問。而後其情節始全。蓋以上所敘之計畫。乃思德公預備吾儕以少數人入劫。短兵相接之後。彼輩力不能支。則擬用之。假使予用國王之名義。調集大隊兵馬。以圍攻聖日寨。則聲勢旣盛。彼輩亦自知不敵。卽亦不復抗拒。惟潛殺盧王。自管投屍於水底。以滅其跡。然後就六凶之中。選一人以補盧王之缺。佯爲被罪而拘於審室中者。迨官兵之搜捕者至。其人卽大聲呼冤。哀求釋放。吾儕自必召密恰爾問故。密恰爾則謂此人以無禮於邸中某

貴婦之故。開罪於彼。彼乃禁之。審室以示懲儆。此舉誠不免太過。然彼既身爲一邸之主。則禁錮懲戒之權。亦爲彼所應有。吾儕固不得而罪之。且彼更可藉此飾詞。謂近聞外間。蠻語頻傳。言聖且寨中被禁之人。頗關重要。吾方深恨無以自明。今幸得王師親臨。立發此覆。正可藉是以塞悠悠之口。而此冤亦不辯自明云云。彼作是言。試思更將何辭以相詰難。是匪特無以證其罪而誅之。卽其富貴功名。亦依然得而常保焉。

予坐臥榻中。聞約翰述畢。不覺驚嘆失聲。薩巴德與達倫罕。亦復相顧愕眙。不能作語。蓋旣驚其立心之兇殘。而又嘆其設計之狡獪也。由是以言。則無論吾儕以禮以兵。或明戰。或暗取。而盧王之生命。則未及吾儕之近其身而先盡矣。卽使吾儕能勝密恰爾。然亦不能證其罪。而懲罰之。蓋欲證明密恰爾之罪。卽不能不先證明予身之罪。事至難也。如或姑事遷延。仍擁此王位。然久而久之。予與密恰爾終必有最後之一戰。密恰爾之處境。似有百勝而無一敗。敗之至。仍不失爲思德。

公勝之至。則予與盧王之生命。並不可保。而王冕終落其掌中。言念及此。予爲之血脈僂興。心跳不已。無奈問曰。然則此等事。王上亦自知之否。

約翰答曰。窗外所設之水管。乃吾與我弟麥克華。奉羅亨超之命而爲之。是日適當羅亨超值監守王上之差。王上問以安置此管何意。羅揚揚然作得意之態。對曰。此爲改良之雅谷梯。雅谷梯者。卽上天梯之別名也。陛下當稔知之。蓋吾儕欲奉陛下登天。願登天而循恆徑。則無以表尊崇陛下之心。此改良雅谷梯之所以設也。願陛下多引一觥。用以自賀。言已鞠躬。狂笑不止。雖王上心雄膽壯。不失哀爾甫褒氏之風。然當時聞此狂言。其心中之難堪。固可不言而喻者。

約翰言已。予命達倫罕導之出室。暫留之邸中。臨行。予謂之曰。設此間有人問汝。以此事之底蘊。汝但含糊應之。不可漏洩。倘汝在此達倫罕邸中。微露風聲。謂盧君主被禁於聖日寨者。則予所許種種之利益。一概取消。尙不足以贖汝洩言之罪。蓋予將殺汝如殺一狗也。

約翰既退。予目視薩巴德。嘆曰。噫。難矣哉。

薩亦搖其頰白之首。而嘆曰。事誠難矣。恐明年今日。汝尙爲廬國之王耳。言已。斷然詛咒密恰爾不已。

予以首就枕。謂曰。欲救王上生還。惟有盼望二事。其一則聖旦寨中或起有內訌。同室操戈。而有作吾儕之內應者。此事或可圖也。

薩曰。此著汝可無望。敢問其次。

予曰。其次則期諸從天而降之飛將軍耳。

第十四章

予被羅亨超行刺一事。特隱祕之。但託言行獵時。誤被矛傷。又令公家文牘。及官報登載。故甚其辭。謂王上此傷。頗非輕可。以是全國人心。甚爲激擾。遂有三事因之而起。一則入內侍疾者。止一少年醫生。此醫生乃達倫罕之至友。故不妨與聞祕密。此外思德城內之官醫。皆紛紛奏請入侍。予則一概謝却之。因是不免皆懷

怨望。一則馥蘭公主聞警後。立欲親馳至此。以看視予。予雖傳命不可輕動。並有史叻根再三勸阻。而公主皆弗聽。史叻根不得已。遣軍隊護之行。此則予中心所竊喜。而又以之自負者也。一則思德公但知予被創。創之輕重。彼固不得而知。及見公牘及報章所載。又揆諸予目前之一無舉動。遂以爲予病果不輕。釋然於懷。而一切戒備。亦因而少弛。此節予得諸約翰之報告而知之。蓋予因久拘約翰。非計不如縱之歸。令作內應。雖人心叵測。未可深恃。然亦不妨姑試爲之。約翰返邸。羅亨超謂其以溺於愛情故。竟夜不歸。殊乖邸中之制度。因重笞之。約翰大恨。愬諸密恰爾。密恰爾亦不之恤。且痛詈之。謂其罪由自取。約翰於是以恨羅之心。恨密恰爾。益堅其背主之心。而爲吾儕所用已。

馥蘭公主既至。見予傷勢甚輕。則驟然喜出望外。惟因予僞託傷重。并所愛者之前。亦不肯少露。則愠然作驕嗔不已。予是時如將入地獄之囚。忽爾得與女天使一見。其欣幸爲何如。計予此次與公主盤桓。刻不相離者。凡二永日。過此二永日。

後。卽聞密恰爾託名行獵。部勒人馬。予知爭戰之時期又近矣。

翌日。接約翰密報。知盧君主日就憔悴。蓋禁閉旣久。體力自虧。若再遷延。則生命且不保。因此予與薩達二人密議。無論事之成敗。斷不能坐視巍巍君主。幽斃於地窖之中。決計冒險一擊。聊當小試。而同時大元帥史叨根。又以舉行婚禮事。一再敦迫。謂必定期以慰民望。予雖設辭峻拒。然往聖且塞一試之心。因是而益決。今者事後追思。則予當日之獨斷獨行。拒諫不從之氣概。實有類於病狂。薩巴德嘗謂予。哀爾甫褒氏傳代以來。所有專制之君。予實可推爲巨擘。蓋予是時一志於救出盧王。登之寶位。俾己身得以早卸仔肩。是以鴻毛軀命。匪險不蹈。廷臣始猶進諫。旣而見予復諫自用。一不之納。則亦相率緘口。委諸天命而已。

予旣與馥蘭公主共處二日。至第三夜。予扶送公主入室安寢後。卽返己室更衣。忽忽而出。見薩達二人率同六壯士。並牽馬匹。竚待於門外。薩巴德所乘之馬上。並攜有長索一巨捆。予則備有短棍一。長刃一。各跨馬出邸。捨城市弗走。繞道向

冷僻處而行。一小時後。已徐徐上聖旦山。距寨漸近。是夜天色殊昏黑。雲霧蔽天。兼有暴風雨。當予儕上山坡時。烈風撲面。林木咸振振如虎吼。旣而行抵一叢林。茂草之處。距寨約有一英里之四分一。予乃命同來之六壯士。各牽其馬匿於叢樹中。薩巴德備有警笛一。設遇危險。則就口一吹。彼六人者。即可聞聲奔至。予心中深望密恰爾尙以予爲淹滯牀席。而不加防備。則事乃至佳。否則殊不易下手。此望似屬不虛。蓋予與薩達二人。一路前進。直抵山巔。初未逢意外之危險。俄而吾儕已行抵溝岸。岸爲一寬平之馬路。立而下窺。則卽圍繞於聖旦老寨之濠溝。岸旁有大樹一株。巍然兀峙。薩巴德卽取攜來之長索。緊繫樹間。予則脫去革靴。以螺旋插入勃蘭地瓶之瓶塞。以便需飲時。隨時可拔塞而傾。復拔刀出鞘。插諸身畔。口中則啣一短棍。邁步而前。與二友一握手。旋即攀長索墜空而下。予蓋欲入水渡濠。往探彼所謂升天梯者也。

是夜風聲雖猛。幸日間尙晴暖。故濠水初不甚寒。予旣入濠中。卽極力游泳。仰視

聖且寒之城壁。巍然上矗層霄。陰森可怖。予卽繞壁而泐。遙向前望。則三碼以外。卽昏黑不能見物。予心中自慶。今日此來。當不至爲敵人所見。再望舊寨後之新宮城。則燈燭輝煌。光明如白晝。又時時聞歡呼笑樂之聲。予察其聲。知爲羅亨超所發。方當酒酣耳熱之餘。故興高采烈若此。予且泐且思。設約翰所言非謬。則予是時必已近彼窰室之方窗矣。因是泐行稍緩。時時窺探。瞥觀前面黑暗中。有一物突現。審之。則卽裝於窗外之巨管也。上接窗口。下及濠溝。作斜削形。管之粗巨。約有一抱許。予方泐近管前。瞥舉首見管之後。更有一物。是物直足使予跳盪之心脈。頓爲之停滯。蓋非他。乃一小船之脣。突出於管之彼一面也。予引耳細聽。則聞有窸窣之聲。出自船中。似有人移動其坐位者。其人殆必奉密恰爾命。棹舟來此。以守護上天梯者。顧其人爲誰。醒耶睡耶。予亦不得而知。乃採取懷中利刃。並漸漸移近城壁下。則覺足下有底。可容站立。此蓋聖且寨垣之基礎。外伸約十五寸。大類一暗礁。予卽立足其間。自肘腋以上。均露於水外。於是作蹲伏形。從管底

向彼面一窺。此管裝置之形式。本屬斜削。故其下成一尖角形之空隙。足令予就而窺視。舟中人亦不之覺也。

舟中坐一人。其旁置一光明閃爍之來福槍。是明明爲守卒矣。顧乃靜坐不動。細聽之。則鼻息咻咻。其聲沉酣。噫。其人蓋已入夢矣。予乃踞於石基。由管底探首於外。及予面距彼面不及二英尺而止。見其人身材頗壯偉。貌亦凶獍。蓋卽約翰之弟麥克華也。予心中暗忖。此時乘彼酣睡。突刺殺之。特一舉手之勞耳。雖曰不武。然爲盧君主生命所關。亦不容拘泥小節。因卽自管下輕輕起立。及於船側。一手緊握利刃。直指其咽喉。方舉刀欲下。而麥克華遽醒。目張體動。一手疾握身旁之來福槍。然未及躍起。而予刃已直入其頸。抗拒呼援。並皆無及。而麥克華已矣。正在此時。忽有聲起自對岸宮城中。直傳入予耳鼓。予大驚。審之。始知爲男女相悅之情歌。數聲同唱。響遏行雲。

予身離小舟。復返至上天梯之側。麥屍則仍赫然橫臥於小舟之上。予亦聽之不

暇顧及。蓋深知時勢迫促。不能久延。其寨中守護此管者。必不止麥克華一人。萬一更替之人一至。予卽不能存身於事大不便。因此急急復返至管側。自水面起。至設置管口之城垣止。上下審察。則非第管身完固而堅牢。卽管口黏貼之方窗。亦全無隙縫。自外觀之。直以爲此管生根於城垣之中。而斷不疑其內有窗牖在也。予乃踞於石基之上。就此管底面細細審察。始見管口之下。有一絲之光明。微微外透。予至此中心乃突然跳盪不已。暗忖此光明者。必係窖中之燭光。卽王上被幽之所。約翰所謂二室中之內間者是也。予試以肩承管。盡力搖撼久之。則管口下之微隙。僅僅放闊少許。然僅能以毫釐言。而不能以分寸計。因亦卽止而不掘。蓋恐窗內或有防守之人。設爲所覺。則事反因之決裂。

俄而果聞窖內有人聲。聲至轟厲。其言曰。陛下。我與陛下相伴久。今且告別。俾陛下得獨尋好夢。然此區區飾物。必當加諸陛下之王體。而後臣始克興辭也。此人音吐帶有英吉利口氣。予一聽而知其爲達德嘉。至所云飾物者。則又不問而知。

其爲桎梏類耳。

達又曰。陛下尙有何言。今請及臣未行之際。卽以見示。

於是聞有一孱弱如病人之音吐言曰。汝其爲我哀懇我弟。請彼及早致我於死。蓋我今日之身。直如寸寸斷裂。積久乃死。較之刀鋸鼎鑊之速亡。其苦乃百倍。發此言者。自係盧太子。其聲情雖變。而其音則尙宛然可辨。達作鄙夷之聲。對曰。公爵今日尙未欲取汝生命。待其欲取時。則陛下固有特別登天之路。此卽公爵所以示優異於陛下者。陛下又何憾焉。別矣。詰朝相見。願陛下晚安。

於是燭光驟滅。而砉然一聲。門亦下扁矣。窖中嗚咽之聲亦旋起。予雖欲作一言。爲隔垣之慰藉。顧又慮吾言一出。盧太子聞聲駭起。或至驚動防守之人。則事反不妙。不得已忍心別去。潛向小舟。冀移去麥克華之屍。以滅形迹。旣登舟。卽輕輕解纜掉槳而行。幸是夜風聲怒吼。不聞欸乃之聲。予復極力掉舟。舟行甚速。直向我友竚待之處。頃之。已抵懸繩所在。未及停舟。斗聞背後有長嘯聲。起於濠上。

旋聞一人呼曰。咄。麥克華。

予急低喚薩巴德。薩聞卽取繩垂下。予乃繫麥克華之屍於繩端。而已身則先攀緣而上。

既登。低語薩曰。今不暇談他話。汝可速收懸繩。並亦發長嘯聲以召我衆。

於是薩巴德將麥尸曳起。甫及於岸。陡又聞有跨馬者。自聖且寨前之大道疾馳而來。吾儕視之尙可辨。跨馬者厥數凡三。而彼等則未見吾儕。以吾儕均立而不騎故也。然我六壯士之伏於叢樹中者。一聞長嘯。卽羣發一狂喊聲。跨馬飛奔而出。

突聞彼衆中有人呼曰。噫。遇魔鬼矣。顧天光又太暗。奈何。

予知此呼者爲羅亨超。不一瞬間。而槍彈聲已猝發。是必我六壯士已與之相遇也。

予因疾起奔赴之。而薩達亦追逐於予後。

又聞羅亨超呼曰。疾刺疾刺。予辨其聲。知其已跨馬馳出衆人之先。旋聞有人發一呻吟聲。旣而呼曰。羅亨超。我其已矣。彼輩以二敵一。汝宜善自戒備。

予手執一短棍。正前進間。瞥覩有一馬向予馳至。馬上雖坐一人。然已俯身而伏於馬背。

羅亨超呼曰。戛斯旦。汝被創耶。

戛斯旦不答。而予已一躍至羅亨超之馬前。呼曰。惡賊。今日汝其盡於予手矣。蓋我六壯士是時方追逐於其後。而羅手中則僅持一劍。予與薩達二人。又同時奔至其前。設我六壯士更能進逼稍近。覩準而銃擊之。則羅雖不死。亦必降矣。予又呼之曰。惡賊。今日汝其與予一決。

羅瞥覩予。亦驚呼曰。噫。是俳優也。卽持劍力劈予棍。棍立斷爲二。予知勢迫。將反爲所制。不得已跳避之。羅卽疾刺其馬。向路側而奔。一回顧間。則已飛馳至濠側。奮身一躍。已入濠中矣。噫。斯人猛悍至是。真魔鬼也。六壯士追至濠前。火槍齊發。

彈如雨集。苟是夜有一線之月光。則羅命必盡。乃當此黑暗之中。發槍盲射。百不一中。須臾。彼已泅過於聖日寨之角。吾儕遂不復覩之。

薩巴德恨恨曰。是人殆真有魔鬼附其身也。

予曰。今日不能制彼凶之命。誠憾事也。顧頃被吾儕擊斃之二人。究爲誰何者。審視之下。始知爲勞恩該與戛斯旦。並攤臥於地。已無生氣。予念事已至此。勢不能復圖隱秘。乃舉勞戛及麥克華之屍。同投諸濠內。而吾儕則會合一處。下山而行。是役也。我六壯士中之殞命者。亦三人。皆豪勇之丈夫。良可悼惜。於是共舁三人之屍。同返達倫罕邸。既傷逝者。而又以今夕之戰。羅亨超仍佔勝勢。且予被面呼爲俳優。其辱尤甚。恨何如也。

第十五章

盧烈達尼亞之風俗人情。與他國不同。否則吾儕是夜之決鬪。及決鬪後互傷多命之事。決不能免。公衆之注意。蓋盧國上流社會中。亦常常有決鬪事。且爲人長

上者。與人有私鬪。則其子弟門客。亦復彼此尋仇。轉輾不已。而人亦泛常視之。恬不爲怪。然是夜之事。風聲所播。究有所不便。且此已死之三壯士。其家屬親戚。咸來問訊。勢不能過事隱飾。予因是頒佈一嚴厲之諭旨。由首相爲予起草。略謂國中決鬪之風。至今日而達於極度。若不禁止。其害將伊於胡底。自茲以後。苟非有最嚴重之情事。則一概不准決鬪。違者並當治罪云。此諭旣出。予又遣使者赴黑親王邸。向之道歉。黑親王亦以恭敬謙抑之辭相報。惟此後旣不能顯然爭鬪。則援救盧王之舉。卽不能不因而延緩。然一延緩而盧王之生命。或不及待而已。瘐死於地窖之中。亦正意中事。顧一時之間。終不能不暫停爭戰。予居達倫罕邸。度日如年。所聊堪自慰者。則與馥蘭公主朝夕盤桓而已。公主對於予禁止決鬪之諭旨。稱道弗絕於口。且謂旣有此諭旨。則曷不并此習而一概禁止之。何尙有（苟非有最嚴重情事）一語耶。予微笑答之曰。待吾儕嘉禮告成後。則予當一概禁絕之耳。

自暫時休戰之後。聖旦城中。果起有一種奇特之效驗。蓋城中彷彿成爲一中立地。兩造之人在日間皆得安然往來。而不虞有危險。顧但云日間者。以夜色既上之後。則行道者之安危。卽不可料耳。一日。予與馥蘭公主及薩巴德跨馬出遊。歷途頗遠。行次。遇一容貌威重之人。駕一雙馬車而至。一見予。卽停車躍下。趨前鞠躬。予識其人。乃思德城之警政大臣也。啓予曰。陛下所頒禁止決鬪之諭旨。臣等已謹敬奉行。近方派人嚴密偵察。勿使再有此等事。予竊念斯人若在聖旦。殊於吾儕事多所不便。蓋彼之奉行愈謹。則其足以梗吾儕之事者。亦愈甚。予因問之曰。然則卿此來。卽爲是事耶。

曰。然。惟尙有他故。蓋意在報英公使之命耳。

予作不經意之狀。問曰。英公使以何事相煩。令卿至此。

曰。彼有一同國少年。亦貴介裔。近忽失蹤。此少年之親友。不接其音問者。已二閱月。惟確有理由。知其曾來聖旦也。

公主聞言。初不介意。予則不敢睨薩巴德之面。惟再問警務大臣曰。所謂理由者如何。

曰。少年有一友在巴黎。厥名喬治。曾報告臣等。謂少年或嘗一至聖日。亦未可知。及詢諸鐵路員役。則亦謂嘗一覩斯人之名字。標記於行李之上云。

予問曰。此少年之名爲何。

曰。名蘭生狄爾。予見其述此名時。淡然曾不爲意。旋又向公主一視。低語予曰。據稱此少年之來。大約爲追隨一婦人。陛下亦嘗聞毛氏婦婉英之名否。

予頷首曰。斯婦之名。固嘗聞之。予言時。不覺移目而注於聖日寨。

警察大臣曰。斯婦之蒞止我國。與蘭生狄爾蓋同在一時。大臣言時。目視予。作欲言不語狀。予知其意。卽顧謂薩大佐曰。薩巴德。予與警務大臣尙有所言。汝其護公主先行數武。何如。旣而予問警務大臣曰。卿有何言。試爲予陳之。

警務大臣乃逼近予前。予則從馬上偃身聽之。彼低語曰。吾意彼英國少年。或鍾

情斯婦耳。屈計少年蹤跡不見。音問不通者。二閱月於茲矣。言時亦移目而注於聖旦寨。

予悄然謂曰。然斯婦固在彼也。然彼英國少年。則予意其未必在彼。彼英國少年何名乎。噫。汝固嘗告我矣。彼名蘭生狄爾。然耶。

曰。然。特臣意思德公之爲人。固不樂有爲之敵者。彼蘭氏少年。殆公爵愛情之敵也。陛下以爲然乎。

予以誠懇之聲色。答曰。汝言良然。或有中也。特汝言外之意。所關綦重。汝乃具有此膽略耶。

警務大臣急展其雙手。向予作請罪狀。予止之。旋附其耳低語曰。此事關係重大。汝其回思德！

語未畢。警務大臣僂曰。設臣於此間得有端緒者。則如何。曰。汝其卽回思德。告英公使。謂汝已查有端倪。惟必須暫緩一二星期。方能見覆。

此一二星期中。令彼不可時來敦促。予在此間。自能躬自料理此事。俾汝屆時得
以報英公使命耳。

曰。英公使近乃焦躁甚。敦促之辭。幾於無日無之。

曰。汝必須多方寬慰之。以緩其敦促而後可。蓋彼少年之失蹤。設果與此中有關。
予言時。以手遙指聖旦寨。續曰。吾儕於此事之行動。必須兢兢致慎。萬不可稍涉
於輕躁。致令王室蒙羞。爲萬國所騰笑。汝今夜其盍歸思德。毋庸猶豫。

警務大臣唯唯。遵命而去。予意爲之稍舒。卽策馬前進。至公主所待之處。公主問
曰。陛下之事已了耶。

予曰。了矣。且甚滿意。吾儕可盍返矣。蓋此間與思德公之第宅。相去已密邇也。吾
儕是時。已行及聖旦城之端極。再進。卽登山而達於藩邸。吾儕立馬瞻望城寨。見
其形勢崇高而宏麗。相與嘆羨。正是時。忽覩有舉殯而前行者。素車白馬。徐徐下
山。薩巴德急言曰。吾儕可以返矣。

公主不從。曰：少待。吾欲一觀之。予聞言，急引韁至公主之側，與公主並轡而立。舉殯者漸近，觀之，漸晰。前導者爲跨馬之僕人，二身衣黑色之制服，而附以百帶。其後卽爲靈輜，以四馬引之。輜上置櫬，覆以黑布。再後更有跨馬者一人，身衣素服，持冠於手。薩巴德亦脫其帽，予與公主則立馬以待。公主緊依予側，以手加予臂而問曰：此亡者殆卽決鬪而死者之一歟？

予以手揮御者，命之曰：汝其策馬登山，試詢彼亡者爲誰？

御者如命。至二僕之前，繼又見其前進至棺車之後，與彼身衣素服者相語移時。薩巴德低語予曰：此人卽羅亨超也。

薩言果不謬。予見其以手揮舉殯者，令暫止山坡，已則策馬向坡下。面目尙露戚容。旣至予前，卽肅然行一禮，而一瞬間，陡又向予作微笑。予亦以微笑報之。蓋薩巴德見其至，卽伸手入左手衣袋中，有所撫觸。至袋中何物，撫之何故，則予與羅亨超並皆默喻。此所以相視一笑也。

羅曰。聞陛下欲叩此死者何人。此人乃我良友勞恩該也。

予曰。悼汝良友之深。殆莫有過於予者。昨予所頒諭旨。卽爲明證。予深冀我盧國人民。均能恪遵此諭旨。

公主柔聲而嘆曰。可憐哉。此逝世之人。羅亨超聞言。卽目灼灼注視公主。公主面頓積。予是時設非爲大勢所迫。則斷不容此奴平視予所愛之人。然此奴竟敢於容色之間。顯露其愛慕之意。亦狂肆極矣。旣而謂予曰。陛下所諭。誠足令人感激。臣雖深悼亡友。然生死乃事之常。雖富有人國者。亦所不免耳。

此奴之言殊可惡。予無如之何。惟聞薩巴德隱隱咒罵之。予遂更問以他語曰。我弟何如矣。病體已少愈否。

曰。已少愈。

予佯爲喜色曰。予甚欣慰。

曰。公爵俟康復後。卽當啓程赴思德矣。

予曰。然則我弟近方在養攝中耳。

曰。此間尙有一二小煩惱。彼亦急欲了之也。

公主曰。我深望此小煩惱者。不久亦卽脫離之。汝歸時。其爲我致此誠意於公爵之前。

羅亨超曰。公主之所望者。正微臣之所望也。言時。目視公主。全無畏敬之意。公主又不覺紅暈上頰。

予卽向之領首示別。羅亦鞠躬。勒馬而回。手揮送喪者令前進。予是時陡萌一念。輒復策馬從其後。羅覺之。突勒馬回立。若恐予傷害之者。夫在此亡友之前。當貴女之目。而彼猶恐予暗擊之。是真小人也已。

予謂之曰。前夕之戰。汝真不愧爲勇士。勇士乎。汝年尙少。脫汝能以彼寨中囚生。致於予者。則在汝或且有益。

羅目視予。作訕笑狀。顧忽又策馬近予。謂曰。汝毋恐。汝家薩巴德。囊中固有手槍。

在不難於轉瞬間結果我命也。

予曰。予何恐。予豈畏汝暗殺者。

曰。且勿語此。噫。前者思德公之所陳請。我既達諸汝前矣。惟我！

予截其辭曰。彼所陳請。予一字不欲聞也。

曰。然則我之所陳請。汝願聞之否。羅言至此。忽低聲若耳語曰。汝以後可放膽以攻聖日寨。即令薩巴德達倫罕二人爲之前敵。

予曰。如何。試進言之。

曰。攻寨之時間。汝可與我先行約定。

予啞然失笑。應曰。唯。汝誠君子。予自當信汝耳。

曰。毋然。我非戲言也。密恰爾之命不可留。薩達二人之命亦不可留。

予曰。如何。試再進言之。

曰。微特密恰爾及薩達二人之命不可留。即汝所謂寨中囚者。其命亦不可留。此

囚之歸宿。固自有！

予卽代爲之續曰。固自有上天梯在。然歟。

羅曰。噫。汝已知之耶。則亦甚善。待衆人皆死。而我與汝獨存。羅言至此。稍息。已而曰。汝仍不失爲盧國之王。且擁有豔絕人寰之公主。其快樂爲何如耶。而我則惟願汝弗忘舊德。於願已足。無他求也。

予方欲斥之。旋復改口問之曰。然則汝竟樂於背主耶。

羅聞言。卽痛詆密恰爾不止。至詈爲雜種。旣而傾誠語予曰。密恰爾之行事。近乃太不便於我。彼一畜類耳。而其嫉妒尤甚。昨日宵中。我刃幾洞穿其胸背。

予息心靜氣而叩之曰。得勿爲婦女事耶。

羅頷首曰。然。且此婦絕風騷。殊可人意。雖然。汝亦嘗一見之。

予曰。唯。得毋予當日赴飲園亭。而汝友紛紛跌仆於茶桌下之夕耶。

羅曰。彼杜高德與達德嘉。乃無用之怯夫耳。我深恨當日未曾躬與其事。

予曰。姑舍是。第問汝所云不便者。得勿汝與彼婦之事。思德公起而干涉之耶。羅沉思而答曰。否。非若是也。起而干涉之者。乃我耳。

予曰。殆彼婦則傾心於公爵。而不願從汝。然歟。

羅嘆曰。然。彼粲者姝。何一愚至此。今別矣。願汝深思我言。毋失此機。

予亦返騎。自念生平所遇惡人。亦不止一羅亨超。而如羅亨超者。我見亦罕矣。公主謂予曰。彼誠可稱爲一美少年也。

公主所賞鑒。誠與予同。然此奴容色之間。頗失敬於公主。而公主猶稱其美。是則此奴之美。洵不可及。然其惡亦斷非人所及也。

吾儕既返。達倫罕邸。甫及門下馬。卽有侍僕呈一緘於予。予視之。緘外不着一字。乃問曰。此信確爲寄予無誤耶。

曰。然。頃有一奚奴賣之來此。

予啓讀之。其書曰。

約翰爲我致此書於汝。我昔日嘗效微勞。汝當省記。倘汝能仰體上天之意。而又不失爲丈夫者。趣來救拔我於羣兇之窟宅中。

書末綴一婉字。予授之薩巴德。薩閱竟。微哂曰。孰令彼自投於此窟宅中耶。自貽之戚。夫復何言。

然予意則終憐憫婉英。而思有以救拔之。

第十六章

予既出遊。且與羅亨超過於山下。是以詭稱病創之計。已不復能行。而聖旦寨中所受之影響。亦已顯然可見。蓋寨中人已不復外出。而予從人之經其地者。咸歸稱寨中日夕戒嚴。卽黑親王亦時時巡行於城垣之上。而不復稱病。然既不奏請入覲。又不請予過從。是明明已露挑戰之意矣。予此時既不能救援盧君主。復不能拔出毛氏婦。日復一日。尤爲焦灼。且更有種種爲難之問題。重疊而至。則予之親友。既以予失蹤而搜求甚急。而思德人民。又以予久出不歸。漸生怨謗。猶幸馥

蘭公主亦在聖日。民心尙不至大怫。以故予雖明知聖日爲險地而不能不姑留公主。藉以止謗。其最難堪者。則廬俗文定之禮。與結婚等重。予雖與公主已有約言。而此禮則尙未行。大元帥與首相二人俯察輿論。知此禮斷不可緩。遂堅請予及早定期。以慰民望。彼二人之進此議。故乘公主在場之時。予既當公主前。卽不得不允。因定期於二月後。在思德城大禮拜堂行文定禮。此消息一傳。民心大慰。歡頌之聲。幾遍及於深山窮谷。其不樂者。惟密恰爾及其黨人耳。然予則因是種種問題。更不得不急急營救廬王。俾予身得及早卸責。又以約翰來言。廬王病體日就支離。二足已不能移動。約翰嘗親見之。因是而冒險一試之計謀。蓋不容稍緩。

蓋約翰受予重賂。且每來必囊金而去。以故畏死之心。不敢其貪利之心。雖以黑親王之兇殘。而彼乘間輒一至。以寨中事報告於予。當予文定期宣佈後之第三日。約翰又至。據稱此信傳至聖日寨時。適逢黑親王與毛氏婦婉英及羅亨超晤。

對於一室。黑親王聞之。其面容之黑。驟增數倍。而羅亨超又故以言挑其怒。並向毛氏婦婉英道賀。謂彼愛情之仇敵。自後可無虞矣。黑親王怒極。至撫佩劍之柄。以脅羅。而羅則坦然不之顧。迨再三迫之速退。羅又請與婉英握手。握時。其狀又若不勝恩愛者。然後始徐徐退出。至於盧王之病。則黑親王亦深恐其遽死。因往思德城延請一醫。醫診畢。而出面如死灰。蓋恐黑親王殺之。以爲滅口計。於是苦苦求歸。請願立誓不洩一言於外。然黑親王則強留之。謂目前尙不欲盧王遽死。倘醫者能暫延其命。則醫者之命。亦決不加傷害。既而又從醫者之請。令婉英入窖。操看護之役。然每逢婉英在窖時。黑親王恆令達德嘉監守盧王。而嚴禁羅亨超擅入云。

約翰報告既畢。囊金欲行。予囑其轉告婉英。令在盧王之前。乘機寬譬。俾毋失望。誠以失望之足以速人死。尤甚於疾病也。予言時。忽憶及黑親王之門客中。麥克華已死。而六凶之中。又去其二。遂問曰。今者彼所派監守盧王者。尙有幾人耶。

曰。日間則爲達德嘉波蘇尼。夜間則以羅亨超杜高德更替之。

曰。若是則彼監守廬王左右者。止二人耳。

曰。然。惟彼退值之二人。亦仍止宿於樓上一祕室中。此室適當寤室之頂。相去密邇。苟倉卒變起。則聞聲即可赴助也。

予曰。此室予乃未之前聞。然則與寤室亦可相通否。

曰。否。自此室出。必須下一短梯。更出懸橋近側之門。而後得及於寤室。

然則此門夜中亦下鎖否。

曰。下鎖。惟彼四人者。各持有一鑰耳。

予復低聲問曰。彼寤室之門。卽汝向所謂二間中之外間者。誰操其鑰耶。

曰。此門乃一鐵柵。司其鑰者。我意惟達德嘉與羅亨超耳。

予又問曰。然則思德公居於何所。

曰。彼居於新宮城。試立於懸橋而望。則其室正臨於橋之左。

曰。毛氏婦婉英居於何所。

曰。彼所居適與公爵之室相對。乃在橋之右也。惟每夕俟彼入室後。其門卽自外鍵之。

曰。是直與幽禁無異矣。

曰。誠然。

曰。其中恐別有故耳。

曰。殆或有之。

曰。是必由公爵操其鑰矣。

曰。然且聖且寨之懸橋。每晚當抽回新宮城以後。亦由公爵親操其鑰。是以不奉公爵之允准。則此鑰不可得。卽此橋不能復駕於濠間。又此懸橋與尋常者不同。其在舊寨。則可將全橋懸空拽起。其在宮城。則可將全橋平抽而回。以橋下又設置小輪故也。

予曰。汝所居又在何所。

曰。小人與餘僕五名。每夜值宿於新宮城之門廳中。曰。宿處亦備有軍械否。

曰。五人者。惟各備一長戈而已。至於火器。則皆無有。以公爵未敢信任之耳。

予至此。而心中所計已決。遂謂之曰。予本日已許汝二萬克郎。汝明日之夜。倘更能如予命以行事者。則當益汝以三萬克郎。惟予先須問汝。彼僕役輩。亦知審中因爲何等人否。

曰。否。彼輩不過知其爲公爵之私仇而已。

曰。彼輩亦疑及予非眞君主否。

曰。否。否。彼輩安從疑及於此。

曰。是則甚佳。汝歸後。可俟至夜半二句鐘。潛起將新宮城之前門。私行開放。但謹誌之。慎勿有一秒鐘之或誤。

曰。詎君將於是時蒞止耶。

曰。此汝毋庸置問。詆須遵命而行事。可矣。設此前門之鑰。亦由密恰爾親操之者。則汝於臨晚時。可虛鑰其門。而詭告以此門已鍵。一切皆須隨機應變。毋僨予事。此卽予之所以挽汝者也。

曰。小人既啓門後。可卽由門逃去否耶。

曰。一任汝由門逃去。不汝禁也。惟尙有一事託汝。汝其爲予致此箋於毛氏婉英。囑其俯念予儕性命所關。務當照書行事。慎勿稍違。噫。此箋予以法國文字書之。汝殆不能讀也。

約翰果對箋惘然。然其肢體已震顛欲仆矣。予雖明知其無膽。不足有爲。顧爲時勢所迫。不得不冒險託之。

約翰既去。予卽以所定計。告諸薩巴德與達倫罕。而強以必從。予計非他。乃欲令薩巴德親統勁卒一隊。乘夜潛行。直抵新宮城之門。蟬伏以待。但須慎密。勿爲密恰爾事前知覺。迨至二句鐘之時間一到。約翰起而啓門。則立率所部一衝而入。

倘宮中僕役有敢起而反抗者。則可一一擒捕之。同時當有一女子高呼救命之聲。起在懸橋右側之寢室。是卽毛氏婉英也。婉英之呼聲。旣哀且急。其辭則曰。救命！密恰爾乎！救命！羅亨超乎！密恰爾旣聞此呼聲。必以爲羅亨超。夤夜入婉英之室。欲行非禮。勢必自橋左之室中出。馳往救之。而薩巴德則率衆預伏於室外。俟其出而突起擒之。唾手可得也。時則此哀慘之呼聲。仍連續不已。而薩巴德部下復預將懸橋放回。彼羅亨超居在對岸。旣聞婉英一再哀呼其名。亦必以爲密恰爾將有不利於此女。而自舊寨中奔出。旣出。見懸橋已放。則當時必不暇計及放此懸橋者之爲誰。而飛步以越矣。至於杜高德聞聲後。是否與羅亨超偕來。則未可逆料。當聽之機緣耳。迨羅足甫及懸橋。而予卽自下突起擊之。立取其死命。蓋予仍擬親入濠溝。而預伏水管之下。以藏其身。惟此次當攜一小木梯俱往。當予足在水內時。則可藉梯以憩我臂。迨予足旣出水。則又可藉梯以憩我足也。迨見岸上之懸橋旣放。卽可泅行至橋下。攀緣其旁。以俟羅亨超及杜高德。

之出。既出。卽出其不意。一躍起而突然迎刺之。直易如反掌耳。羅杜既死。則六凶僅存其二。窖門之鑰。如在羅亨超懷中。則羅死鑰而自入予之手。不然。此鑰卽達德嘉掌之。則吾儕卽當乘此擾攘之時。疾衝渡濠。奮擊窖門之外柵而破之。彼夜監守窖室之達德嘉與波蘇尼。或不待吾儕之進攻。而先聞聲出視。則吾儕正可乘機直入於窖室。是乃事之最善者。設或二人者竟不出視。且謹守密恰爾之命。一聞攻擊之聲。卽疾取盧王之生命。而棄屍於濠。則誠危機迫促。間不容髮之時。盧王生命之存亡。全在予儕攻破窖門之遲速矣。惟予尙有一線希望者。則是夜監守者爲達波。尙非羅亨超之比。蓋波蘇尼不必論。卽如達德嘉。雖亦一凶。猛剛忍。臨難不亂之人。然終不若羅亨超之赴惡。如不及。殺人若兒戲也。况達德嘉而果能誠愛其主者。則當外間警信既聞之後。必令波蘇尼代爲留守而已。則馳赴對岸以救其主。果爾。則尤吾儕之厚幸也。

此卽予所預定之計。又命於吾儕既行之後。達倫罕邸中。內外諸室。皆須遍燃明

燈。又令多人往來跳舞。憧憧弗絕。使聖日寨中人遙望之。以爲吾儕方從事於行樂。不至疑及此偷營劫寨之舉。此事令大元帥史叻根督率其下爲之。並令其善侍公主。勿令公主知吾儕之外出。設吾儕及天明而未返。則事已大壞。史叻根卽當統率三軍。聲罪致討。直前以圍攻聖日寨。而責令將盧君主交出。然事勢至此。一切成敗利鈍。都難逆料。大元帥尤當一面速奉公主。兼程赴思德都城。奉公主於位。而明白宣佈密恰爾弑君之罪。高揭義旗。令人民之願勤王者。咸集旗下。率之以討此賊。此著也。以予度之。恐爲後日所必不免者耳。

吾儕議定後。爲時已不早。予又躬陪公主少時。並送之入室安寢。時晚。公主意殊悒悒。如有所失。當予將退時。公主復抱予頸。面頰者少時。旋以手上所御戒指。輕輕約之於予指。予指所御者。本屬盧君主之物。然別有一金約指。上鐫箴語者。則已物也。予卽以此金戒。爲公主約之於指。而示意令縱予行。公主知旨。悽然却立。予謂曰。卿其御此約指。毋露捐棄。卿他日身爲女后時。或將別有所御。然此物則

幸勿遺之。

公主舉金約指。接吻者再。答曰。他日我無論所御爲何物。而此約指。則我必終身佩之。

第十七章

是夜天郎氣清。殊與予前次往探時大異。予竊嘆曰。是豈天喪我盧王耶。然私料既抵聖旦寨後。苟緊依城壁之下。而深藏水管之陰。則對面新宮城中。雖有人推窗外望。亦尙不至遽爲所見。惟彼寨中苟派人入濠巡視。則予計不免一敗墮地。然巡視之舉。予竊料其未必。蓋據約翰言。彼輩已將水管之底面。緊砌於城壁之中。不復如前此之僅黏其上。而不黏其下。故底面猶可稍稍推動。今則上下如一。砌疊甚堅。苟欲推翻此管。非取資於火藥。或鉄鏟不可。此二者之作用。均不免發有大聲。倘非至愚。決不如是。黑親王既置此管於顛撲不破之地。則派人巡視一層。轉嫌多事。遂亦因而作罷。所可慮者。則約翰之助予。或出於奸計。然彼既未知

予計之究竟若何。則又安必予之往窺水管。彼惟料予或將躬率多人。於二點鐘時。往攻宮城之門而已。是以此首先攻門之人。乃真屬可險。予固嘗舉此爲薩巴德言之也。

夜半十二句鐘。薩巴德率所部離達倫罕邸。行行不遠。卽折而右向。擇城外冷僻之路進發。設中途無阻。則於一點三刻鐘時。必可直達聖且寨。旣至。則留其馬匹於離寨半英里之林中。而潛步至宮城。以待約翰之開門納入。倘至二點鐘而宮門不啟。則達倫罕立即繞行至宮城之後。以晤予於水管之旁。互商進止。倘達倫罕至時。而不見予之蹤跡。則當竭步騎之力。疾馳返達倫罕邸。召大元帥史叨根立統率大隊來攻。蓋予之蹤跡旣失。則予命必不保。予命不保。則盧王之命亦必不待旋踵而亡也。

予全身抹油。並攜威士忌酒一巨罇。藉以禦寒。蓋是夜雖和暖。然予旣須久處水中。卽不得不稍作禦寒之計。旣束裝竟。取劍佩之。而置手槍於鞍袋中。薩達輩旣

行。予亦徑出。予腰間更纏一既細且堅之長索。藉作縫濠之助。此外並挈一木梯。跨馬而出。迨時計十二點有半。予已及於森林之邊沿。遂繫馬樹間。仍置手槍於鞍袋。而不之攜。蓋予在水中。無所用之也。手執木梯。趨至濠邊。解腰間索。縛諸岸旁之樹上。懸身而下。迨予足及水時。則聖旦寨之大自鳴鐘。正鏗然報十二點三刻。予推木梯於前。且推且泅。直抵上天梯所在。仍如前次踏足於外突之牆基上。而蹲伏於上天梯之陰。試以肩承管而搖撼之。則果堅牢不可動矣。予乃伏身潛待焉。

聖旦寨之懸橋。既高峻而又極輕靈。其所處地位。適臨於予右。相距約在十碼外。予倚背於地窖之垣。蹲身外望。則見予之右。約相距二碼許。對面有一窗。其高下略與懸橋相等。倘約翰所言不謬。則此必爲密恰爾寢室之窗。再望橋之右。則又有一窗。其高下亦與懸橋平。此必毛氏婉英之寢室也。正探視間。忽見密恰爾窗內驟放光明。蓋百葉窗尙未闔上。故燈光外射。當予所立處。翹足而望。則窗內有

一部分可入於予目。此一部分約得一碼餘之地位。而燈火之光線。則不能斜射及予。故予不慮爲窗內人所見。

有頃。此窗忽啟。一婦人自窗中探首外望。予一見卽知爲毛氏婦婉英也。未幾。忽又有一男子。趨近婉英之側。突伸兩臂以抱婉英之腰。婉英大驚怯退。男子進逼至窗前。其側面向予。予審之。此男子非他。蓋卽惡少羅亨超也。

羅低聲而笑。旋以面向婉英。並伸手與之。時羅之首已與婉英之首相緊貼。予意羅必附婉英之耳。而有所言。頃之。

婉英舉手指窗外之濠溝。厲聲言曰。若是我寧自投此澤中耳。

羅乃向窗外一望。答曰。濠水殊寒。卿豈甘之耶。婉英乎。汝殆戲言耳。

予未聞婉英有答語。惟見羅手拍窗檻。作恨聲曰。可誅哉。黑魔密恰爾。彼詎猶以公主爲未足。而欲盡有世間之美物耶。我不解汝何所愛於彼。而乃鍾情若是。

婉英曰。設我以汝言白之彼者。言未畢。羅略無懼色。遽接言曰。汝往告之可耳。

雖然！

羅言至此。特乘婉英之不備。一躍近前。捧婉英之頰。而頻頻力接其脣。接已。且笑且呼曰。若是。則汝往告之。當更有辭矣。

予是時。倘懷有手槍。則必對窗一發。以洞穿此奴之顛。將不暇計大局之成敗矣。未幾。又聞羅呼曰。吾愛。汝豈不知彼密恰爾。魂夢縈繞於公主之身。日夕所營營者。惟急欲取彼俳優之命。親娶公主。以遂其白頭偕老之計耳。設我果爲密恰爾。殺却俳優。汝亦知密恰爾將以何物酬我耶。此非我之讐言也。密恰爾蓋早親許我矣。

婉英聞言。高舉二手。其狀若禱告。又若甚失望者。蓋羅亨超雖未明言。然功成之後。密恰爾卽以婉英相讓。藉爲酬勳之計。則固不言可喻者。

羅又續言曰。然而我已迫不及待矣。吾愛。吾所最愛者。時羅且語且逼前。又欲強行非禮。斗聞砉然一聲。室門已闢。卽有一人厲聲叱問曰。先生。汝在此何爲者。

羅轉身以背向窗。深鞠一躬。作洋洋得意聲。答曰。乘公不在而我擅入。是誠有罪。雖然。公乃令貴婦獨俟於室。是亦非禮也。

聆其言。不問而知來者爲密恰爾矣。已而果見密恰爾邁步近羅。持其臂而言曰。斯濠甚廣。可容者。殆不僅盧君主一人。

羅反脣詰之曰。公爵其以此脅我耶。

密恰爾曰。脅乃警告之別名。是則我之待汝。已較衆人爲獨優。

羅又譏之曰。彼蘭生狄爾固數數受汝警告者。顧至今曾無毫髮之損傷。

吾意密恰爾至此。殆不免盛怒矣。顧乃不然。待固自有其懲忿之功。忽焉變爲和平之聲。謂曰。止矣。止矣。吾儕慎毋同室操戈也。彼達德嘉與波蘇尼亦已值班否耶。

曰。已值。

曰。然則汝今亦可退休。毋久羈於此。十分鐘後。懸橋將抽回。汝苟不欲泅水以就

寢所者。其可行矣。

予見羅亨超離窗而行。並聞室門開闔聲。知其已退。既而密恰爾行近窗前。與婉英立談數語。婉英則搖首報之。旋亦悻悻而出。密恰爾乃手自闔其百葉窗焉。斗聞有聲起於對岸之橋末。曰杜高德。杜高德。汝苟不欲泗水以赴寢所者。則速來。

此呼者卽羅亨超。羅自橋末且呼且行。未幾杜高德亦至。跨登橋上。羅以手挽杜高德之臂。既行及橋之中央。復止杜勿行。相與徙倚於橋欄。注目下視。予乃急匿身於水管之隱處。弗敢少動。時杜高德挈有酒一瓶。羅索之一吸而盡。意猶未厭。遂悻悻擲瓶於水中。曰是直一滴耳。

予察酒瓶墮水之聲。並視其所致之波紋。而知此瓶與水管相去。殆不及一碼耳。羅忽又探懷取手槍出。對準擲水之瓶而轟擊之。首發二彈。均誤中水管。及第三彈。始中瓶。瓶立碎如齧粉。顧瓶碎而此奴之興猶未盡。竟將槍中所實彈丸。盡數

發出。其中有一彈。直越水管而過。予髮亦爲所掠。予心方惴惴然無可爲計。忽又有大聲起於對岸。曰。抽橋矣。

羅杜聞之。皆呼曰。稍緩。乃急急同奔入寨。而橋亦卽被抽回。於是百聲頓寂。時鐘已報一點一刻。予乃起立欠伸。藉舒筋骨。

又閱十分鐘許。忽聞有瑟瑟微聲。起於近予之岸上。予探首就管上視之。則見橋門之中。有一黑影。屹然獨立。予察其倜儻不羣之姿勢。而決其必爲羅亨超也。手中執劍。兀立不動者少時。旋聞其低聲一笑。返身向予。一方面而行。予方詫愕。而羅已由城壁攀緣而下。似將入水。觀其攀行之狀。而知壁上必鑿有梯級。每級約高尺許。旣抵最下級。卽將所執劍啣之口中。返身向外。輕輕一躍。瞥然已入水中。其泅也。旣極舒閒。又極輕疾。迨及對岸。則對岸之堤。似設級更多。羅攀行而上。全不費力。旣上。卽趨至橋門之中。（此乃對岸之橋門）立於抽回之橋上。手探衣囊。取一物出。卽以此物投入第一重門。門劃然頓開。一轉瞬間。而羅已瞥然不見。至

羅曾否將此門扁閉。予亦不得而知。蓋予第聞其關門之聲。而闔門之聲。則未之聞也。

予是時以木梯不復需用。遂棄去之。而游泳至懸橋之側。緣堤級而上。既及其半。卽執劍於手。傾耳細聽。時黑親王之室。窗戶既閉。並不見有燈光外透。而橋右之室。則尙有燈光。惟寂寂不聞聲息。既而聖旦寨之高塔內。鐘聲鏗鏗。已報一點有半矣。

第十八章

予插足堤級間。地位殊不穩適。勉強扳援而立。心中嘿念羅亨超此行。雖未知其目的何在。然既至對岸。則與盧君主所在已隔一濠。彼若重返。予決不令其登岸。而是時所急。宜設法處置者。則樓上杜高德。窖中達德嘉及波蘇尼三人。但恨未得窖門之鑰。不能不少待。俟薩巴德率衆前來。便當照所定計。疾捕密恰爾。將懸橋放回。杜波達三人中。必有聞聲馳救者。予乃可乘其渡橋時。突出撲殺之。因而

搜取其懷中之鑰。夫杜高德既不值監守之差。則聞警而首先出救者。必爲杜高德。且據約翰言。彼拿窖門之鑰者。非羅卽杜。予既擊殺杜。因而得搜獲其鑰焉。未可知也。

予悄然竚待者。不啻越半小時之久。而實則僅五分鐘而已。對岸寂寂。一無聲息。密恰爾寢室之窗。亦嚴闔如故。惟婉英所居之窗中。燃有燈火。望之隱約可見。少頃。忽有聲入於予耳。此聲至極微細。非全神貫注者。幾莫可得聞。然予則細細審辨。知爲以鑰投鎖聲。蓋此第一重門。既爲羅亨超關之而入。此聲似卽起於第一重門之後。惟彼是時所啟者。究爲何室之門。則非予所能知。然不轉瞬而予已了然其故矣。

時吾衆猶未及馳至宮城。家人約翰猶未及將正門開放。予所約之時刻。猶未及期。而懸橋右方之窗內。斗聞砉然一聲。若有物墮地者。當此靜夜。此聲倍形其厲。聲一作而光明之室。驟變爲黑暗。正是時。又發有一種尖銳之呼聲。曰密恰爾！

救命！密恰爾！救命！呼已更繼以極聲一號。若不勝驚惶激切者。予至此全身血脈皆爲之驟湧。不覺移步至石梯之最高級。以一手力攀橋門。一手則高擎佩劍引首四顧。瞥觀橋門之中。有一暗陬。可容伏匿。予乃騰身一躍而上。隱立其所。此地位不啻已扼通路之咽喉。苟有往來於新宮舊寨之間者。殆不能脫逃於予手。

時又有一銳呼聲猝起。旋闢其門。門砉然反觸於牆。其勢甚烈。稍選履聲橐橐。直抵右方之室。力推其門。厲聲呵問曰。速闢門。天乎。何事耶。

予聞聲卽知爲密恰爾。初時所啓者。乃彼自己之室門。此時所推者。則婉英之室門也。

密恰爾呵問後。室中卽有應者曰。救命！密恰爾！救命！羅亨超！此哀呼之聲。乃與予書中所教婉英者。不錯隻字。惟予書所授。乃假設之計謀。而此時所現。則確然之真實事也。予固知羅亨超今夜之行。與予書所假定者。適然相合。獨惜

其發作太早。遂致薩巴德諸人不及入宮埋伏。而密恰爾已及於婉英之寢室耳。密恰爾在門外聞此哀呼。不禁大吼如獅。奮力一推。而婉英之寢門。遂劃然以闢。正是時。又聞有窗閉然外啟。適臨予所伏處之頭上。旋有人呼問曰。何事何事。言甫發。即聞有步履橐橐聲。似將奔走下樓者。噫嘻。是乃杜高德也。予急握固手中劍。將俟其出而力刺之。

然杜高德未下樓。而對岸之寢室中。兵刃相接。步履雜沓之聲已大起。旋又聞有人發一怒號聲。聲急而厲。顧審辨之。似發此聲者。業已被創。俄而窗門頓闕。窗闕而羅亨超之形象。已接觸於予眼簾。羅背向窗。手中似正在揮劍以進刺敵人者。旋聞其發一歡呼聲曰。噫。約翰。汝其中矣。密恰爾。汝試再來前。

予聞羅亨超呼約翰之名。知約翰必以入室救主。而與羅接戰也。顧約翰非其敵。萬一爲羅所殺。則彼又安能啓門以納薩巴德等。予事不且因之而誤耶。抑羅亨超歡呼汝其中矣一語。得勿約翰已受其刃傷耶。

俄聞密恰爾發一啞啞微弱之呼聲。曰。救命。速來援。

於是予頭上之足聲又起。似將拾級而下者。然予一方面尙無事故發現。而對面婉英之室中。已有六七人鬩然奔集。共圍攻羅亨超。羅亨超既極猛悍。復極靈捷。一轉瞬而六七人者。皆紛紛敗退於數武之外。羅乃一躍而登於窗戶間。縱聲狂笑。笑已。復奮身一躍。砉然已入於濠溝。

羅躍入濠溝後。若何情狀。則予未之見。蓋當羅躍身入濠之際。正杜高德探首門外之時。此門適臨予身旁。予一見杜高德之瘦臉。卽極盡生平之力。揮劍立刺之。杜不發一語。不作一呻吟聲。而已尸橫門外矣。予卽又踞身其旁。喃喃問之曰。鑰匙何在。鑰匙何在。且問且搜索之。急切不能得。予躁甚。不覺力批其頰。噫。杜高德已死。而予猶批其頰焉。是則予之罪也。

既而予得之矣。爲匙凡三。予乃掌握其最大者。疾趨至寤室之門。卽約翰所謂二室中之外間者是也。試以鑰投之。乃果吻合。此門雖以木製。而外面尙嵌以細鐵。

條頗極堅勁。予推門而入。入後仍掩之。且下鍵焉。舉動極輕悄。惟恐有聲。或啓監守者之疑。旋以鑰收藏於衣袋中。躡步而進。

行數武。卽見一石梯。梯旁有油燈一。置燈架中。厥光甚微。予乃自架取燈。持之於手。竚立梯頂以聽。

聞有一人語曰。叱嗟。外間究有何事耶。

是聲發自一門內。此門卽在石梯之下。而正對予前者。

又聞一人言曰。吾儕此時究應殺之否。

予不禁貫注全神。以聽此問之答辭。俄聞達德嘉以冷悄之聲答曰。且少待。殺之太早。或反以僨事。予至此。心中乃爲之一舒。

二人無語者片時。繼聞有拔關聲。聲至持重。若不勝其兢兢者。予立時吹滅手中火。仍還燈於架。

一人呼曰。噫。暗甚。燈滅矣。汝有火柴否。此人乃波蘇尼也。

彼二人寧有不備火柴者。然予則斷不容其取用。當此危機一髮之際。予立時飛步向梯。疾奔而下。既下。卽突門入。波蘇尼方仗劍而立。達德嘉則坐於靠壁之榻中。一見予。皆驚詫失聲。波蘇尼不覺倒退。達德嘉則一躍而起。疾握其劍。予奮前攻波蘇尼。勢如病狂。波直退至石壁。予逼攻益急。波雖竭力抗拒。然非善於劍術之人。一轉瞬而已。僵仆於予前矣。予再反身鬪達德嘉。則達德嘉已不見。蓋達謹守乃主之訓令。不欲冒險以鬪予。逕反身仗劍。疾衝入內間之門。既入。卽又闔然合之。乃從容以結果盧王之生命。

噫。嘻。殆哉。盧王至此。殆必死矣。顧幸而窖室之中。尙有一忠義之士。在起而力救之。而盧王之生命。遂得以緩死須臾。蓋當予既破門而入。則見盧王正立於室之一隅。以病體支離之故。不復能有所舉動。其慘被桎梏之手。則瑟瑟顫動。或上或下。且頻搖頭作癡笑。嚙嚙不已。狀殊可怖。蓋已半入於狂易矣。彼侍疾之少年醫士。則與達德嘉共立於室之中央。少年以身直撲達德嘉。竭兩臂孱弱之力。抱達

德嘉之腰。久久弗釋。達舉劍力刺之。方予舉步入門內時。則達之劍已洞穿此忠義少年之胸背。

達回首見予。呼曰。噫。一決耳。

予二人於是兩劍相交。各爲無言之狠鬪。所幸者。予既不攜手槍。而達亦無之。其實達波二人。各有手槍。且滿實藥彈。安置於外間之火爐架上。徒以予突然沖入。勢甚剽疾。出二人所不防。因並不及起而握取。是誠予之大幸也。顧達劍術甚精。洵可稱予之敵手。予方盡心對付。而彼且出其詭計。力逼予使退。及於窗。此窗卽安置上天梯所在也。方進逼時。予見其微微匿笑。因亟防之。顧雖未墮其計。而左臂已中其一劍。

時則形類癡狂之盧王。仍立於室隅。癡笑不已。且發其銳聲呼曰。噫。是乃從弟羅濤爾夫耶。從弟！羅濤爾夫！吾來助汝。且呼且手捧一椅。蹙蹙而前。然其所捧椅。僅離地不及寸。固不足爲予助。而予則呼之曰。趣來前。趣來前。試以椅擲彼之

足。

達德嘉聞之怒甚。奮力一刺。予幾爲所中。予仍呼曰。趣來前。試一擊此賊。

王大笑有聲。果以手推椅。且推且前。達口中作詛罵辭。突然返身。以劍擊王。王哀鳴一聲。返仆在地。達旣擊中王。復反身逆予。不期忙迫之際。足踏在血泊中。驟然一滑。遽仰身而倒。此血泊。卽彼少年醫士被殺後所流成者也。予乘其跌。猛撲而前。疾以劍尖刺入其頸。達德嘉詛罵之聲未停。而呼吸已絕。

噫嘻。此少年醫士。不待在生前救國王之生命。抑又於死後救予之生命。其功蓋亦大矣。顧國王此時究生耶。死耶。予急趨至其仆臥之處。審視之。則見其額上有一橫裂之痕。血流如注。肢體蜷縮。結成一團。予踞其側。俛而聽之。則呼吸固未絕。正是時。而門外有一輾輓之厲聲起。旋覺有物重觸於寨壁。而輾輓之聲亦止。噫。此乃對岸將懸橋拔放之聲也。予若再逗遛於窖室中。則將與盧王同被捕縛。直如約翰所云。不啻甕中捉鼈者。於事又復何益。然則王之死生。目前祇能聽其自

然不暇顧矣。於是汲汲提劍。趨至外間。目光所觸。忽見火爐架上所置之手槍。宛然尙在。因立前取其一。止步於外間之門前。側耳而聽。蓋予當奮鬪之後。亦欲暫舒呼吸。且左臂被創。流血未止。因裂布嚴裹之。心中自念。此拔放懸橋者。倘爲薩巴德諸人。則事已垂成。予無憂矣。故予此時所急欲聞者。乃薩大佐之嗶聲也。繼念予是時所立處。爲外寤室之門前。此門闢而守護較難。不如強步登石梯之頂。梯頂之門較狹。而守護亦較易。且可審辨門外之人聲。予言強步者。蓋以是時疲憊已極。不復能如前此之步履如飛矣。

既登梯頂。而所聞者。既非薩巴德之聲。亦非交兵及喊戰之聲。此聲而發於斯時。斯地。殊出予意外。蓋此聲非他。乃惡少羅亨超之大笑聲也。其笑也。從容暇豫。似戲似嘲。予聞此聲而知吾衆必未至。不然。羅命且畢於槍彈之下。寧尙能縱恣若斯者。然而時鐘則已報兩點有半矣。是必約翰未能以時啟門。吾衆無由而入。遂由達倫罕遵所定之約。至水管所在。覓予商定行止。比至而又不見予之蹤跡。乃

馳回達倫罕邸。宣告其情。而請史叨根率大隊來也。

予至是。心中懊喪。殆不可堪。方昏昏如夢間。而羅亨超之呼聲又起。其言曰。懸橋已駕矣。汝曹其速來。彼密恰爾胡爲弗至耶。叱嗟。汝曹羣犬。非予敵。予所欲與一決者。密恰爾也。乃公當與密恰爾爲此粲者而一戰。

予聞此言。卽一躍而出。冀與密恰爾羅亨超爲鼎足之戰。旣出。立鍵其柵門。而反扁廬王於內。

第十九章

予初出時。二目爲對岸火光所炫奪。竟無所覩。迨辨認旣清。則覺呈於眼前者。洵爲一幅之奇景。蓋見濠上懸橋。果已放回。對岸之橋下。有黑親王家人一羣。簇擁而立。各執火炬。光熊熊然。照耀有如白晝。更有數人。倒曳長戈。神情嗒喪。面上尤惶遽無人色。而橋之中央。則羅亨超仗劍而立。窄衣短褲。雖上下沾污鮮血。而其身實未受絲毫之創。且揚揚自得之態。依然如故。口作惡聲。招橋下人登橋一戰。

然羣僕皆震顛欲仆。莫敢先登。羅於是盡情嘲罵。謂羣醜既懼怯而無膽。弗敢來前。則盡令密恰爾再出而一決。詎密恰爾身爲主人翁。乃亦懼怯無膽。如羣僕耶。羣僕則又交頭接耳。竊竊如有所語。正是時。予又瞥覩約翰殿於衆後。倚背於門。手持白巾。止其頰上之血。血涔涔然尙下滴。殆卽先時被羅亨超刃創處也。

予是時立身於羅亨超之後。又手執數響之槍。何難立制其死命。然予則竟未一擊之。自今日追思。亦不能自喻其何故。或者予是夜已暗殺杜高德。故不願更暗殺是人。至蹈不武之誚耶。抑羅亨超雖死有餘辜。然予則不欲附和密恰爾之羣僕。爲之臂助耶。此二說者。雖皆近理。然予則以爲當時觀此奇景。心神似被其吸引。且又渴欲一觀其事之結果。故不暇念及於此耳。

時羅亨超又狂呼曰。惡犬密恰爾！雜種密恰爾！汝果自命爲丈夫者。其速來一決。呼時。猝然又躍進一二武。羣僕失聲哀號。紛紛倒退。

陡然間。羣僕身後。有一女子厲聲呼曰。噫。彼已死矣。天平。彼已死矣。

羅應聲曰。彼已死耶。卽又縱聲大笑。若不勝揚揚自得者。曰。此一劍卽致其死命。殊出我所不料。叱嗟。汝曹衆奴。速棄汝甲兵。我今爲汝曹之主人翁矣。汝曹其聞我言否。

羣奴怯懦而無勇。予知其必將匍匐以迎此新主人。顧於此時。不期又有二事。斗然發現。而此輩遂得免呈其醜態。二事者何。一則遠遠人聲大起。彷彿如呼殺之聲。而又雜以搗擊之聲。予聞之。此心頓爲之躍躍。蓋是必薩巴德諸人欲攻破宮城之門。以求予之蹤跡。雖與予所預定之方略。不免有所違背。然此時果入。則亦大足濟事也。顧此人聲。彼羅亨超及羣僕。皆若未之前聞。是則以衆人之心目。悉專注於第二事故也。

所謂第二事者。方羅亨超厲聲脅迫衆僕之時。陡有一女子自後推開衆僕。蹙蹙而前。步上橋尾。審之。則毛氏婦婉英也。婉英身衣潔白之大衣。黑髮散亂。披於兩肩。面色慘白如雪。雙目則在炬火光中。閃閃不已。其震顛之手內。執一數響之槍。

既登橋。立以手按機。槍驟發。顧槍發而彈丸乃上飛。直中橋門之木。適臨於予之頭上。而彼所欲擊之羅亨超。則未損毫髮。

羅笑曰。噫。夫人詎無目者。吾謂夫人之槍彈。乃真無目耳。

羅言意涉雙關。而婉英則如未之聞。然其一種堅忍勇敢之氣。則有增無減。徐徐更舉其手中槍。取準羅亨超之顛。雖學射者。恐亦無此從容不迫之態度。斯時之羅亨超。倘尙聽其施放。則直立而待死。雖愚騃亦不至此。予意其非直撲至婉英之前。力奪其槍。則卽疾退至予所立之處。以逃避其擊耳。是以予亦疾擊手槍對之。準。使其不死於前。卽死於後。

然而羅亨超既不前進。亦不後退。當婉英擊槍將發未發之際。忽又發其平時之媚態。自指其頰。以擬於婉英之頰。且微笑而呼曰。凡我所曾經與夫人接吻之處。我必愛之護之。決不忍以槍彈加之也。言已。加一手於橋欄。瞥然一躍。其疾如風。已輕輕入於濠溝中矣。婉英縱欲追擊之。勢已無及。卽予亦然。

驟聞對岸又起有履聲雜沓。疾衝而入之聲。並聞一人駭呼曰。天乎。是密恰爾也。死矣。

予辨其聲。知爲薩巴德。予大喜。知盧王已得救。不復需予。予卽擲去手槍。一躍而登。登橋上。對岸之人。同聲驚叫曰。噫。是王上也。予弗顧。一手仗劍。亦如羅亨超然。奮身躍過橋欄。投入濠中。蓋予渴欲飲羅亨超之血。故入水逐之。不復他顧。時則羅正泐於予前。相去才十五碼耳。

羅泐甚疾。而又舒閒。予則旣極疲。且左臂負創。幾同殘廢。因不覺瞠乎其在後。竟弗之及。予始時默不作聲。迨至聖且塞之角。方繞角而泐時。予始呼之曰。羅亨超。止。止。

羅聞聲回顧。而游泳仍弗少歇。是時彼已泐至溝岸之旁。察其情狀。似將就堤岸。覓一可以攀緣之所。憑藉以登。予雖知堤岸無可攀緣。然予來時所縋之長繩。則固尙在。彼或不難尋得之也。予於是力逐而前。冀及其未得而追及之。時羅正在

尋覓登岸之方。游泳自不免稍緩。顧予方逼近其身。而懸繩已爲所獲矣。惟聞彼歡呼一聲。若喜出望外者。立即握之而登。口中喃喃曰。此物何來。是真有神助哉。既而予亦及於繩下。彼方懸身空際。回首見予。遽驚訝失聲曰。嘻。誰在斯耶。

羅初見予。蓋誤以予爲盧君主。故不覺驚訝失聲。顧曾不轉瞬。而彼已悟及。遂呼曰。嘻。是仍俳優耶。俳優乎。汝何得來此。

羅言時。早已攀登岸上矣。予亦握繩欲上。旋復自止。蓋羅正手握佩劍。立於沿堤。予若登時。彼不難劈予頭顱爲兩半也。予乃自濠中答之曰。汝勿庸問。予既來此。則試與汝一決耳。

羅俛視予而微笑。方欲有言。斗又聞聖且寨中銅鐘大震。聲急且洪。而同時又有狂喊之聲。自彼岸而來。羅乃向予揮手曰。我本欲與君小遊戲。然今則事勢太急。恐弗及也。行矣。言畢。縱身一躍。卽渺然失其所在。

予必欲與之拚死一戰。因亦不顧危險。攀繩直上。瞬息間已及於岸。引首四顧。則

其人已在三十碼外。疾走如鹿。向林木中奔越而去。予自後力追。且大呼令止步。然彼如不聞。予亦終弗之及。二人一先一後。直入叢林深處。愈奔愈遠。既而鐘鳴三下。晨光微透。予二人抵一既長且直之蔭路中。引目望羅。則正奮走於百碼以外。其鬢曲之長髮。披拂於新鮮之晨風中。飄飄不已。予此時憊極。呼吸漸促。羅回首顧予。時時以手向予作勢。示其戲侮之意。予雖切齒痛恨。然不得不稍稍止步。以續氣息。羅於是瞥然向右一轉。而蹤跡又渺。

予雖暫息。然終不肯捨去之。因復勉強起立。更前行。則驟聞有一女子之呼聲。自林木中吹入予耳。予心異之。乃極未盡之餘力。奔向其處。既近。即亦折而向右。而予始復見羅。羅時正在扶持一少女下馬。向時哀呼之聲。即此少女所發。女攜一籃於臂。明明出農戶人家。赴聖旦城中趁早市者。女頻頻驚呼。而羅仍掖之下。然待之頗溫柔。既向之展笑。並與接吻而贈以金。於是一躍上馬。然不正坐。亦如婦女之坐於半偏。彼既得此馬。則如虎附翼。予更何能及之。願羅上馬後。又不即行。

似止而待予。予因亦止步。以覘其變。

俄而羅逕策馬向予。然不肯行近。遙遙舉手而問曰。汝在寨上。曾何作者。

予曰。殺汝三友耳。

曰。噫。汝曾至寤室中耶。

曰。然。

然則王上何如矣。

曰。予未殺達德嘉以前。王上曾爲彼所刃。然予祝王上之運命。勿遽爾竟盡。

羅大笑曰。笨伯。汝乃竟棄富貴而捨佳夢耶。胡蠢蠢至是。

予不之答。但謂之曰。此外予尙有所爲。

曰。何所爲。

曰。宥汝一命耳。方汝立橋上時。予方手執火槍。立於汝後。

曰。然則我當時乃介乎兩槍之間矣。

予呼曰。汝果稱丈夫者。則速下馬一決。爲丈夫死。猶勝於作闖茸生也。

羅手指村女曰。汝乃欲當貴女之前。作決鬪之舉耶。吁。陛下亦太無禮矣。

予忿極。不暇他顧。突衝而前。羅初時似有怯意。身軀微微顫搖。旋復兀然勒馬以待。予果如笨伯然。直奔至其處。一手疾執其馬絡。一手奮劍斫之。羅亦仗劍還刺予。予倒退一武。旋復突衝之。此次予劍已及其面。羅頰破矣。羅欲擊予。而予又一躍而退。是役也。予進攻之猛厲。實足使羅亨超駭懼。駭懼之心一生。則手中卽不免稍懈。而予乃幸而得不被其所傷。然羅頰旣破。而予力亦竭。方予倒退時。而膝竟突跪於地。喘息不已。予心中明知羅苟一縱馬躡予。予命立絕。其馬足之下。正是時。忽聞有呼噪聲。起於予後。予回首一顧。則見一人跨馬。執手槍。方自林樾中突出。向予處疾馳而來。此人非他。乃予良友達倫罕也。羅一見。卽勒馬不復進。突予一縱身而易其側坐之式。分跨兩腿於馬背間。立待少時。旋復振其首。使頂上之髮。不至叢聚於額前。俛視予而微笑曰。羅濤爾夫蘭生狄爾君乎。別矣。他日當

再相會。

言已。向予鞠躬。並向村女鞠躬。頰上流血如注。略不介意。口中唱歌。仍復其瀟灑。踴躍之態度。而策馬逕行。嘻。是真大魔鬼也。時達倫罕驟馬至。發槍擊之。中其劍。劍鏘然墮地。羅怒咒詈一聲。卽以腿力夾其馬。馬迅奔如電。瞬息而逝。

達倫罕既及予前。一躍下馬。趨至予側而跪。以一臂抱予。達此來洵屬及時。蓋予被達德嘉所刃之臂。創此時忽又迸裂。血滔滔然流地上。有如川注。

予推去其挽予之臂。勉強起立。呼曰。汝其趣與我以馬。蓋予是時因羅亨超竟得脫逃。意大憤怒。怒極而力亦稍振。遂蹣跚而前。及於達倫罕之馬旁。既及而力又盡。復仆於地。

達倫罕又跪於予側。予呼曰。達倫罕。

達應曰。唯。友乎。良友乎。達之聲乃柔和如女子。

予問曰。主上尙生存乎。

達出手帕抹予脣。旋俛其首。以口親予額。柔聲曰。賴義士之力。賴大君子大豪傑之力。主上固尙生存也。

予聞言。意爲之一舒。欲勉強三呼以誌喜。顧口不能聲。體亦不能動。遂垂首閉目。緊依於達倫罕之懷。狀如熟睡。然又恐達倫罕或以予爲已死。乃復盡力一呼。呼已而神志沉沉。知覺俱失。

第二十章

盧君主既經脫險。則大事已畢。惟聖日寨之情形。及營救時之狀況。亦尙須追述其一二。此追述之種種事實。非予所親歷。蓋亦多半於事後聞諸達倫罕及毛氏婦婉英者。

婉英之自巴黎赴盧國也。蓋出於黑親王之邀請。婉英平日鍾情於黑親王。至爲深摯。故黑親王死後。遂有奮不顧身。彈擊羅亨超之舉。當婉英既至盧國。始知有馥蘭公主。爲其愛情之勁敵。又未幾而知黑親王有篡奪王位之謀。彼雖不願捨

棄黑親王。然亦不欲爲之間諜。誘予而致之死地。此所以園亭之約。彼暗中反爲予助也。卽其致公主一簡。予雖未能知其是否出於矜惜之心。抑爲嫉妒之意。然此簡之有造於吾儕者。亦復不淺。及黑親王自思德返聖日。婉英亦從之。至此而聖且寒中種種慘毒之謀。盡爲所悉。婉英目擊盧君主身遭陷害。至於此極。心中乃大不忍。自是而婉英遂事事暗助吾儕矣。然其愛黑親王之心。則固猶昔未少減也。蓋婉英欲以其全力出盧王於難。盧王旣出。則求其以己之功。贖黑親王之罪。則黑親王之身家富貴。仍可保全。婦女之用心。類多如此。固無足深怪者。至於羅亨超固甚愛婉英。而婉英則初不愛之。羅又以婉英之故。心懷嫉妬。動輒與黑親王相爭。無復主賓上下之禮。婉英固嘗告黑親王。謂羅亨超反覆小人心懷叵測。不可不加意隄防。而黑親王弗爲意。卽婉英命約翰寓書於予。哀求援手之夕。猶復以此警黑親王也。迨盧君主出險之夕。羅亨超已情極不復可耐。於是悍然直入其寢室。竟欲強行非禮。以後種種事。固爲讀者所已知。否則亦可意想而得。

故不復贅言。惟聖日寨中。除羅亨超外。尙有三凶。羅旣與黑親王決裂。倘三凶齊出而馳救。不知羅又將何計禦之。至其一劍而殺密恰爾。則亦出羅所不及料。觀其橋上呼詈之言可見也。當羅在懸橋呼詈之際。正薩巴德等攻破宮門之時。聞者約翰欲自掩其暗通吾儕之迹。故一聞黑親王呼救。立馳入婉英之室。救護甚力。而不期面頰爲羅劍所傷。又以在倉皇中。竟忘啟門之約。薩巴德等待至二鐘有半。門仍未啟。因遵予所約。令達倫罕繞行至濠岸。覓予所在。乃再三搜尋。竟不得予蹤跡。遂復馳回告薩。薩欲遵予計。立返達倫罕邸。而達倫罕則不忍棄予。與薩爭執少時。薩乃從達計。令伯尼斯敦率數人先行返邸。以號召史叨根。而以餘衆進攻宮城之門。蓋伯尼斯敦前此創傷已愈。故此次亦偕來也。旣而門破。薩巴德首先突入黑親王之室。冀擒致之。乃甫及寢門。卽見有一人僵仆於門闕之上。俛視之。卽黑親王也。胸創顯然。血污狼籍。死矣。蓋黑親王在婉英室中。旣被創後。猶復強奔至己室。顧未及入門。卽倒地而死。薩巴德驚怪已極。因不覺失聲大呼。

故予伏橋下時猶聞之也。薩等見元凶已死。遂復撲攻諸僕。諸僕棄兵求降。而同時婉英亦至。伏於薩巴德足下而哭。並告薩巴德。謂嘗一見予於橋下。薩又問以窖中囚何在。則婉英搖首。示以弗知。於是薩達率衆飛渡懸橋。直奔窖室。既至。則柵門已爲予所鍵。不得入。乃復反至宮城。搜黑親王之屍。得鑰一握。持而啓之。乃共入。窺見種種。時盧王雖被重傷。幸尙未死。遂以被嚴覆其體。昇至黑親王寢室中。婉英方踞於黑親王屍側。爲之禱告。及盧王既至。乃由婉英爲之洗其首。裹其創。並延醫以治其疾焉。於是薩巴德卽令達倫罕出至濠上。及林木中。訪予蹤跡。蓋薩等既知予曾入窖室。又聞婉英言。曾見予於橋下。因疑予未死。其所以獨命達倫罕來訪者。則以眞王已返。不便令予復爲他人所見故也。至薩等宣告衆人。則反稱予爲窖中囚。爲密恰爾所幽閉。因盧王與予相友善。故躬蹈危機。入窖營救。既入。則與監守者奮鬪。監者雖死。而王亦受創。故由薩巴德等昇之入密恰爾室。藉資休養。而彼被囚於窖中之友。則乘王與監守者爭鬪時。逃奔出門。澆水而

去密恰爾之羣僕。在驚擾之中。又當火光之下。遂致誤視。此亮水者爲盧王。實則誤也。云云。至於毛氏婦及約翰。雖與聞祕密。然誓不宣洩。故薩巴德此一番宣布之言。衆人頗信之。無有致疑者。薩又揚言達倫罕此行。卽往訪覓王上友人之所。在訪得後。卽當挈之同來。使入王上之寢宮。與王上相見。而一面又遣急足。兼程馳往達倫罕邸中。報告王上無恙。令史叨根不必有所舉動。惟囑其速赴聖旦寨。問安。並面商一切。設馥蘭公主聞王上受傷之消息。欲從之行。則史叨根務須力止之。並令史傳遞公主。謂王上有旨。囑公主靜待邸中。不必遠涉。誠如是。則三月代王之事。除薩達及婉英約翰數人外。當無復有知之者矣。然而公主聞王上受創。而養攝於聖旦寨中。則毅然決然。必欲親往問安。史叨根雖百計勸阻。並皆無效。史叨根方欲啓行。而公主亦逕登車就道矣。凡此皆追述之大概也。至達倫罕之得見予。則以予在蔭路中。大聲斥羅亨超。令與予一決。因得尋聲而至。予昏暈既醒。神魂漸復。達倫罕乃扶予強起而行。入林中少憩。頃之。予偶探首向林外一

望。則見有衆一羣。力擁護一馬車上山。車中端坐者非他。卽馥蘭公主也。予一見公主。方不知所爲。而達倫罕疾以日向予一視。此一視也。蓋隱然警告予。謂予此時不應再與公主相見也。予急退至一叢灌木之後。倒地而坐焉。

雖然。是時尙有一追隨予等之後。與予等同入林中者。其來也。不知其意欲得予等一二句之溫語耶。抑欲得一二金之賞賜。此時一見公主。卽疾趨至車前。深深鞠躬。言曰。公主乎。王上在此。今方休憩於此樹林中。我能導公主往見之。此言者非他。卽羅亨超強奪其馬之農家少女也。

史叨根立前斥之曰。妄哉少女。王上方以被創而休止於聖旦寨也。

少女曰。謂王上被創。固也。然謂王上在聖旦寨。則殊不確。蓋王上是時正與達倫罕伯爵同在此林中耳。

公主惶惑曰。豈王上能以一身分而爲二耶。抑盧烈達尼亞乃有二王耶。

少女又曰。公主乎。吾曾親見王上追逐一武士。而與之奮鬪。直至達倫罕伯爵來

而始已。彼武士遂奪我馬。疾馳而去。而王上則與達倫罕伯爵同入林中。謂予不信。公主試往一視之。

公主柔聲應曰。唯。卽微笑而賜村女以錢。旋起身下車曰。我當親往一觀之。

正是時。薩巴德自聖日寨策馬而至。一見公主。卽呼曰。公主。王上在寨中養攝。聖體固無恙也。

公主曰。噫。在寨中耶。

薩鞠躬曰。不在寨中。則安在者。

公主曰。然據此女之言。則謂王上方與伯爵達倫罕同在此林中也。

薩移目視村女。面露猶豫色。旣而微笑曰。自此輩觀之。凡稍涉富麗之士民。卽無一非王上耳。

少女聞言。氣稍沮。然仍不屈曰。公主乎。彼林中人與王上。其無別猶此菽之與彼菽耳。

薩聞言驚跳不寧。回首他顧。而史叨根面上之疑雲陡起。公主則雙眸凝視。亦頗露其疑問之意。

既而薩巴德匆匆言曰。然則我當策馬先往。一觀是人。

公主止之曰。否。我當親往觀之。

薩低聲曰。然則請公主獨行。

公主見薩神情容態間。頗形激切。遂允所請。命史叨根及餘衆稍待。而已則與薩步行入林中。行行漸近。薩又搖手止村女勿前。予見其來。仍坐於地。而以兩手自掩於面。達倫罕則踞於側。以手加於予肩。

公主行既近。予又聞大佐低語之曰。公主見彼。不論作何語。總請以低聲出之。既而公主見予。若驚若喜。低呼曰。是誠彼也。是誠彼也。旋問予曰。汝創耶。

公主問時。卽蹲坐予側。輕拽予手而下之。予兩目注視於地。不敢置答。公主曰。是王上也。大佐乎。敢問汝曹如是愚我。意果何居。

薩達與予均默默不能置答。公主亦不復顧薩達在前。卽以臂力挽予頸。而再二接吻。薩低語之曰。此非王上也。願公主毋與接吻。

公主稍退。旋復以一臂挽予頸。愠曰。詎我所愛者在。前而我乃不之識耶。卽又呼予曰。我愛乎。羅濤爾夫。

薩巴德復進曰。此非王上也。達倫罕至是。陡不禁嗚咽一聲。聲甚悲感。公主聞此嗚咽聲。始知事乃非戲。然仍呼曰。此誠王上也。此面乃王上之面。此約指乃王上之約指。蓋由我手贈之者也。噫嘻。此非我所愛而何。

薩曰。公主聽之。公主謂其人爲公主所愛。則是也。然謂爲王上則非。蓋王上固自在聖日寨耳。此人乃！

公主遽以雙手捧予面而呼曰。羅濤爾夫。視我視我。汝胡乃一任若曹之窺我。而嘿不一言耶。

予至此乃不得不言。遂目注其面而謂之曰。上帝宥予。公主乎。誠如薩大佐言。予

非王上。

言未已。驟覺公主兩手緊握予頰。而種種驚疑恐懼之神情。一時齊現於面。既而其兩手又徐徐鬆懈。回首視薩巴德。視達倫罕。復又視予。陡然間悲號一聲。而直撲於予懷際。予至此情不自禁。竟力捧其頰而與之親吻。薩巴德立前挽予臂。予不得不釋。於是仰視薩巴德。復俯視公主。久之起立。惟有微微長嘆。蓋斯時之予。但自恨不早死於羅亨超之劍下而已。

第二十一章

是夜。予卽以盧王被囚之地窖爲寢室。窗外水管。卽羅亨超所稱爲上天梯者。業已移去。自窗外望。則對岸火光灼然可觀。惟呼號戰鬪之聲。則已寂然無復聞矣。先是予日間在林中一晤公主後。卽由達倫罕扶予至左近林樾中。稍稍憩息。公主則由薩大佐護之出林。乘車上山。及天色已暮。達倫罕始令予擁長袍。掩頭面。潛至聖且寨。而入窖中休憩焉。家人約翰頰上雖被創。而身軀固無恙。至晚餐時。

特具飲食。至寤中奉進。並告予王上生命可保無虞。業與馥蘭公主相見。薩達二人共留寨中。惟大元帥史叨根已先馳回思德。至密恰爾則長臥於桐棺中。有婉英守侍其旁。而教士等方在小禮拜堂和聲唸誦。爲死者懺悔也。

約翰旣去。予一人獨處寤中。追思已事。彷彿如在夢境。又聞屋頂旗旛。因風飄颻。颯有聲。蓋思德公之旗。懸於旗杆之半。而臨其上者。則爲盧烈達尼亞之國旗。然此國旗。今夜已別有主者。不復如前日之爲予而飄颻矣。予正斜倚窗口。冥然深念間。達倫罕忽至。言王上欲召見予。予因與相將出室。渡過懸橋。而共入密恰爾之寢宮焉。

王上眠於榻上。其侍疾之醫士。卽從思德城應召而來者。一見予。卽警告予言語須簡。時間須短。否則於王上之病體。恐有損也。醫士言已。卽與達倫罕同退至窗前。而盧王則出其手與予相握。

予從指上。脫下前假用盧王之約指。爲盧王御於指。乃曰。陛下。客臣自御此約指。

以來。日夜自勛。冀無爲此珍飾辱。今幸而得歸其故主。臣可告無罪矣。

王發其低弱之聲。言曰。從弟羅濤爾夫。吾今者恨不能與子長談。然吾已爲子之故。與史叨根薩巴德二人競爭良久。蓋吾儕之祕密。已悉舉以告史叨根。不復隱也。我意欲留子於此。將來同返思德。舉子之奇行偉績。宣示大衆。而我與子永永相處。富貴共之。然史薩二人則堅持不可。謂數月代王之事。終宜祕而弗宣也。

予對曰。陛下。史薩之言是也。願陛下容客臣告別。蓋客臣於此事已畢矣。

王曰。誠然。卿事畢矣。然此事非卿亦莫能畢也。今吾將留我鬚髯。不復披雍。迨我病軀旣復。出見臣民。臣民雖見我容顏乍變。然當新病初愈之餘。兼之前日無鬚。而此時已有。則亦不至萌猜疑之念也。且汝代王數月。一切措施。均足爲我做法。我自當遵循而行。悉仍舊貫。則大衆人民。蓋不至疑昔日君臨盧國者之非我矣。予遜謝曰。陛下獎飾太過。良非客臣所敢當。蓋客臣幸蒙天牖其衷。得始終所事。否則奸兇叛逆之行。且較陛下之弟密恰爾。或更有甚焉者耳。

王聞言。目視予面。微露其疑問之意。然有病之軀。不堪思索。彼既不解予言。卽亦不復致詰。而是時其目光又觸於予手上所御之約指。此約指卽公主贈予者也。王手指此戒。若欲有問。然未及言發而已垂首倒臥於枕上。昏然如睡。既而曰。我不知何日能再與卿相聚。王發此言。其聲細若游絲。幾將不續。

予對曰。他日有緣。或再得供陛下之驅使耳。

王闔目不復語。達罕倫已偕醫士至榻前。予乃俯首吮王之手。行告別禮。旋由達倫罕導予出。予自是不復見廬王之面矣。

既出。在理當向右行。重渡懸橋。然達則導予疾向左折。逕登一樓。復經一華麗之長廊。予疑而問曰。予儕今將安往耶。

達目視他處。口中則答予曰。彼嘗遣使召汝。汝宜一往。少頃汝返時。可逕至懸橋。予將遲汝於橋下。

達所謂彼者。蓋指公主也。予聞言。呼吸頓促。低問曰。彼召予何事耶。

達搖首示弗知。

予曰。彼已悉此中曲折耶。

曰。然。

俄而抵一門。達闢之。輕輕推予入。仍闔之而去。予入。舉目一視。則爲一絕精美之小客室。爐架上燃有雙燭。燭光甚微。故予初入時。以爲別無人在。然再一回頭。卽見一女子之形。當窗而立。予識爲公主。立趨至其前。突然而跽。公主兩手下垂。予卽捧其一手而吮啜之。公主不動亦不言。予起立。以激切之目光注視之。則見其面色慘白。微微震顛。予卽低呼之曰。馥蘭。

公主聞呼。震顛益甚。並回首四顧。旋卽一躍而前。其疾如矢。緊抱予身。曰。毋立。毋久立。汝體已被創。速就坐。速就坐於斯。

公主卽攜予坐一短榻上。並以手按予之額。陡然跽於予旁。以首親予之首。而喃喃曰。汝首何其熱耶。我愛汝首。抑何熱甚。

予至此更不能復作謙恭請罪之辭。卽毅然答之曰。予愛汝。予之心愛汝。予之靈魂亦愛汝。公主聞言。立向予頻頻接吻。予笑受之。旣又謂之曰。予之愛汝。實始於禮拜堂初次相見之時。自當時迄今。除公主外。予心目中更無他女子。卽自今以往。除公主外。予心目中亦不復有他女子矣。惟此數月中。予所以愚弄公主者甚至。公主其恕予乎。

公主急曰。此乃彼等迫汝使然。何與汝事。旋又微擡其首。以目注於予目而言曰。卽使我當日明知其事。而我愛汝之心。亦斷不稍異。蓋我所愛者汝也。非主上也。言已。又頻頻接予吻。

予曰。予當日固嘗欲實告公主。卽宮中跳舞之夕。予方啓口。而薩巴德遽入。遂因而間斷。自是而後。予以不忍捨汝之故。遂決計待主上旣復而後明言。蓋至時則雖欲不言而不可得矣。雖然。我愛乎。我心則幾幾爲汝之故。而欲坐視主上之瘕斃。而不之救矣。

公主曰。我知之。我知之。但吾儕目前將作何計較者。

予答曰。予今宵卽當去此耳。

公主呼曰。不可。不可。汝今宵決不可行。

予曰。予今宵必行。否則盧人之知予者益多。其有關於大局。良匪細也。且予久滯於此。亦復何益。蓋予與汝已非！

公主低語曰。設我與汝偕行者。則何如。

予大驚曰。嘻。天乎。汝何可言及於此。予言時。微推公主使遠予。

公主曰。是何爲不可耶。我愛汝。况汝亦上流人。其與盧王何異者。

予至此。更何能強爲道學狀。惟有抱公主於臂。而一再溫存之。且告之曰。予苟奪公主以去。是直不啻激盧烈達尼亞全國人民之怒。而使之與予爲敵。予何敢者。公主聞言。目光閃閃。面露詫色者移時。旣而引退。背倚於牆。而目視予。予則坐於榻沿。四肢震顫。彼此久久無語。頃之。予不禁微嘆曰。嘻。予欲狂矣。

公主曰。吾亦愛汝。欲狂也。言時。移目他顧。然已淚珠盈盈。下墮於頰。予急以兩手攀持。楊沿。恐至暈仆。

公主又低聲曰。設宇宙間除愛情外。更無他事者。則我卽從汝。至天涯地角。無悔也。我卽從汝。而粗糲終身。亦無悔也。願愛情外。果尙有他事否耶。

公主言時。語至溫柔。而聲亦至平和。雖以予激擾悲感之懷。亦不覺爲之一舒。願予此時。竟箝口結舌。而不能答一辭。心中則惟自恨無術寬慰之而已。

於是公主行近予。加手於予肩。予卽舉手握其臂。公主曰。我昔嘗流覽詩詞。往往見有述女子之薄命。而不能遂其志願者。我得毋卽其流亞歟。雖然。人生除愛情外。苟餘事皆不必顧。則我知汝早已坐視盧王之死。而不之救矣。

予不答。但力吮公主之手。

公主又曰。羅濤爾夫。吾以爲榮譽亦女子所當顧也。我之榮譽。惟在乃心於王室耳。我誠不解上帝何爲。而必使我愛汝。然汝不能不去。而我不能不留。我亦深自

知之。

予仍無言。

公主稍停。又曰。汝之約指。當永永加我手。汝之心。當永永居我方寸間。汝之脣吻。亦當永永若與我相接。然汝必去也。我必留也。汝去後。且恐尙有言之酸鼻。思之痛心之一事。爲我所不得不勉行者耳。

公主此言何指。予固深知之。予乃不禁遍體森然。寒噤者再。然予此時不能不勉強起立。執其手而告別。且言曰。事有爲公主所欲行者。行之可也。有爲公主所不得不行者。亦行之可也。至於予。則公主之約指。亦當永永加我手。公主之心。亦當永永居我方寸間。公主之口澤。尤永永留存我脣上。蓋自是而後。世間更無他女子。能接近予之脣吻者矣。此卽予所以報公主。並所以預慰公主者也。

正是時。忽聞有吹彈。嗩誦之聲。隱隱送入予儕之耳。蓋聖旦。寒小禮拜堂之羅馬教僧人。正在爲亡者誦彌撒。而予儕此時。兩心亦若已死。彼嗩誦者。不啻爲予儕

懺悔已往之情也。予乃不禁堅握公主之手而呼曰：我愛乎。我愛。公主亦呼曰：我愛乎。我真心摯愛之義俠士乎。我儕他年或尙有重會之期。今別矣。其接予吻而去。

予遵命接吻。既而公主復堅抱予。口中喃喃。所呼者惟予之名。反覆至於數十次。予乃忍心捨之而行。

予疾行至懸橋。則竚待者不獨達倫罕。蓋薩巴德亦在焉。予於是從薩達之命。仍易衣掩面。上馬出聖日寨。乘夜而行。迨破曉後。始及廬國邊郊一車站。薩達二人鳴謝致慰之辭。殆如大雨之傾瀉。滔滔不止。達倫罕本極多情。惜別之餘。至爲之下淚。薩大佐性情雖崛強。然至此則亦嫗煦如老嫗。二人並許予將來廬國如有可聽之新聞。當隨時修函見告。既而遙望一英里外。濃煙縷縷。上冲霄漢。則開行之火車至矣。

予儕於是再三握手。互道珍重。三月假君臣。至此而別。固不能不爲之黯然魂銷。

也。其待於站旁之諸旅客。咸注目視予。心異此長身挺立之人。何爲而裹體掩面。弗令人窺見其儀容。然吾儕則初弗之顧。既而汽笛一鳴。登車長別。薩達二人猶露頂持冠。流連弗去。予則昏昏然有如一夢。至此始醒。馥蘭公主臨別時。連呼羅濤爾夫羅濤爾夫之聲。則尙縈迴於予耳際云。

第二十二章

予適歸事。無甚奇趣。然不得不略一述之。以爲全書之結束。予自盧國啓行。徑赴達洛爾。投止旅舍後。卽草一明信片以寄予兄。並預告以歸期。俾予兄得此。不至復向盧國追求。而彼盧國之警務大臣。亦可從茲卸責也。予寓於達洛爾者。凡二星期。一則藉以蓄養鬚髯。一則予身亦欲稍稍休養。蓋在盧國三月。勞精斲神。且屢被創傷。至此而疲茶委頓。頗不可堪。及二星期既過。于思于思者。蓋不能蓬勃如故。然已約略可觀。遂赴巴黎。謁老友喬治。相見後。在勢不能不造作謊語以欺予老友。而喬治則料予數月不見。必係當時追隨於毛氏婦婉英之後。旋至迷戀

其人。久久而不能舍去。予聞言。痛斥其非。然婉英是時亦已至巴黎。惟深居簡出。有厭世出塵之想。而喬治則尙告裴伯敦。謂活詩人究愈於死公爵也。蓋密恰爾之死。其消息早喧傳至法國矣。

喬治陡問予曰。汝何故剃去汝鬚。而今乃更留之耶。

予故爲狡黠之狀態。曰。實告君。我輩丈夫。旣與世相接。則有時輒欲改易其容顏。此亦何足深怪者。雖然。予鬚今亦漸漸復舊矣。

喬治曰。若然。則我所料者爲不謬矣。汝卽非戀戀於婉英。然亦必別有一女子在。予曰。或然。

然喬治則意猶未厭。必欲迫予詳述其事。一再盤詰。予不得不一再捏造以欺之。旣而竟成一杜撰之情史焉。予方匿笑。而喬治則詡詡然以此自矜。謂惟外交家始能有此鉤稽刺取之才能也。因是而又談論至密恰爾事。據喬治意見。謂被幽於聖日寨之無名男子。必爲一女子所僞裝者。彼盧君主兄弟相爭。實由爭愛此

女子之故耳。

予極力忍笑而謂之曰。或者此僞裝之女子。卽毛氏婦婉英耳。

喬治決然曰。否。不然。吾謂必毛氏婉英以妒此女子之故。遂至盡洩思德公之祕。密於盧王。蓋有一事。足以證我言之非誣者。則盧王自加冕以來。馥蘭公主愛之至切。然自此事發見後。公主頓極冷淡。其待之也。先後判若兩人云。

予聞言。陡覺中心跳盪不已。乃急易言他事。旋別之而去。

予寓巴黎。雖未便公然往訪婉英。然特修書以候之。旋接其覆書。詞氣極悽涼而懇摯。略謂聖旦之事。彼極感盧王之寬厚。又念其事與予有關。此後定當堅守祕密。永永不洩。而彼則自此亦當隱居鄉村。不復更與世事。婉英此言果否實行。雖不可知。然予後此絕未嘗與之相遇。卽交際社會中。亦無有道及其人者。是知退隱之說。爲不謬矣。

予旣返倫敦。念身經百難。幸皆無恙。然尙有最後之一關。爲予所不易破者。則當

初出遊之際。嘗詭託諸往達洛爾考察政治。今予嫂薇孃必以此相詰。而向予索取材料。則予將何辭以答之乎。方惴惴間。而薇孃出一見予。卽斷定予出游數月。杳無音信。必仍屬一時浪跡四方之故態。於政治學問。殆絲毫無獲。予不禁笑頷之。薇孃遂誇於予兄曰。勞勃德。我言何如。汝敗矣。因相與一笑而罷。予兄頗責予出門數月。不應無隻字寄家。而薇孃則告予曰。大臣雅哥伯已蒙欽簡爲出使大臣。彼於一月後。卽當啓程。且嘗以書來招汝往也。

予曰。彼奉使何國耶。

薇孃曰。彼將如盧烈達尼亞。繼陶波翰之任耳。汝欲隨使出遊。則除法京巴黎外。思德城當首屈一指耳。

予不禁失聲曰。吁。思德耶。言已。目視勞勃德。

薇孃意頗焦躁曰。是何害之有。汝苟願往者。則從之往可耳。

予曰。特是所往之地。乃思德也。嫂乎。思德果宜往耶。

嫂曰。噫。何不宜。昔日之醜。歷史。今當莫有憶及者矣。

予卽自囊中出廬王之小影。此小影乃廬王未加冕一月前所攝者也。予卽以此影授薇孃。謂之曰。嫂必欲予往。特未覩羅濤爾夫第五之像耳。今嫂試一觀之。予果往者。寧能不使廬國之人民。追憶往事耶。

薇孃舉目視影。復視予。旋擲諸案上。曰。噫。天乎。

予問勞勃德曰。兄。汝以爲何如者。

勞勃德不答而起。趨室隅。從故紙堆中。搜索得一圖畫報。其中載有廬太子登位時之照相。乃在禮拜堂中所攝者。是以除予而外。尙有大僧正。大元帥。思德公。馥蘭公主及薩達等諸人之像。予觀之。不禁又爲之神往。及勞勃德手拍予肩。予始如夢醒。勞勃德面露疑訝之色。頻頻注視予。弗已。予曰。噫。是抑何酷肖乃爾。廬國之行。予以爲不如其已也。

薇孃意爲之稍奪。然仍不肯捨棄此難遭之機會。謂予曰。是特汝以此爲推諉地。

耳。汝不願操業。故藉端以生異議。然汝思之。汝今日得此機會。則他日身爲欽使。亦正不難於此基之耳。

予曰。然予則雅不願爲欽使也。

薇孃反唇譏予曰。唯唯。汝志甚大。吾知汝他日所造。必有什百於欽使者。

予雖不答。然隱服其言之非謬。蓋予已爲三月之帝王。區區欽使。良非予所屑。於是而隨使之舉。卽又作罷。卽勞勃德亦從不出一言以強予行。觀勞勃德之神色。似已揣知予秘密者。然彼旣不明言。予亦不以告也。自是以後。予卽就鄉間置小屋數椽。伏處其中。幾有理亂不聞得失不知之概。予嫂薇孃期望予之熱心。至此頓冷。卽平素相知。亦以予處可爲之地位。具有爲之幹才。而乃忽生厭世之心。自附於肥遯之列。深致慨惜。然予每當獨居靜處。輒覺予生斷不自此而畢。他日必復置身於競爭之場。入則運籌。出則決勝。竭予一生之智力勇力。爲當世重要之人物。每徘徊於溪邊林下時。此念卽不覺潛起。有時緬懷往事。則深憤以羅亨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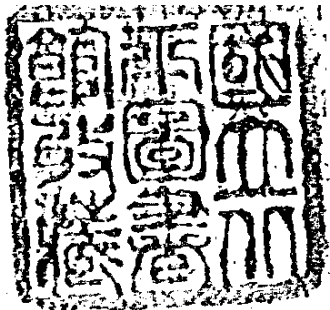
之淫凶狡惡。而予尙聽其優游人世。以坑陷世間之男女。一念及此。卽覺熱血沸湧。似他時必尙有與彼交戰之日。因是而於射御武勇諸技。仍練習弗釋。凡此意念。在迷信者。必且以爲預兆。願此預兆。究有應驗與否。則予亦不能自決。

予旣僻處鄉間。自甘幽寂。然每年必赴德勃斯盾一次。旣抵其地。則必與老友達倫罕盤桓一星期。蓋予與達彼此約定。一年一度。習以爲常。卽如上年之會。達且挈史伯爵夫人偕來。蓋夫人已與達成嘉禮。且已得一子。其子旣肥且美。達夫婦攜之來。予見之殊喜也。達來時。又必挈一小盒。盒內藏有一朵新鮮妍豔之玫瑰花。花梗間並裹一紙。紙上書曰。

羅濤爾夫！馥蘭！永永！

此花爲公主所手摘。此紙爲公主所手書。予旣領受。則亦以同樣之花與書報之。予與公主。除各人手上之約指外。卽以此一年一度之花盒。爲彼此交通情愫之物。而達倫罕則我二人之氤氳使者也。時公主已與盧玉行婚禮。母儀一國。雖一

點勞心。或非所屬。然公主爲盧烈達尼亞社稷人民計。固不惜犧牲一己之愛情。而嫁之也。噫。



說部叢書

初集各百種

定價二十元
廿八元

小說月報

月出一册每册二角五分預定全年二元五角郵費每册二分五釐

本報載長篇小說。短篇小說。皆由各名家分類撰譯。情文兼擅。并有譯叢、筆記、文苑、戲曲等。

舊小說

六集二十册

全部六元

吳會祺編。上溯漢魏。下迄清末。凡千餘種名家小說。萃其精華。都為一編。誠藝苑之巨觀也。

新小說

二百餘種另印目錄函索即贈

倫理、政治、軍事、歷史、實業、社會、科學、義俠、偵探、冒險、滑稽、寓言、言情、神怪、各類無不具備。

林譯小說

五十種九十七册全部十六元

本館前出版之林琴南先生譯述歐美名家小說。茲特彙刊成部。俾便購閱。

小木小說

一百餘種 每册一角至二角

本館為愛讀諸君攜帶便利起見。特選最新奇。最有興味之小說百餘種。訂成小本。廉價發售。

壬(1025)

中華民國四年六月十日印刷
中華民國四年六月廿四日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廿七日再版發行

(盧 宮 祕 史 二 册)

(每部定價大洋陸角)

著 原 著 者

英 國 恩 蘇 霍 伯

作 譯 述 者

平 湖 甘 永 龍
嘉 興 朱 炳 勳

發 行 人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模

印 刷 人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昌

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昌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模

分 售 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龍江 吉林 長春
西安 太原 濟南 開封 成都 重慶 漢口
長沙 安慶 蕪湖 南京 南昌 杭州 蘭谿
福州 廣州 潮州 桂林 雲南 澳門 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偵探小說

黃金血

洋裝一册

定價三角

是書敘一英國婦人冒認前室姓氏冀得遺產後知本支尚有一人潛謀殺之詎驗屍時屍親尚有一胞兄某婦更砍殺之後經偵者訪知原委乃揚言其兄已死及某婦往領遺產而偵者已先向律師聲明案遂破獲情節尤奇幻可觀

鐵錨手

洋裝一册

定價二角

敘醫生謀取一富翁財先斃殺其婦後又扼殺富翁適室中有一竊者備見其狀詣醫家詐取重資醫又放毒氣殺之化其尸餘一手後經偵者察得蹤跡與竊者之妻共詣醫家搜得一手上刺鐵錨其妻識為其夫因訟之官罪人斯得

二桶案

洋裝一册

定價五分

秘魯愛國會中有一戕仇之預報物其名曰桶辯倫及仇廉白二人皆先收到一桶而後被殺有某小說家及某偵探百計諷察未得真犯及該黨匿名書發現其事乃白罪人亦入獄自經案情詭怪文筆明顯

香囊記

洋裝一册

定價二角

敘述一法人某因犯案使捕國事犯自贖及潛入國事犯家獲一香囊見其眷屬肫誠懇摯心良不忍遂慨然釋之自投主教伏辜乃國事犯之眷屬亦自行投到并陳述法人某之義主教皆免之後并與其眷屬之妹得諧伉儷兒女英雄足稱雙絕